

第三编

相持阶段后期作战及反攻(1941. 12—1945. 9)

第十一章

湘赣鄂作战

第一节 入盟抗战

一、战火燃遍了太平洋

1941年6月，日美谈判已基本破裂，22日，德苏战争爆发。日本于25日开始举行大本营与内阁的联席会议，连日讨论加快侵华步伐的问题，拟制了《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这一国策纲要。它的方针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帝国仍然坚持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帝国仍旧努力于中国事变的处理，并为确立自存自卫基础，继续向南方扩展”。“为达到上述目的，坚决排除一切障碍”，“不辞对英美一战”。^①

1941年9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日本天皇报告了南方作战的全面设想。其作战目的是：“摧毁英美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必要的领域。同时攻占并确保荷属东印度，以确立自足自卫的态势，并利用此等战争成果，迫使中国屈服。”“使用兵力约10个师团（比预定的少1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开战前在印度支那、华南、台湾、南洋群岛及日本内地展开，大致在5个月内可完成主要作战行动。”攻占的顺序及范围：“计划先对香港、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以及菲律宾、爪哇等地，大致同时开始进攻并迅速占领之，然后再占领荷属东印度。”“攻占香港的任务，由中国派遣军隶下第23军司令官以1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承担；攻取菲律宾，以大约2个师团、1个飞行集团为基干的1个军的力量承担。担任攻取英属马来的兵力为大约5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其中1个在菲律宾作战告一段落后由该方面调来使用）组成的1个军。该军的一部还需用于维持泰国的治安。

对荷属东印度，拟由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攻占香港和菲律宾后由各该方面调来）、1个飞行集团为基干的1个军担任。在以上作战期间，尚需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83年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62-63页。

以大约1个师团的兵力，协助印度支那部队警戒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中国军队，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以上除攻占香港外，3个作战军及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兵团，均由1个方面军司令官统率。对缅甸方面，在以上作战期间，只限于排除我对马来作战的障碍，轰炸并努力取得缅甸南部的空军基地。全面作战告一段落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有必要再正式攻取缅甸。”“在作战中使用的兵力……在不影响满洲及中国作战的前提下，由该方面抽调转用。其余部分再由日本内地征召补充。”^①

畑俊六对日本“中国派遣军”南方作战，特别是对从中国方面调出部队表示反对。于9月15日派总参谋长后宫回东京向大本营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在没有解决中国事变以前，就向其他方面伸手或扩大战线，必犯致命的错误。如果想向南方伸手，就要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再干。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所以坚决反对南进。”^②但新任首相东条英机和大本营没有采纳畑俊六的意见。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对空中攻击的威力评价极高，“他认为对美开战应在开战之初给予美国舰队主力以重大打击，迫使其采取守势。他早在8月间就提出了使用航母特混舰队主力偷袭珍珠港的建议，但因这一计划危险性大，实行上困难很多，所以一直未能决定。10月19日，日军令部总长永野决定采纳这一建议，遂与陆军协商，修改了原先预拟的南方作战计划。”^③11月2日，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上决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指出：“帝国为打开目前的危局，达到自存自卫的目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的时间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11月5日经御前会议通过、日本天皇批准，正式出台了《帝国对美、英、荷作战计划》。11月6日，大本营下达了成立南方军的命令。

作战计划中，海军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为：^④

1. 开战之初，以第1航空战队（6艘航空母舰为主力）袭击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主力舰队。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香港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译本，第16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89页。

③ [日] 桑田悦、前原透：《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15页。

④ [日]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133-134页。

2. 同时以第11航空战队（陆基航空兵）协同陆军，对菲律宾和马来半岛进行突然袭击，尔后在该战区遂行空战任务。

3. 第2舰队在菲律宾海域遂行作战任务，以夺取东亚海上制空权，保障海上输送陆军的安全。

4. 第3舰队为运输在菲律宾及南方要地登陆部队的船队护航，并掩护其登陆；南遣舰队协助在马来半岛登陆的部队作战。

5. 第2遣华舰队参加攻占香港的作战；第4舰队参加夺取关岛、威克岛和腊包尔的作战。

6. 第6舰队（潜艇部队）参加袭击珍珠港的作战，尔后继续袭击敌舰，削弱敌海上兵力。

7.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如美国主力舰队前来进攻，以除第3舰队和南遣舰队外的联合舰队大部分兵力迎击，



日本袭击美国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将其歼灭。

作战计划中陆军作战的方针、目的、范围等基本上与杉山元的设想相同。其兵力部署为：“第14军以2个师团为主力，在菲律宾作战；第15军以2个师团为主力，在泰国、缅甸作战；第16军以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完成其他作战后调来）为主力，在荷属东印度作战；第25军以4个师团为主力，在马来半岛作战；南方军直属部队以1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和2个飞行集团为主力；中国派遣军所属之第23军以1个师团为主力，参加香港作战；大本营直属的南海支队以3个步兵大队为主力，参加关岛、俾斯麦群岛的作战。”①

1941年12月初，日本进行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的大海令第12号作战命令。命令通知各日本舰队司令，攻击开始时间定为12月8日（日本时间）。② 12月8日凌晨3

① [日] 桑田悦、前原透：《简明日本战史》，第134页。

② [美] 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本，中册第1048页。

时19分，日本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给予歼灭性打击；同日凌晨2时15分，日陆军第25军在马来半岛东部海岸敌前登陆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

二、宣战人盟

1941年12月8日。

香港。东方之珠，又被称为“英皇冠上的明珠”。自鸦片战争的炮声沉寂后，整整100年，这里的市民没有在战争的硝烟中生活。灯红酒绿，暖风熏人。东方殖民地的夜生活丰富多彩，使人流连忘返。上午8时：香港、九龙的不少居民尚在黄粱美梦、温柔乡中。此时，第一批空袭香港的日机，隆隆进入香港领空。

日机如入无人之境，俯冲投弹，并用机枪来回扫射停泊在启德机场停机坪上的5架皇家空军飞机和8架民航飞机，以及1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夏威夷飞剪号”飞机，相继引起大爆炸，全部被摧毁。保卫机场的英军高射炮阵地，未及还手，便被炸得飞上半天。

很多居民被爆炸声惊醒，纷纷跑到阳台上、马路上仰脸巡望，还以为是皇家空军在搞军事演习，此时一排排的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人们躲避不及，血肉横飞。

海面上，日本第二遣华舰队在旗舰巡洋舰“足柄”号率领下，大炮及鱼雷齐射，配合航空兵、陆军进攻香港。

驻守华南的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指挥第38师团51师的步兵联队、炮兵部队，在装甲车等掩护下，越过边界进攻新界与九龙；另一支日军从浅水湾登陆，向港岛攻击前进。英军瓦利斯准将指挥的大陆旅疏于防范，九龙要塞被日军轻易攻占。

12月9日。

香港《华侨日报》新闻：“日本昨日凌晨向英美开战，7时许即有日机突然出现于港空，并觅取目标投弹，全港军民即起而应付此闪电攻击，新界边界亦已有适当之处置。最高统帅英国远东海陆空总司令普咸将军、驻中国海军总司令黎屯，联衔宣言：我们已准备好了。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则揭示‘行动重于空言’，罗旭和爵士则吁请我侨一心一德对付共同敌人，并加民众防卫部队。总督杨慕琦爵士并广播演讲，促请中英军民一致前进。”

12月10日，日军向英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军投降，遭到拒绝。

12月18日，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支持下夺取城门水塘，切断了英军的水



1941年12月13日，日军越过九龙走向香港，香港沦陷

源，港岛北部七姊妹区又被日军偷袭成功，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要塞中的英军挥起白旗，英香港总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向日军投降。

在耶稣圣诞的那天，大英日不落帝国的臣民，在日本皇军的太阳旗下，被钉上了受难的十字架。一个令人不能忘怀的“黑色的圣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11个现役师和700架飞机投入了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的作战，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迅速攻占了香港、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泰国、印度支那、马来西亚、新加坡。丘吉尔叹道：“在日本战争机器可怕的威力打击之下，昔日白色人种在亚洲的形象被打碎了。”

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即为缅甸。日军第15军团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在泰国首都曼谷部署攻击缅甸的计划，准备以第25军的近卫师团、第55师团、第33师团做好攻缅准备，一旦拿下仰光 and 整个缅甸后，封锁中国和盟国的唯一补充线，进而进攻印度和中国云南，形势对中英美等国来说，异常危急，刻不容缓。缅甸，已成为同盟国在东南亚最后一个堡垒。“保卫缅甸”，罗斯福总统在太平洋另一边提醒世界；“保卫缅甸”，蒋介石在太平洋这一方告诫中国。

山城重庆。黑漆漆寒冷冷的冬夜。由于害怕日机空袭，陪都实行灯火管制，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嘉陵江不息地呜咽着，奔腾奋勇奔向前方。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至今已在艰难困苦中搏斗了四年。美国政府始终是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早在1938年1月30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中国鉴于中美间之非常友

谊，在此并力奋斗、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时，其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中正向阁下请尽力设法，务使日本之侵略能得以速终了，俾贵我两国所确信之主义得以实现。吾人急迫之愿望，在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资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抵抗。至其他美国所可采之有效办法，足使阁下意中之最后解决得以实现，则惟阁下之裁夺。^①”而美国总统只是口头答应：美国政府的第一步办法为暗示全国银行界不借款给日本，援华之议尚在暗中进行，而美国国会中妥协空气浓厚，只可逐渐进行。

1938年10月，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中国抗战形势十分严峻。10月23日，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曾电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广州不战而陷，国外看法甚恶。据可靠友人报告（罗斯福）总统已悟时势非高论所能挽救，正苦思切实援助步骤，盼望我能撑持一两个月云。其意似11月国会改选，此时恐不能有行动，故有一二个月之语。总统确极关切。适（胡适）日内递国书再进言。此时实赖公苦撑，不可令千秋事业废于一簣。日来谣言甚多，盼嘱布雷时以实情电告。”^②

由上可见，当时美国对华援助，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支援。美国甚至不敢公开支持中国。美国真正有实效地支援中国，则是在武汉失守后开始的，在危急的关头，美国宣布给中国两千万美元的桐油抵押借款。胡适称之为：“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但这点援助对中国的抗战犹如杯水车薪。当时主持参与借款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感慨地说：“桐油借款为数甚微，不足解我困难……惟美国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谊。全国舆论虽同情于我，终不敌其畏战之心。”

待到德国进攻波兰而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美国政府第二次对华借款二千万美元才告成。而当时在抗日战场的中国军民已死伤了几千万人，这才博得美国人的同情心。

蒋介石为获得美国支持，表示绝不中途讲和，绝不投降，一定要长期抗战。1940年，陈纳德率美国空军志愿队穿着便衣，持各种不同的护照来到中国，以民间的形式参加抗战。同年12月29日，罗斯福总统发表了炉边谈话，说“美国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坚持与德国作战的英国首相希望得到美国

^① 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台湾中华文化事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461-462页。

^②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四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牟润籍：《中美桐油借款商谈纪要》，第124-128页。

的支持，认为：英国人都深知美国民主政府的前途恃乎英国的生存，英国自当抵御德国人的进攻，以等待美国完成防御程序。

美国在中英两国要求直接支持的形势下，最大限度地通过了租借法案，即美国可以租借和转让武器给英国，此项法案亦包括中国在内。中英两国急迫地希望美国参战，直接支援两国。美国国会中，几乎没有人同意美国兵为他国的事业流血牺牲，众口一词表示反对。

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后，英国首相高兴地跳了起来，手舞足蹈，以至快乐得流出了眼泪。他说：“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对于我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说错了。我不会预言事件的进程，我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所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9日拂晓4时，重庆南岸黄山官邸的电话突然刺耳地响了，寂静的夜，格外清楚。

侍卫拿过电话，传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董显光兴奋而急迫的声音：“立即叫醒委座听电话……”

侍卫很为难：“董次长，委座已经睡了，天大的事情天亮后再说。”

“委座就是骂娘，也要起来听电话，日本人偷袭了夏威夷美军太平洋舰队，下面有好戏唱了。”

蒋介石睡眼朦胧地被叫起来，果然大怒：“娘希匹，报什么丧？”

电话里董显光又将珍珠港事变经过及美日宣战详细报告了一遍。蒋介石像过足烟瘾一般，立即精神起来，叫嚷着更衣，没有什么消息比珍珠港事变再令他高兴的了。“娘希匹，这种好消息为啥现在才报告？”当残月在黎明前尚在天边时，蒋介石已精神焕发，驱车赶往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了。

山城的早晨。红红的温暖的冬日，拨开浓密厚重的雾气。美日宣战的消息不胫而走，使陪都的军民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多年来备受艰难困苦、负重不堪的忧郁心情，一下子就像这天气一样云开雾散，阴霾尽除。

军事委员会里的人们个个喜气洋洋。上午8点钟，蒋介石在这里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他戎装笔挺，身上配挂的青天白日、宝鼎、采玉等大勋章衬托着，更是神采飞扬。蒋介石说：“此次中央召集特别会议，是要研究联合对日作战问题。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对美宣战，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现在主要问题是我国如何与美英苏等国建立军事同盟，由美国为盟主，统一进行反对德、日的战争。我国要立即向美、英、苏、荷各国建议，成立军事同盟，并且立即向日本进行宣战。”

会后，蒋介石分别约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英国大使卡尔、前苏联国大使潘友新等，正式通知三大国：“中国已决定向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宣战，建议成立中、美、英、苏等国军事同盟，请大使先生将建议书的文本转交贵国政府。”

同日，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对德、意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文，向全世界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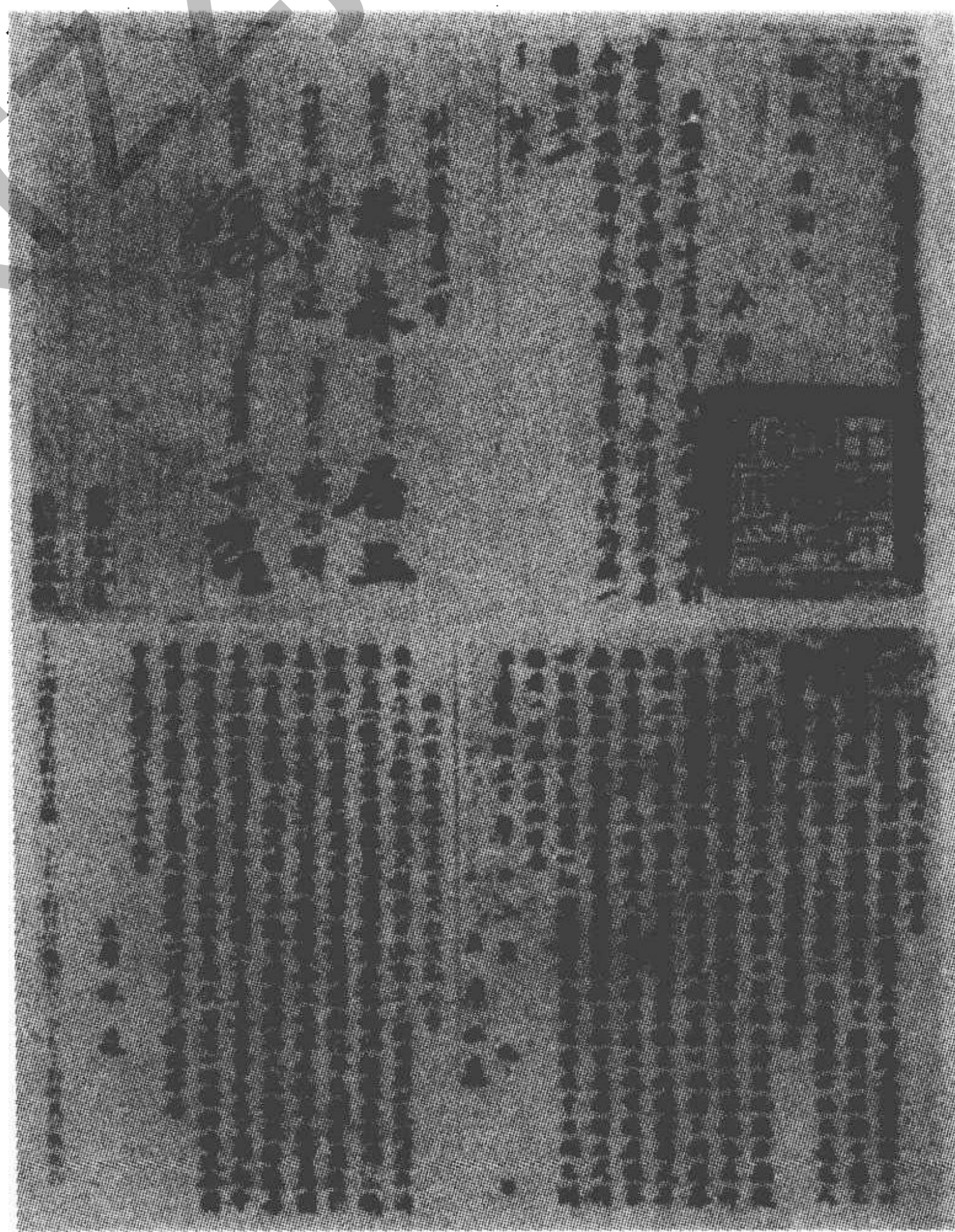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侵略之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为，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林森。

国民政府对日、德布告如下：

自去年九月，德意志、意大利与日本订立三国同盟以来，同恶共济，显已成一侵略集团。德、意两国始则承认伪满，继复承认南京伪组织，中国政府业经正式宣布与该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最近德、意与日本竟扩大其侵略行为，破坏全太平洋之和平，此实为国际正义之蠹贼，人类文明之公敌，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此碍难再予容忍。兹特正式宣布，自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时起，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



国民政府对日、德宣战布告

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主席林森①

重庆欢呼宣战的情景，在美国作家韩素音笔下，可见一斑：

街上差不多立即喧嚷起来；报童喊叫卖号外，人们从屋子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他们拥挤在一起，喧闹声音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胜利。在他们看来，美国对日作战，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伟大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5亿美元，10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如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

另一位美国人身临其境，写道：“在美国发生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在中国就好像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

12月11日，蒋介石在中国宣布对日、德、意三国宣战后，就太平洋局势发表谈话如下：

“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太平洋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此心对美殊觉歉惶。及今思之，日本之攻美，早具决心，观其行动之速，是其早有充分准备。即使美对倭提出临时妥协办法，牺牲我中国时，日本亦不能接受，故由我国之反对，而美国乃提强硬原则，不失为大国之风，而保全其立国之荣誉。”

蒋介石不禁想起以往乞求美国援华备受冷落，心中块垒，委曲吐出，表达了不满的心情：

“然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也！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指侵略中国），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207-209页。

中国势必成为反对德、日、意轴心国的重要力量，国际地位与美援都将随之提高，尽管当时战胜轴心国的最后胜利还很遥远，作为战略家的蒋介石已预见到最后的胜利将是美国等一方，这就是他兴高采烈的所在。

蒋介石将拟好的联合作战方案交给美国驻渝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准将，请其转交罗斯福总统：

（一）请华盛顿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的中心。

（二）在苏俄未对日本宣战以前，请华盛顿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间的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

（三）五国初步谈判的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待讨论决定之。

（四）由华盛顿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的方案。

罗斯福认为日军在香港和东南亚的一系列攻势会动摇蒋介石政府抵抗的决心。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如果中国屈服了，你认为日本可以腾出多少部队，这些部队会用来干什么？他们会占领澳大利亚，夺取印度——印度像熟透的李子。他们将直捣中东……将是日本和德国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会师，彻底切断俄国与外界的联系，孤立埃及，严重扰乱通过地中海的所有航道。”因此，要支持中国，必须给蒋介石一个正式的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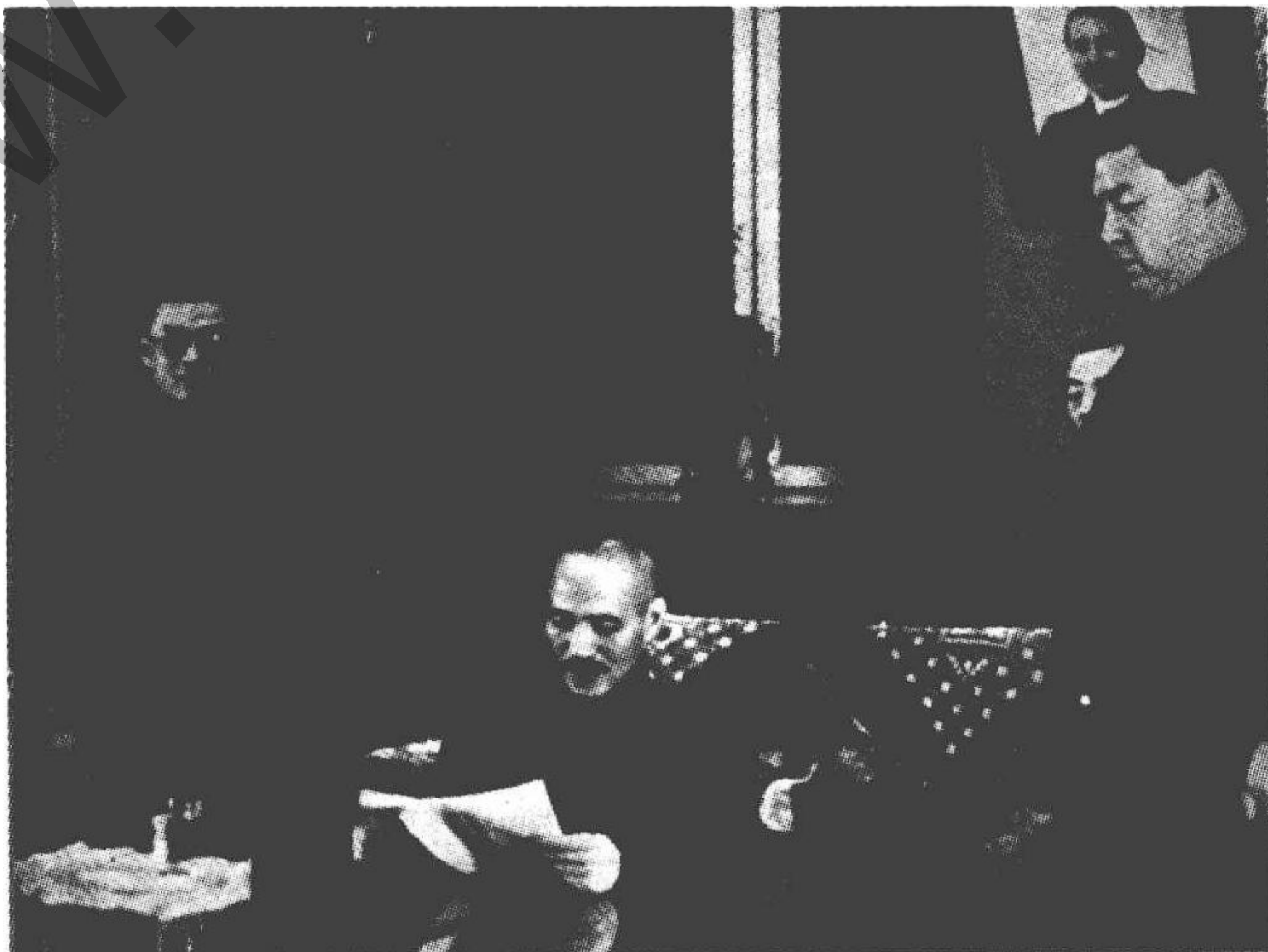
12月16日，罗斯福总统答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复电说：

依余之判断，最要的举措在采取立时的步骤，以准备抵抗敌人的共同行动。因此，我谨建议贵国于12月17日以前，在重庆召集一次联合军事会议，藉以交换情报，并考虑在东南亚最有效的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盟国。

余建议参加此一会议者当中有中、英、荷、俄及美国的代表。

美国方面即指定勃里特少将为代表，而以麦格鲁准将助理之。

余以为如此一会议当可达成具体的初步计划，盼于12月20日以前以最秘密的方式通知余。



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

这些观点与建议可使我等同样明了我等的联合问题。余希望由此等初步的谈话将可创设一个为我等共同努力而计划与指挥的恒久机构。同时，余将尽余所能为者继续供应或增加供应于贵国。”^①

罗斯福的电报，又使蒋介石处于亢奋之中，美国支持蒋的建议，同意建立一个恒久的军事指挥机构；同时表示希望12月17日后在重庆召集一次联合军事会议。蒋介石感到他的作用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当然，他不能辜负罗斯福总统的信任与重托。他立即行动起来，命令军令部长徐永昌拟一份中美英苏荷五国协同作战总方案。又与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大使潘友新、荷兰代表保斯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麦格鲁准将分别交换了组织联合军事会议的意见。

12月23日，蒋介石主持了中、英、美三国军事代表团首次会议。讨论关于东亚的联合作战问题。美国代表由罗斯福总统指定的美远东空军总司令勃里特少将担任；英国代表是著名的独眼将军、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于比利时的伊普雷失去了一只眼，寡言少语，令人生畏。

在首次会议的早餐上，蒋介石热情主动地与英、美两国代表打招呼，美国少将勃里特的乐观随和性格给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身体魁梧的魏菲尔则很严肃，不苟言笑，一条黑带子覆盖在那只被打瞎的眼上，越发显得阴鸷恐怖。

英国人特有的民族的傲慢，使得蒋介石内心有些发憊，于是先对魏菲尔说：

“中、英两国在远东有着共同的利益。中、英两国不可有败，如果中国抗日失败，则英国之印度必危而不保！”

魏菲尔听了翻译后，僵硬的脖颈稍弯曲一下，表示同意。

蒋介石又对勃里特少将说：

“远东对日作战，端赖中国陆军与英、美之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主体，务望美国有一支中美联合作战计划，尤望美国在远东与中国所用空军之数量，以及可利用之时间，必有一整个具体之方案。”^②

魏菲尔见蒋介石说话的中心，是与美国人讨论整个远东地区的陆海空协同作战，对己则采用外交辞令深为不满，他径直提到缅甸问题：

“委员长阁下，我认为目前日军在泰马边界和海上已做好立即进攻缅甸的

^①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湾中华文化事业出版社1960版，第336-337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209-210页。

态势，我代表大英帝国向贵国提出紧急要求，应立即出兵协助防守缅甸。我希望本次会议的中心，应集中注意缅甸战事，而不是讨论制定一个远程广泛的远东作战计划。”

魏菲尔狡黠道：“唇亡齿寒的道理是阁下刚刚教导我的。”

蒋介石愣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好吧，只要是共同防御需要，我可以同意。”

三方会谈持续到深夜。

中、英、美三国重庆军事会议的召开是一个空前的创举，开的时间之长也是前所未有的。

1941年12月25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华盛顿拟定联合国宣言，规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讲和”。参加入盟的共有26个国家，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由此确定了中国四强国之一的地位。

12月31日，美国总统致电蒋介石，提出建立中国战区：

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起见，今正在南太平洋战区成立一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军队。此项联合国在中国战区之共同活动亦需有同样统帅部，事属当然。余今征得英、荷政府代表之同意，建议麾下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联合国家军队之责。余等并建议：该战区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安南及泰国国境。余等并信：欲使此统帅部发生效力，应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个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倘麾下认为可能而苏联表示同意时，苏联代表亦应参加。此参谋部应在其指挥下服务。当命印度军司令及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与麾下统帅部取得最密切之联系。该三总部间应互派联络员。上项办法足使麾下之意见与势力影响及各战区作战与一般战略之策划。

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美国白宫，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决定共同反对轴心国，绝不单独媾和。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已结成牢固的军事同盟，这也标志着中国从此走出了孤立的抗战困境，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众多的抗日同盟者。

白宫发言人于1942年1月3日发表公告：

兹经英、美两国参谋总长之建议及向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之条陈，并经荷兰政府与各有关自治政府同意，爰特宣布在西南太平洋区设立一统一

指挥系统。所有该区之海陆空军，悉由一最高统帅指挥作战。罗斯福总统建议，并征得有关国同意，推魏菲尔上将为总司令，美国空军总司令勃里特少将为副总司令……蒋介石上将已承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指挥现在及将来在该区作战之陆空军。所辖区包括越南、泰国及将来可为同盟国所控制之区域。其统帅部之设计部分，将有英美代表参加工作。

蒋介石心情异常激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①“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容，能不戒惧乎哉。”

蒋介石经罗斯福总统提议，26国公推其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英国、美国等地的报纸反映都较强烈。

英国曼彻斯特报发表评论（1942年1月5日）：

“英国人民均欢迎蒋委员长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为意志坚定之领袖，其‘必要时将单独作战’之名语，久为吾人所深知……”

美国《纽约时报》社论，（1942年1月5日）：

“中国战场之重要，在一个月以前，殊难使多数美国人士了解中国战局与美国具有直接之关系，既则尽人皆知，中国之战事，即为我等之战事，中国对日本施用之压力愈大，则我麦克阿瑟将军有战胜之机会……”

对于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一事，就连敌国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也发表声明说：

“蒋委员长反对美国与日本谈判，要求美国与日本停止谈判，而美国不能不从；他又要求英国与印度谈判而英国不敢不从，其魄力与权威之大，诚史无前例。”但是美方认为中国战区需要一个高鼻子的洋人作为参谋长，谁来担任这一职务，将转盘赌的转盘旋转起来。蒋介石为了更好地与美国合作，提议美国派一名高级军官做中国战区参谋长，他要求参谋长的人选条件是：“不必是个远东问题专家，相反，对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军队情况十分了解的军界人士，如果他们还按照老观点看待目前的国民党军，那是不利于指挥作战的。”蒋介石真正的意思是需要一个职务很高，对中国情况又不是太了解，对蒋的指示又十分顺从的人。

^① 蒋介石民国三十一年元月3日日记。

命运之手像罗盘指针一样指向了史迪威将军，一个在中国使馆作过多年武官的、出身于西点军校的美国陆军军官。他的同学，出任美国参谋部参谋长的马歇尔中将，将战争胜负的筹码压在了史迪威将军身上。

第二节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一、日本策应香港进攻长沙

1941年10月，日本第三届近卫内阁倒台，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继任内阁首相，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和军需大臣。东条英机上台后，认为日本陆军久留中国战场已不能再有大的作为，但陆军配合强大的海军，在太平洋上还可以大显身手。因而日本为实施南下扩大战争的计划，便加快了准备工作。

日军大本营为此须在中国抽调部队7个师团，并准备蒋第11军所属的第4、第6师团集结于华中三角地带，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

这样，就使本已十分紧张的日军兵力更为捉襟见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不仅要确保武汉地区，而且要确保新占领的香港。日军就不得不将第11军原来的占领地区进行调整，甚至提出了放弃宜昌和南昌的问题。

阿南惟几等人当然不同意放弃上述两个重要据点，特别是宜昌。他认为“开重庆之锁，充之犹如放虎归山”，但大本营坚持放弃宜昌，阿南惟几不得不与之讨价还价，提出下述条件：

(1) 停止第13师团的三单位改编；(2) 第3师团虽改编为三单位，但不减少人马；(3) 在明春以前大本营不调用第3师团；(4) 给第11军增加1个支队（4至5个大队）。

日军参谋部于11月初认真地研究了阿南惟几提出的条件，改变了主意，他们确认宜昌可对重庆施加巨大压力，可牵制周围大批中国兵力，如撤去宜昌之防，恰如放虎归山，对武汉的第11军显然不利。另外，如放弃宜昌，将使封锁中国后方的效果大大削弱。

大本营还决定除第4师团外，不再向外抽出第6师团。为弥补第4师团调出的空缺，他们决定于11月中旬给阿南惟几增派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第11军的作战任务和作战区域不变。

阿南惟几争的就是这口气。第二次长沙会战，他的部队损失惨重，而鄂西的宜昌也差点丢掉，引来军内外一片指责声，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这次如果大本营将其部队抽出一部，再将防线缩短，对他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终于，新方案使得他在大本营中勉强保住了面子。

初冬的南京，黄叶满地，一派肃杀之气。

11月27日，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里召开侵华日军各司令官会议，商讨关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在中国进行作战的问题。会议开始后，阿南惟几首先发言，他说：“第11军虽然应奇袭湖南、重庆为最后手段，但在目前应加强粉碎敌人之战斗力。与此同时，应一面加强侵略宣传，一面谋求实现局部休战，目标应置于‘保境安民’的战略上。”他的发言与从前最大的不同在于锐气全无，由主动的进攻，而变为消极的“保境安民”。其他军司令官似乎与他不同，但大家没有发言，等待派遣军总司令部分派任务。

晚上阿南惟几更加睡不着。军人的荣誉在战场上，打了胜仗，凯旋而归，就荣耀，就有发言权；反之，就应靠边站，从进入第二期作战以来，还有比第二次长沙会战更窝囊的吗？指挥上顾此失彼，部队在湘北拖得稀里哗啦，伤亡这么多，不仅武汉，就连在南京的野战医院里也住满了第11军的伤兵。

司令官会议快结束的时候，阿南惟几听到了在派遣军总部流传的“长沙作战，反而给予敌人以反宣传的材料，很为不利”的议论。阿南惟几更加烦躁不安，以至晚饭也没吃。他于25日夜找到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野田谦吾进行谈话。他表示，他对军部参谋人员和与会的各军司令官们对他的议论很是不满，他埋怨他们不了解第11军所处的特殊情况，野田谦吾对阿南惟几一味安慰，也未多作解释。从资历上，野田没有阿南惟几深，除了慰勉外，他没有什么办法。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才分手。

阿南惟几带着满腹的牢骚和压抑的心情离开南京，这次各军司令官会议，



侵入湖南的日军

除了听取派遣军司令部关于南下作战的任务外，对于他的思想情绪是雪上加霜。要改变目前的处境，只有再通过作战才行。阿南惟几怀着郁郁寡欢的心情又回到武汉。

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驻港英军奋起反击。为策应英军作战，第9战区派出第4军和暂编第2军从长沙附近南下广东。

日本方面也担心中国军队对香港的英军进行策应和支援。12月13日，日本天

皇召集参谋总长杉山元垂询：“围绕进攻香港的事，在广州和九龙方面有无中国军队反攻的忧虑？”而后，杉山元令参谋本部第7课侦察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并令中国派遣军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情况上报给参谋本部。

12月15日，第7课向参谋本部报告了第9战区两个军由岳阳东南地区经株洲开始南下的情报。参谋本部及时将上述情况通报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驻华中的第11、驻华南的第23军等部。12月12日，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和阿南惟几司令官认为有必要牵制第9战区部队南下的行动，便给第23军发出了“第四军的移动，对贵军有何影响”的照会电报，委婉地探询第11军是否应采取牵制的行动。

木下勇是阿南惟几第二次进攻长沙的老搭档，两人荣辱与共。

长沙会战后，他们受到日军内部的非议甚多，很想再从进攻长沙中捞回面子，急欲挑起战端。当晚，二人下定了再犯长沙的决心，于是便主动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请示。

12月8日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派出第38、第51师团等向香港进攻，于12日晚已完全占领九龙。他得知第9战区的两个军向广州挺进的消息，便急让中国派遣军总部想办法牵制。畑俊六接到阿南惟几的报告，马上予以批准。

14日，中国派遣军发出了如下命令：

一、敌从第9战区，正向广州和桂林方面调集兵力，我第23军于12月12日夜攻克九龙，并继续攻克香港。

二、我军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作战，立即准备对江南地区发动攻势。

阿南惟几接到命令后，即对参战的第3、第6、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0旅团赤泽大队等作如下指令：

第6师团于20日从新墙向新墙河下游右岸地区集结，将主力推进到河岸附近，准备渡河攻击；

第40师团由21日起，陆续进入托坝附近，23日在篁口东方沙港河右岸准备攻势；

步兵第236联队第3大队，从武汉警备地区直接以急行军于26日到达战场；

第3师团大约在25日前将师团集结在第6、第40师团中间的龙湾桥附近，主力准备从25日晨开始展开攻势，泽支队从九江乘船于24日到达岳阳。

12月17日，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由南京飞到汉口，与阿南惟几会晤，确定下达总攻击的日期。22日，阿南惟几偕参谋长木下勇来到岳阳战斗指挥所，23日下达了5条攻击命令：

一、正面攻击敌人第9战区，飞行第44战队协助我军攻击。

二、军企图以第6，第40师团从12月24日夜开始攻击，在新墙东南地区击溃新墙河左岸地区之敌后，再击溃汨水左岸地区之敌。

三、第6师团应于24日夜发起攻击，在新墙西方地区突破敌线，捕捉该地区以西之敌，进入关王桥四五公里处之三江口附近。

四、第40师团应于24日夜发起攻击，在潼溪街东方地区突破敌线后，捕捉该地以西之敌，进入关王桥附近。

五、第3师团应于25日拂晓，以一部炮击潼溪街附近的敌阵地，协助第40师团的攻击。主力转移到第6师团的右侧，在新墙河渡河，捕捉所在之敌，进入归义附近。

日军这次进攻长沙的行动，由于是匆匆决定，且带有阿南惟几和参谋长木下勇两个人的私愤因素，因而从准备进攻时就暴露出这次行动的弊端。

12月18日，第11军司令部主任参谋长岛村矩康前往第6、第40师团联系作战。其不在期间，汉口的司令部首脑之间，对进攻长沙发生争论；一方认为，大本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即成为次要战场。在华中地区应实行局部休战，在武汉周围实行保境防御，维持目前的局面，况且无论是大本营还是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没有主动要第11军进攻的命令。这样突然决定进攻，准备行动也是仓促得很。

另一方则认为，现在大本营已决定了向太平洋进攻，中国战场应以积极的进攻予以配合，况且中国军队为配合香港英军的作战，第9战区派出两军南下，因此第11军应以积极的进攻予以牵制。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表示了他的看法：

看来已决定的进攻长沙的方针不可违背，现在关键是看第一线部队的气氛是否一致？全体将士有无竟成的信心？

12月19日，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在部队集结的途中顺便来到军司令部，此时军司令部内两种意见正在争论不休。丰岛房太郎得知后，当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本师团全体官兵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即是开往长沙，军司令部不能再争论，应坚决进攻长沙。

丰岛房太郎师团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损失较小，他是未陷泥潭，不知深浅的人，他的发言印证了第一线的部队好像进攻的气氛是一致的，而且有完成任务的信心。

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等看丰岛房太郎进攻的姿势已摆好，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好同意进攻的意见。

12月22日13时，阿南惟几乘飞机到岳阳，临行前，木下勇参谋长和他

商定了如下注意事项：

一、军司令部进入岳阳战斗指挥所后，为了适应目前的作战状况和对部队保密，不能透露进攻长沙的问题。

二、因不能透露进攻长沙的问题，但又因其进攻的动机与进攻的目的、对象不明确及后勤的补充与准备无时间，因而二人对这次进攻都没有把握，阿南惟几和木下勇二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骑上了虎背。

二、“天炉战法”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无论是日军方面，还是国际宣传上，不是对阿南惟几的非议，就是对薛岳的褒奖。

但薛岳没有沉湎于胜利之中。他认为，只要日本第11军驻在湘鄂，就是悬在他头上的剑，迟早会落下来。因而，第二次长沙会战一结束，他便令各部队对这次会战的得失进行总结，表彰先进、惩罚逃兵和作战不力的军官。

关于战略方面的检讨，优点方面有：

一、放胆转用克期必胜之兵力于决战方面。

二、力求争取外翼，为外线作战之典型。

三、为求得时间之余裕，采诱敌歼灭战法，从正面兵团进攻消耗敌军战力，保持主力兵团于敌后及敌之两外翼，故能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诱敌至捞刀河南北地区而四面围歼之。

四、以强大有力之兵团，尾击、侧击，断敌后路，使其无法补给，陷于弹尽粮绝之危境。

五、梯次超越追击，处处截击敌军。

六、第4军、第58军经过新墙河激战后，转移于三江口、关王桥、杨林街以东山地，重整队势，协同第20军对南犯之敌予以猛烈之尾击、侧击，确实截断敌之后方联络线，予以重大打击。待敌突围北溃时，复能予以猛烈之追击、截击，使敌蒙重大之伤亡、损失，达成战略上敌后作战之任务，本会



薛岳在指挥作战

战之成功，该三军得力最大。

七、第72军沙市街、更鼓台，三角塘方面之侧击，及敌突围北窜时，向杨林街方面所行之战略超越追击，亦予敌以重大之打击。

战术方面：

敌突破我军阵地后，各军不离开战场，行尾击、侧击，予敌重大损失。

战斗方面：

一、官兵战斗精神旺盛。自作战开始至结局，各兵团转战新墙、浏阳河间，毫无疲困之态，攻击精神愈战愈奋。且生活简单，补给容易，纵物资极形缺乏，仍能拼命战斗。

二、防御部队能充分发挥火力，消耗敌军，并迟滞其前进。

三、攻击，追击部队能猛烈、果断、机敏、迅速，予敌以袭击、痛击。^①

情报方面：

各挺进部队置于敌后，能适时供给重要情报，作判断敌情之资料。经过薛岳和幕僚们的反复总结、检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就非常明显了。全国黄埔同学会副会长、时任第9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先生曾回忆说，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即“后退决战，争取外翼”。

他进一步解释说：

“所谓后退决战，就是不在第一线上和敌人决战，而要退到第一线后一定的距离，才与敌决战，这就叫‘后退决战’。就湖南来说，不要在第一线新墙河与日军决战，而要节节抵抗，节节引退，到捞刀河或较捞刀河更向南的地方，才与进攻的日军决战。”

为什么要“后退决战”？其目的何在？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争取主动”，另一个是“争取优势”。

“争取主动”，就是说，如果在新墙河的第一线与日军决战，日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使用多大兵力，采用什么方式、方法全由日军决定。这样，主动权在日军手中；不在新墙河和日军决战，退到新墙河以南的地方再与日军决战，则决战的时间、地点、兵力、方式、方法，完全由我军决定。这样，主动权就在我军手中。这就是主宰战场，变被动为主动的作战方式。

“争取优势”，就是指在新墙河与日军决战，日军的装备好、兵力大，日军是优势。在新墙河以南与日军决战，湖南人民破坏了交通，日军的大炮、战车、骑兵不能通过，前方部队逐次抵抗，削弱了日军；我方则可以军民联

^① 《第9战区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敌我优劣及所得经验教训的报告（1941年9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12-1114页。

合，不断袭击疲惫的日军。这样，在新墙河，日军是优势。到汨罗江，双方是均势：到捞刀河，我军是优势。这又是主宰战场，变劣势为优势的作战方式。

“争取外翼”，就是要机动地到敌人包围线外边去，才好击敌侧背；不要到敌人包围线里边去，以免侧背受敌。作战计划判断了日军对长沙的包围，其左（东）翼要经过平江——浏阳这条线，故我们这条线以西为内线，这条线以东为外线。

怎样争取外线？

（1）于绪（序）战中在湘北地区担任逐次抵抗的部队，当日军向我右（东）翼猛攻时，我右翼要顶住。撤退时，要由西北向东南撤退，先撤左（西）翼，后撤右（东）翼，逐步转移到平江、浏阳以东，准备于决战时由东而西攻击日军侧背。如撤退时右翼顶不住，先撤退了，左翼就撤不出来。

（2）决战时，战区的控制和后续部队，只宜以一部由南向北正面进攻，主力依情况需要从平江、浏阳线以东，向西攻击日军侧背。

这样，经幕僚人员的讨论、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就非常明显地摆在薛岳的面前了。

经验对人是宝贵的财富，只要认真总结、提高，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指导下次实践，便会产生一次飞跃。薛岳在总结时虽然发言不多，但他对幕僚们的发言很注意听，并不时对着地图凝思。他提出了将所属部队根据遂行任务编组为挺进兵团、警备兵团、尾击兵团、诱击兵团，侧击兵团、守备兵团和预备兵团，并取名为“天炉战法”。具体的安排和各兵团的分工如下：

1. 挺进兵团兵力一部，任务：任敌原占地区内主要交通通讯之破坏，及敌援军之阻击。
2. 挺进兵团兵力一部，任务：在第一线〔即绪（序）战地第一网形阵地带〕之作战，敌进犯时迟滞消耗敌军，而后转为尾击兵团。
3. 尾击兵团兵力一部，任务：待敌通过第一线阵地后，衔尾猛攻，参加决战，力制敌军。
4. 诱击兵团兵力一部，任务：占领绪战地第二、第三网形阵地带，迟滞消耗敌军，而后转为侧击兵团，参加决战。
5. 侧击兵团兵力主力，任务：位置于决战地左（右）前方，适时侧击敌军而歼灭之。
6. 守备兵团兵力主力，任务：先担任决战地之守备，俟敌攻势顿挫，续行反击，歼灭敌军。
7. 预备兵团兵力一部，任务：占领决战地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

扩张战果。或依情况占领预备阵地，收容决战地部队，转移作战。^①

据此，薛岳于11月17日在长沙召集全战区军官代表举行防卫会议，会上薛岳提出了“取得胜利的根本要点，在于平时准备”的要求；并对军民一致。加强战备，提高士气等作了指示。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天炉战法”的后退决战战略。

薛岳的天炉战法既已确定。他便着手在湘北架设“天炉”，具体部署和做法是：

第9战区以纵深配备，巩固长沙外围与核心阵地，并用炽盛火力及递袭，逐次消耗敌人而求得时间余裕，待敌精疲力竭时，所属各部在外围部署完毕，形成四面合围，然后群起而攻之。

为达此目的，以第27集团军杨森部以部分兵力配置于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地区，以诱使日军进入“天炉”之中。

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主力，从武陵、修水调至平江地区，罗卓英第19集团军从上高调至浏阳、株洲、醴陵一带，与王陵基集团军在长沙西南形成侧击态势。第73军从益阳推进到宁乡，在长沙西南处于机动态势。

第10军坚守长沙城，在长沙城西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上配属155毫米榴弹炮兵一个旅，支援城防作战。

“天炉”的架子已支好，为保证将火烧得更旺，薛岳以战区司令长官兼省主席的名义，令所属及湘北各乡县彻底破坏战区道路，在“天炉”的中间地带实施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以军队为主体；以湘北民众为基础，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的“熔铁炉”，将进犯之敌予以歼灭。

为了迟滞敌人，动员湘北民众破坏道路，向水田蓄水。严格要求加强各村的保



日军的骑兵

^① 《第9战区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敌我优劣及所得经验教训的报告（1942年2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73-1174页。

甲，组织战时民工队，竭力加强战备。

为对付日军进行的秘密侦察，各村在村头上设置瞭望哨，发现日军，便迅速在村子的另一侧举放狼烟，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联络，立即把情报送到部队。

根据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鸟巢式工事最富强韧性。其位置设于火线后隐蔽地点，并设有许多伪工事以迷惑敌人，消耗其战力。另据湘北湖沼密布、沟渠纵横的特点，在该地区配置重火炮和大口径平射炮，趁敌前进缓慢时予以打击。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盟军对日作战的消息给前线部队极大的兴奋，薛岳从各方侦得日军蠢蠢欲犯的情报，便令部队迅速准备，迎击来犯日军。

12月19日，薛岳得知第11军集中的情报，他判断日军马上要进攻长沙。于是按照“天炉战法”的部署，采纳“将主力兵团部署在外翼，同时命第10军死守长沙，将敌诱至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包围歼灭”的总方针，具体部署如下：

一、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第26军3个师、第79军3个师和第194师，立即从上高进至浏阳，准备作战。当日军攻击长沙时，第26军从东向西，第194师从南向北反击。

二、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第78军、第72军共4个师，立即从修水进至平江，准备作战。第78军首先确保平江，在敌进攻长沙时，协同第37军从东北向西南侧击。

三、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平江的第20军3个师和第58军。第20军在巩固现阵地之后，另行命令向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转移，从东向西侧击，并由北向南尾击汨水以南之敌。此外，第58军在敌渡新墙河时，由东向西侧击。其后根据另行命令，进入关王桥以北的第58军阵地，协同侧击、尾击南进之敌。

四、第37军3个师首先应持久顽强地巩固住汨水南岸既设阵地，尔后向社港市、更鼓台、金井间的山中转移。在敌进攻长沙时，协同第78军从东北向西南攻击。

五、第99军3个师，首先在确保归义以西阵地之后，在敌进攻长沙时，由西北向东南夹击。

六、第10军3个师死守长沙。第73军3个师进驻宁乡、益阳，作为战略预备队，根据另外命令，协助第10军反攻。

日第11军的进攻行动虽然诡秘，但仍在薛岳的预料之中。一个是要进攻

长沙，另一个则是架起“天炉”，请君入“炉”。到底谁操胜算，还要看战斗的指挥与具体实施。

三、引倭入“炉”

1941年12月24日傍晚，中南地区上空彤云密布，连日的蒙蒙阴雨突然转成大雨，倾泻而下。不久，天黑如墨，大雨又转成漫天的飞雪，田野里的树上、稻茬上积雪点点。刺骨的寒风给三湘大地吹来了一股杀气。

日军第6、第40师团集结完毕，士兵们已进入出发阵地。大炮在风雪中昂起了头，士兵在寒风中紧张地战栗着。阿南惟几在岳阳的指挥所里，望着雨雪弥漫的湘北大地，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他自忖：这样的天气，薛岳的部队肯定都躲起来了，这正是日军进攻的最好时机。他转过脸来，让作战参谋向各部队下达进攻的命令。

顿时山摇地裂，第6、第40师团的炮火吐着火舌，射向新墙河南岸。日军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徒涉冰冷的新墙河，开始向南进攻。

日军进攻一开始就碰上了硬钉子，这就是防守新墙河、由杨森指挥的第27集团军。

薛岳为对付阿南惟几刚上来的那两下子，把参加过两次长沙会战的第20军和第58军摆在了第一线，由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薛岳在所属的几个集团军总司令中，首先选择杨森出马，是颇具眼力的。

杨森早年曾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四川高等军事讲习所学习，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后又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曾两次把张敬尧的北洋军队打得大败。

袁世凯死后，杨森在军阀混战的厮杀火并中，由军参谋长升至川军第2军军长、北洋陆军第16师师长。1926年年底，杨森率部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第20军军长。

卢沟桥事变后，杨森请缨出川抗日。他率第20军先在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在防守大场的战斗中，予日军以重创。上海沦陷后，他又率部在安徽巢县、安庆一带阻击日军，参加了武汉会战，然后辗转到达湖南。

抗日作战，对杨森来说，是他新生活的开始。在每次对日作战前，他总要对部属说：“过去我们一直打内战，内心对民族是有愧的，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了。我们只有拼命死战。”

杨森在战火中滚了几十年，他深知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因此，第20军的主要军官都是他的子侄，一碰上打仗，他挂在嘴上的话就是一句：“龟儿子们，

别给咱们老杨家丢脸，要像杨继业那七郎八虎抗击辽兵一样打击小鬼子。”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之后，第20军从大云山拉到了新墙河南岸，在这里修筑工事准备抗击日军。

湘北的洞庭湖东岸，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自幕阜山向西汇入湘江、洞庭湖、四条河的水网像巨大的蜘蛛网，与大云山、幕阜山山水相连，专等日军这个“害虫”往上撞。

黑云压城，寒风刺骨。第20军防守的官兵趴在工事里，手脚已冻麻木，但心中的血却在沸腾。

军长杨汉域坐在电话机旁，参谋人员出出进进。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心中也像前线的战士一样，只要战斗不打响，他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杨汉域是杨森的侄子，杨森升为第27集团军总司令后，留下军长一职非杨氏莫属，就由他来接任。

杨汉域自忖，老子上次在大云山就打得不错，无论嫡系、杂牌部队都刮目相看。今天再让日本人尝尝咱们的川味，我们杨继业的后代，在打入门强盗时，绝不含糊。

薛岳给第20军的任务，是在新墙河坚守10天，而后转移阵地，对日军进行侧击。

日军乘着风雨和薄暮，强行渡河。行至河中间，中国守军的枪声大作，第一批日军就这样被怒吼的枪声淹没，死伤者随着新墙河水向西流去。

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站在新墙河北岸的山上，他要看着他的部队向南挺进。这时他气急败坏地对参谋人员大声吼叫：“让炮兵把沿河的工事轰成平地。”

别说轰成平地，就是不轰，第20军的工事也与平地没有什么不同。

杨汉域自接受任务后，思想上的压力很大。从日军在河北岸集结的兵力来看，凭他现在仅有的两师兵力，要坚守10天是相当不易。但军令如山，只得在工事修筑上想点子、下工夫。



杨森

杨汉域令夏炯、杨干才两师长，在新墙河南岸修成半永久性工事和野战工事组成的网状防御阵地，即以据点式工事为支撑点，与野战的沟堑相连，形成纵深配置，做到防有韧性，攻有弹性。同时，他要求各师在使用兵力时，以另一部兵力分置于各据点内，据险死守；以一部兵力据守野战工事，纵深配置，将另一部兵力作为预备队，机动使用。作战中，敌人如向据点中的防守部队进攻，野战工事中的部队适时以火力支援，或派部队反冲击。反之，敌人如向野战工事进攻，据点中的防守部队即以火力进行侧击或尾击，消耗敌人、迟滞敌人。

北风呼啸，大炮轰鸣。日军的炮弹在守军阵地上爆炸，满是泥水的阵地被炸成一锅粥。

大炮虽给中国守军的阵地以破坏，但只伤了皮毛，筋骨未动。日军又开始渡河，中国军队的枪声依旧，日军还是大量伤亡。能侥幸冲上岸者，不死即伤。神田正种师团长站在山上发呆。

战斗逐步升级，日军的炮火越来越猛，守军的战斗意志也越来越坚强。傅家桥的防守部队为第20军的133师389团二营，营长王超奎率部像钉子一样在阵地上屹立不动。日军炮火猛烈时，他令大部队隐蔽，以逸待劳；炮火一停，便派出小分队到前线防守观察。日军久攻不下，神田恼怒至极，令师团大部分炮兵不分青红皂白，将炮弹向王超奎营阵地上倾泻，全营官兵和泥土化为一体……

新墙河在呜咽，不少四川子弟兵长眠于湘北大地上。

日军第40师团与第134师激战一天，也未能突破守军阵地。

25日，中国守军继续顽强抵抗。天公作美，风紧雨大，使日军攻势稍缓，待后续增援部队上来之后，日军又集中了4000余人向134师第400团阵地猛攻，激战4个多小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攻破中国第一线阵地。

几天的厮杀，新墙河南岸弹迹累累，日军也遗尸遍地。杨汉域又命令部队撤至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

杨森为稳住第20军的防守，令新编第58军的新编第11师开到杨林街附近，协助作战。

两军相逢，各逞其勇。一个是死力相拼，全力防守；另一个是志在必得，全力进攻。中路日军见硬攻伤亡太大，乃令一部日军在第133师第397团两营阵地的结合部钻隙进攻。日军深入后，遭到该团预备队和据点工事部队的伏击，死伤甚众，大败而退。神田师团长只好命令部队绕道前进。

杨汉域军长在关王桥的指挥部里坐立不安。他相信他的部队能够抵抗住日军的进攻，令他头痛的是通往各部队的电话线全被打断，各部队的音信全

无。前方的枪炮声时紧时缓，他再也忍耐不住，急步登上高地眺望，只见远方田野正在混战，火光闪闪。他的将士在用命，在死拼，他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好小子们，有种！小鬼子！有你们好瞧的。”冷风吹来，他的心中顿时畅快了许多。

后半夜，各师、各团的传令兵一身泥、一头汗地跑来汇报各处的战况：日军伤亡惨重；中国部队伤亡也很大，士兵疲劳至极。第134师一个排全部战死，第133师的一个班，战斗了三天，粒米未进，饥寒交迫，全部冻死在战壕里。

杨汉域一面听着报告，一面低头不语，心中暗暗赞叹自己的将士，另一面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他要战况向杨森报告，没有命令，即使全部战死，也不能后退。

26日拂晓，沿粤汉路进犯的日军第3、第6师团合兵一处，向汨罗江突进。他们以一部向东迂回，企图包围第27集团军。新墙河防御部队的翼侧受到威胁。

杨森见日军围攻第20军，急令孙渡率第58军的第10、第11两师夹击迂回包抄之敌。

大雪纷飞，天气酷寒。第58军官兵反穿棉衣，白布与雪色一体。他们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向前来包围之敌冲击。

孙渡第58军为云南部队。卢沟桥炮声一响，龙云即将云南子弟兵编成第58、第60两个军出滇抗战。他们步行几千里，参加了台儿庄外围战、武汉会战，而后在湘赣间与日军作战。吃苦耐劳，爬山野战是滇军的特长。

日军碰上了增援部队，为了掩护粤汉路南进部队，便集结力量，以排为单位，每一排间隔百米，波浪式地向滇军阵地压来。第一拨冲至阵地前，守军以手榴弹将敌击退。日军又以炮击掩护第二拨、第三拨向上冲击，阵前日军尸体横陈，阵地内中国守军也伤亡惨重。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又失，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滇军生活在亚热带，不耐寒冷，许多人手脚红肿，冻裂流水。当天夜里，在凛冽的寒风中，许多战士被冻死，但他们有的依然紧握钢枪，枪口还指向敌方。

27日，杨森接到薛岳让后撤的命令，当即命令杨汉域向梅仙、平汉以东地区转移，准备由正面抵抗转为侧击。孙渡率第58军逐步抵抗后撤，向东南方向撤至汨罗江南岸右翼山地，向敌侧后迂回攻击。

如果从12月18日前哨接战算起，至27日正好是10天时间，但要以24日全面进攻算起，才不过4天的时间；杨汉域有点纳闷，他问杨森应怎样算。杨森捶一下他的胸脯说：

“呆小子，这一下就够小鬼子受的了，再打下去，难道把咱的老本拼光吗？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回去把部队整理好，过几天说不定还在这个地方碰上老对手，那时的小鬼子就不是今天这个模样了。”

阿南惟几指挥的日军像红了眼的野牛，冲过了新墙河，直扑汨罗江。

防守汨罗江的部队是陈沛第37军和傅仲芳第99军，两个军构成了第9战区在长沙以北的第二道防线。两军以骆公桥为界，第37军防守骆公桥东，第99军防守骆公桥以西的湘阴、营田一线。

这两个军在国民党100多个军中是数不着的。但就是这两个军，特别是第37军，几乎日军每次进攻长沙都要碰上它。而且看着它似乎是被打垮了，但是很快又站起来，还能再战。真有点打不垮、砸不烂的劲头。

这次，日军下决心要打垮第37军。而第37军军长陈沛，这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广东人，似乎信心比前两次更足。

12月27日，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与第37军的第95师接触，当日，日军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也发起了对第37军第60师阵地的进攻。

久战师疲，日军似乎没有了刚开始时的那股冲劲。进攻一天，日军拖下来一堆死的、伤的，战况却毫无进展。

28日，日军将增援部队投入战场，再次发起进攻。第60师守卫长乐街的一个排，采用虚虚实实游动防御战术迷惑消耗敌人，日军一个联队进攻了一天，中国守军全部阵亡后，才将长乐街占领。但日军付出的伤亡代价却是数倍于守军。

第6师团强渡汨罗江。第95师顽强阻击。日军欲渡不得，改由伍公市强渡，但也被中国守军打退。

29日，天气放晴，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在长乐街架设浮桥。到晚上，日军渡过汨罗江。

第37军军长陈沛率领所部且战且退，于30日夜间由浯口向东南的社港地区撤退。

第99军傅仲芳部在归义与敌第3师团激战之后，也于30日夜向湘江沿岸的营田、湘阴一线退却。

伤痕累累的“野牛”继续蒙头向前钻。撤出战斗的中国部队迅速占领两翼，薛岳支起的“天炉”，火还没有烧到最旺的时候。

四、“自暴自弃”之作战

天时、地利，加上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中国同反法西斯国家结盟，使中国

得道多助，人和士气高。相比之下，侵华日军的湖南作战却极其艰难。

25日清晨，即日军全线进攻开始的第二天，第3师团由于粤汉铁路被敌后军民破坏，没能及时赶到前线参加战斗。

由于天降雨雪，气候恶劣，日军飞机无法参战。又由于道路泥泞，日军炮兵运动困难，只能靠延伸火力支援步兵作战，炮击的效果很差。

日军步兵在泥泞的田野里、山坡上蹒跚行进，个个滚得像大泥球。第20军在前线与日军激战三天三夜，予敌以大量杀伤，随即按预定计划撤出战斗，退往关王桥附近，侧击日军第40师团，此时，在黄岸的第58军奉令西下，侧击汨罗江以北的日军。

守卫在汨罗江以南的第37军在瓮江、桃花、桐子山、磨石山一线防守，又以其所属第140师在花门楼至周家湾一线占领阵地，阻敌南进。

阿南惟几于12月25日得知香港英军投降，本打算于26日晨返回汉口。但因雨雪天气，飞机不能起飞，只好还留在岳阳指挥部。他得知第37军阻止日军前进，便认为薛岳要在该地与其进行持久抵抗，于是他命令日军第3、第6、第40各师团主力，加快进攻速度，向汨罗江推进。他决定于12月29日天亮前，向汨罗江南岸进攻，迂回包围第37军，吃掉这支部队。

日军各师团顶着凛冽的寒风，冒着雨雪，踏着泥泞前进。27日夜日军进至汨罗江，由于连日降雨，汨罗江水不断上涨，江水漂着冰屑缓缓流淌。当日下午，第3师团渡过江，向大娘桥东西线挺进，准备对第37军迂回攻击。

如果说第20军在新墙河的抵抗是要削弱日军，那么薛岳在汨罗江南岸的第37军则是钓饵，引诱阿南来吞食。不出薛岳所料，阿南惟几果然张开大口来吞食这块难咽的钓饵。就这样，薛岳按原计划将日军吸引到了“天炉”之中。

按阿南惟几的打算，日军第3师团渡过汨罗江后，第40师团随后渡江跟上包围中国第37军，于28日晨做好攻击准备。

但是27日晚，汨罗江江水不断上



湖南战场上的日军

涨，后续部队不能继涉，原有的桥梁悉被破坏，日军第6师团、第40师团只得在新市、长乐附近架桥。

南方的天气就是这样奇怪，天寒地不冻。日军所到之处，都是泥泞难行，架桥谈何容易。日军只得临时砍伐附近的树木，拆毁有木料的房屋，在齐胸深的汨罗江中去架桥，人冻得瑟瑟发抖，进度自然十分缓慢。

正待阿南惟几欲渡河咬钩之时，薛岳反而将“钓饵”收起。28日，阿南惟几发现第37军不见了，他这才知道自己的判断错误。原来，第37军在阵地上不仅未作长期抵抗，连短期的防御也不搞了。

此时，第37军所属董煜第60师已由大湖岭、梧岗源、太平岭一带退去，罗奇第95师和李棠第140师好像撤到金井附近，在象鼻桥东侧南北高地一线，阿南惟几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命令日军尽快渡河，向南挺进。此时的阿南惟几好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但仍不自知。

薛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日军向他设计的“天炉”中钻，“炉底”就是长沙。为此，他令第37军主动后退，空出通往长沙的泥泞大道。

日军各师团根据阿南惟几的命令渡过汨罗江，由于找不到目标，在烂泥滩似的丘陵河网地区打转。连日的阴雨，日军个个穿着湿透的军装，蓬头垢面，皇军的尊容早已不见了，对日军来说，这样的日子是十分难熬的。第9战区在各地留下的游击部队不时放出冷枪，又让日军提心吊胆，横田大队在铁路桥附近渡河时，被巧妙隐蔽于桥脚附近工事里的机枪一阵猛烈扫射，死伤甚多。日军骑兵第3联队前进到距汨水七八百米时，突然遭到道路两侧埋伏的中国军队的猛烈射击，联队副官当即负伤，军马被击毙64匹。敌野部队于28日下午遭到既设阵地的中国守军射击，死伤一部，守军旋撤去。而后，敌野部队在冻滑难行的道路上一夜行军，拂晓时正人困马乏，又挨了中国第140师的一顿猛揍。

阿南惟几进退维谷。本来像这样动用四五个师团的大规模远距离的进攻，是要经过大本营批准的。可现在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再下来也困难，在渡过新墙河时，日军付出的代价已经不小，现在如果退回去，未免太损面子。阿南惟几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他只能赌到底。

20日，几天的小雨雪演变成漫天的大雪，汨水河畔，漫天皆白。

阿南惟几以为中国军队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抵抗不住日军的攻势，于是他发出了进攻长沙的命令：

- 一、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之迹象。
- 二、本军司令官决定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

日军各师团接到命令，踏着泥雪向南挺进。

几天的雨雪，将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伪装得自然天成，就是人走到面前，

也发现不了。由于道路泥泞，日军早已把大炮丢在一边，甚至重机枪都难以携带，能带的只有轻机枪和掷弹筒。这样，日军的装备已降到和中国军队的装备不相上下的水平。日军每前进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每次战斗都要付出伤亡代价。一会儿那里响起了枪声，一会儿这里又投来几颗手榴弹。费了好大的劲攻上阵地，守军又不知去向。

第一线的日本官兵开始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们有的发牢骚，有的传递着自己想出来的小道消息：“这次作战是为了牵制中国军队增援香港，现香港已被日军占领，到31日可能撤退，回到武汉过新年。”但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阿南惟几进攻长沙的决定，在日军第11军司令部和作战部队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在军司令部下一直掌握中国军队调动情报的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中佐，对阿南惟几的决定感到不安，他明白，自开战以来，防守的中国军队不是被打退的，而是有计划地主动撤退，并且保持着完整的建制和高昂的斗志。日军现在虽然渡过了汨水，却已极度疲劳，中国军队似乎部署在长沙及其周围地区等着他们。作为幕僚，岛村想向阿南惟几直言自己的看法，但他看到司令官是那样刚愎自用，好意气用事，又害怕会碰钉子。他看阿南惟几的情绪稍稍好转时，便婉言向他提议：“司令官，在香港已被占领的情况下，进攻长沙是否应该慎重从事？”

阿南惟几听了，马上一脸不高兴。他说：“作战主任对是否进攻长沙至今还没定下决心，这样怎能指挥部队作战？”

阿南惟几与木下勇参谋长商量，现在有必要向司令部幕僚人员和各级指挥员强调进攻长沙的必要性。两人讨论了一会儿，找出了5条进攻长沙的理由：

1. 给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
2. 把（中国）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在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可能受到骚扰之感；
3. 表明皇军尚有余力；
4. 使湖南民众感到蒋军不是依靠；
5. 予第6战区以威胁。

阿南惟几既已决定进攻长沙，乃于29日令负责后勤补给的二见秋三郎副参谋长速来岳阳。

后方补给，就连弹药这一基本问题都没有充分准备。第一线官兵不得不用紧急出动时所携带的120发子弹从事战斗。

运输补给的道路十分糟糕，新墙河以南的道路或被民众破坏，或被水冲

没，此时军直属的工兵或被调往前方或被调往宜昌，只剩下两个独立的工兵中队可用来修路，杯水车薪，不敷急用。

30日晨，二见秋三郎偕军司令部各部长、加藤工兵、平冈输送两司令到达岳阳。阿南惟几向他们布置了进攻长沙所担负的任务。二见秋三郎看阿南惟几既已决定，且十分坚决，只得背后发牢骚，称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

五、李玉堂战长沙

如果说湖南战场的其他地方是薛岳“天炉”的边或沿的话，那么长沙无疑就是“天炉”的底，没有底就不会有炉，没有底还炼什么，这是连老百姓、小孩都懂的理。将谁放在长沙，让那支部队守长沙，无疑，这是关系到“天炉之战”能否成功的问题，也是为这次会战保底的问题。薛岳选择了李玉堂。薛岳命令李玉堂的第10军死守长沙，布置袋形阵地，以待友军合围。部署了方先觉预备第10师守岳麓山，周庆祥第3师守小东门，第190师守长沙近郊。

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10军奉命阻击南犯之敌，与日军遭遇，指挥部被敌偷袭，该军上下失去联系，造成溃败，军长李玉堂被撤职留任。该军在衡阳整训时，明耻教战，励精图治，全军上下憋着一股气，准备报仇雪耻。

第10军参谋长蔡雨时认为第3师防守阵地约30华里，敌众我寡，无险可守，处处薄弱，因此他与李玉堂研究过，将预备第10师由岳麓山调往小吴门，接替一个营的阵地。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迅速集中所有渡船过江接防。正当人马半渡时，薛岳接报，当即打电话质问：“预备第10师为什么过江？”蔡雨时说：“友军先期到达长沙，可接岳麓山阵地，预备第10师过江接防第3师一部，长沙可确保……”

薛岳半天没有吭声，最后狠狠地说了一句：“你小心你的脑袋！”

预备第10师过江后，师长方先觉命令所有的船全部调走，连通讯船也不留，抱破釜沉舟之决心，誓与长沙共存亡。方先觉坚决不当军预备队，要求李玉堂给予固定任务，最后李玉堂部署第3师守东门，第190师守南门，预备第10师守南门，作三线配备，12月31日夜半，第一线部队与敌相遇，拂晓，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猛攻，第一线第29团团长张越群，（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指挥部队与敌展开殊死战斗，由于正面过宽，兵力单薄，在上午10时许，阵地被敌突破。当敌军向第二线即将发起进攻时，第28团某营长，黄埔第八期生借口向师长请示，擅自来师部，方先觉一言不发，手令将其枪决。接着，方先觉打电话给第28团团长（黄埔四期生）葛先才说：“艺圃，现在就看你的了，我全力支持你，第29团立即收容整理，统归你指

挥，第30团随时可以调用，你一定要顶住啊！”

葛先才充满自信地回答：“报告师长，请您放心，我们决不能让您在薛长官面前丢面子！”

是日，第二线阵地顶住日军轮番进攻。夜晚，薛岳亲自打电话找方先觉询问战况：方先觉回答：“请薛长官放心，我能守七天！”薛岳反问：“你如何守法？”

方先觉说：“我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

打完电话以后，方先觉写了一份遗嘱给其夫人，信曰：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责任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会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写完后对副官主任张广宽说：“这封信马上派人送到后方给我家眷，无论如何明天以前要送到！”

隆隆的炮声，是辞旧迎新的钟声。成千上万的将士抱着枪，在冰冷的泥土上，和衣而卧。当1942年元旦的太阳向抗日将士迎面升起时，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敌人的冲锋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在我28团指挥所的上是一个修械所，这里成为敌我双方争斗的焦点。面对日军第3师团如湘江波涛一般的攻势，团长葛先才也急红了眼，挥着枪大喊大叫着：“誓与修械所共存亡，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寸土不让！”关键时刻，方先觉师长亲自赴南门阵地督战。

然而敌众我寡，在太阳光的反射下，三八大枪上的刺刀发出耀眼的亮光，终于杀上高地。葛团长手持电话，请求：“炮火射击！”

两分钟后，岳麓山顶两个美式炮团怒吼了，成排的炮弹像长了眼睛，落在阵地上，霎时间尘土飞扬，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不见天日。高射机枪也开始狂啸，掩护步兵勇猛反击，吓得日机不敢低飞；敌人受到严重的打击，



第10军军长李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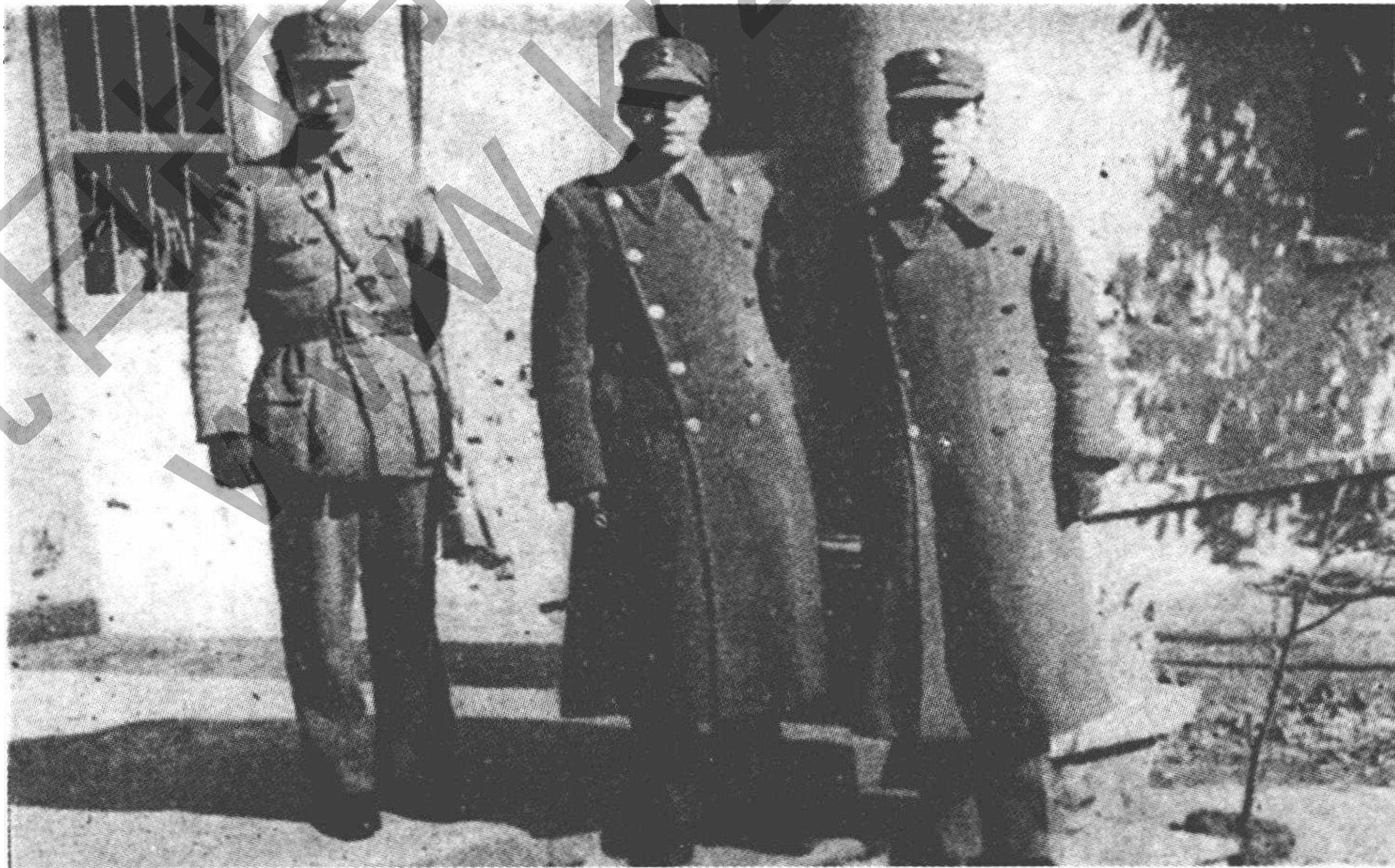
锐气大挫，仓皇后撤。

见敌人逃跑，陈希尧的第30团耐不住寂寞，夜袭并消灭了突入白沙岭的一个敌中队，击毙敌中队队长，得胜而回。当晚，还有一桩趣事可圈可点。有几个辎重兵喝酒，其中一个愣头青夸口说：“老子用手里的扁担就能打跑东洋兵。”其余人讥笑他喝多了，吹大牛。惹得他火气，拿一条扁担就直奔敌营，逢人便打，日军猝不及防吓得惊慌四逃。

中国军人的士气如虹，越战越勇。接下来的几天，更是恶战迭起，惊险频仍，修械所的争夺拉锯，已达十数次之多，敌我伤亡都很大，战争呈白热化状态。

敌第40师团接替第3师团，强攻预备第10师阵地不下；于是转攻第10军东门第3师阵地和北门第190师陈家山阵地。是夜，敌利用守军在碉堡内瞭望角度小的缺陷，派遣突击队匍匐潜行到陈家山下，早晨趁着薄雾冲上山顶，第190师陈家山阵地失守。守军第570团长当即组织部队反击，但日军主力的轻重武器已先一步到达山顶，居高临下，三次反攻均铩羽而归。

陈家山的失守，给守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北门之敌第6师团和东门之敌第3师团连成一线，三个师团合围长沙的计划得以实现。1月3日，敌三个师团联合发起攻势，几处阵地相继告急，尤其是识字岭尤为危险。此时，在天心阁上督战的第3师师长周庆祥对团长张振国说：“你我都是李军长一手提拔起来的，长沙守不住，军长的面子挽不回来，对全局损害犹大，于公于私，我们都说不过去！”张团长把袖子一捋：“和小鬼子玩命！”周师长说：“我陪



第3师师长周庆祥（中）

你干!”周庆祥当即联系炮兵对杨家山、妹子山、宽岭一带进行压制,张振国增加两挺重机关枪封锁窑岭至识字岭的道路,并增兵一个排前往固守,识字岭阵地的险情才得以缓解。

1月4日,敌再次向长沙发起全面攻击,城内到处是火光和硝烟。下午4时,敌第3师团工兵在韭菜园一带穿墙打洞,爬进市区。敌军善于爬屋,我反击部队也爬屋;敌军上楼,我军也上楼,双方进行巷战,互相争夺制高点,敌军臼炮、掷弹筒、平射炮一起开火,打得我防守阵地的墙上到处是洞,敌我犬牙交错,乱成一锅粥。激战竟日,第10军三个师的正副师长、包括参谋长都在一线指挥抵抗,都没有回师部吃饭和休息;只有军长李玉堂和军参谋长蔡雨时对坐在指挥部的饭桌前悠闲地吃馒头喝稀饭。忽然,一颗子弹打穿玻璃击碎了桌上的盘子,并把李玉堂的筷子打断。李玉堂扔了筷子,用手捏着桌上的大头菜就吃。

蔡雨时问:“军座,我们是不是把桌子换个地方?”

李玉堂神色自若地说:“不动,不动。”

蔡雨时又问:“那我们就快一点吃?”

李玉堂摇头:“不用,不用。”

看到军长如此镇静,在场的部属都有信心,认为一定能将日寇打出长沙去。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晚上,敌军攻势全面受挫;突入城内的敌人固守待援。

薛岳打电话告诉李玉堂:“我外围各军按战前制定的长沙决战计划,都已到达指定位置。各军现已开始全面反攻……请老兄务必再坚持一夜!”

李玉堂立即命令指挥部人员分头向部队传达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第10军将士们提出“苦战一夜,打退敌人,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李玉堂命令第190师副师长,黄埔五期的彭问津统一指挥,务必围歼敌市内工兵;又令军工兵营配合两个步兵营,对残敌发起最后的攻击。激战数小时,我工兵放火烧屋,迫敌逃出,步兵发起围攻,逐屋逐街展开争夺,侵入市区一昼夜的敌军大部被歼,一部逃出城外。此时包围长沙的敌军开始撤退,经我各军沿途追击,遗尸遍野,到1月16日,残敌逃过新墙河北岸,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结束。李玉堂获二等宝鼎勋章、晋升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旋即调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方先觉功升第10军军长;第3师、第190师和预备第10师被军事委员会授予民族荣誉旗。

六、“天炉”之炼

薛岳很早就掌握了阿南惟几的意图,他于12月21日便下令给长沙的党

政军各机关及部队，详细规定了各单位的任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他命令第10军军长李玉堂统一指挥在长沙的全体文武官员，要以必死的决心，必胜的信念，协同一致，完成保卫长沙的任务。

12月23日，各党政机关开始向后方疏散长沙市的人口物资，将长沙作为预备战场来建设。

同时，薛岳命令第10军在城墙内外及交通要道修筑碉堡，布置炮兵阵地。以长沙郊外为第一线阵地，并配置了兵力，开始准备战斗。按照薛岳的设想，如果说日军跨过汨罗江就钻进了“天炉”的话，那么长沙便是“天炉”的“炉底”。

12月29日，日军进犯到汨罗江以南，继续向长沙进攻。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彭位仁第73、王耀武第74和欧震第4军，分别从湖北、广西、广东调至宁乡、衡阳和株洲。另外，还将调野战重炮第一旅到长沙，部署在岳麓山阵地。

12月30日，各军按部署进入了规定地点。但蒋介石又下达命令，让第二线兵团由现战线稍微后退配备，占据外线有利位置，掌握主动地位，把握战机，使敌人先攻长沙，待其受挫后，从各方面集中兵力，加以攻击。

蒋介石向来惯于干预下级的军事指挥，他的命令与薛岳的部署并不矛盾。薛据上述命令，于同日发出如下命令：

一、敌已渡过汨水，准备进攻长沙。我军决定断然对敌进行向心攻击，一举包围歼灭敌军。

二、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派第58军由长乐向安沙，派第20军由清江口向石子铺搜索敌人，予以攻击之。

三、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派第37军从瓮江向望江（仙）桥，另派第78军从三角塘向长桥搜索敌人，予以攻击之。

四、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派第



日军举手投降

26军主力，由洞阳市向榔梨市；派第79军主力，从金潭向黄花市，根据情况于榔梨市，派一部向渡头市或东山；派第4军向长沙南侧进行攻击。

五、第10军应固守长沙；第73军应固守岳麓山，俟各兵团到达第二次攻击线后，坚决进行反击。

六、第99军第197师防守湘江、洞庭湖岸；第92师自三姐桥、第140师（属第37军）自栗桥分别向捞刀河，主动捕捉攻击敌人。

第99师在固守湘江东岸阵地的同时，应派一部有力兵力向栗桥、福临铺攻击敌侧背，切断敌军补给联络线。

部署完毕，薛岳便于12月31日又命令全军：

以1日零时为期，发起攻击，到4日夜为止，应进入第一次攻击线。

年末岁首，阿南迎来的是“天炉”的煎烤。薛岳将发起全线攻击，要以主动的姿态迎接新年！

1942年新年元旦，刚刚放晴的长沙，寒风凛冽。

这一个新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胜利的好兆头。用西方的一位哲人说的话来形容中国的抗战形势：严冬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迈过汨罗江的日军是在饥寒交迫中迎来新年的。当日，第11军各师团按照阿南惟几的部署向长沙挺进：

1. 第3师团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
2. 第6师团击溃麻石山、鸭婆山附近之敌后，以主力追击榔梨市之敌，另以一部向长沙方面追击；
3. 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浯口附近，主力进入麻峰嘴附近后，向金井急进；
4. 独立混成第9旅团向关王桥急进，一并指挥泽支队在汨水以北，掩护军左侧背的安全。

日军第3师团踏着泥雪向长沙挺进，一路上虽然不时有冷枪冷炮伴随着刺骨的寒风袭来，但始终未见中国大部队的影子。

傲气十足的丰岛房太郎师团长急于争头功，要部队加速挺进。他以为中国军队已被皇军吓破了胆。

中午时分，日军第3师团进抵长沙城下，并开始攻城。中国以零散的军队引诱日军，稍一抵抗，便向后撤。日军见此，便不顾一切地向城里猛追。按照丰岛房太郎师团长估计，黄昏可以进城，晚上便可在城里休整，在雨雪中劳顿几天的日军听到这一消息，像服了兴奋剂，士气大作。

其实，这些零星的部队，又是薛岳的钓饵，是故意引诱日军继续追击的。

日军第3师团的野联队刚到城边，突然遭到守城的第10军的猛烈射击。

日军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一直打到18时30分，仍未能再前进一步。冬日昼短，天色入暮，丰岛房太郎便将惯于夜战的加藤大队投入战斗。

加藤不知深浅，率领两个中队直往里冲。很快就被中国军队作为新年礼物包了“饺子”，幸免逃出的士兵只能起回去报丧的作用。加藤身上携有进攻长沙以来的多份作战计划和文件命令，日军恐中国军队从加藤身上得到文件，组织部队几次冲锋。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中国守军从加藤身上携带的文件中得知日军的作战目的和携带的弹药数字。天机泄露，薛岳拍案大喜：“一张薄纸虽轻，重过万挺机枪。”

2日晨，薛岳加旺了“天炉”的火焰：长沙前面的迫击炮和湘江对岸岳麓山的重炮，齐向日军第3师团轰击，日军阵地上烈焰熊熊，硝烟弥漫。就连丰岛房太郎所在的炮兵观测所也挨了炮弹，差点让他命归西天。

炮击之后，中国守军在城墙边与日军陷于混战和肉搏，两天两夜的苦战，日军第3师团尸横遍地。

日军第3师团的惨重伤亡使日军军司令部的幕僚们大惊失色。阿南惟几令神田正种第6师团在第3师团的右翼加入战斗，进攻长沙的东侧和北侧。

12月30日，日军第6师团正在进攻汨南岸的第95师，突然接到阿南惟几进攻长沙的命令，不禁使神田正种师团长打了一个寒战。

朝令夕改，是兵家之大忌。但军令如山，还得执行。神田正种半夜停止对第95师的进攻，改为向长沙挺进。部队不眠不息，彻夜行军，于3日拂晓抵近长沙东北侧，随即发起进攻。

长沙的城墙异常坚固，该部急促进攻，没有携带爆破城墙的炸药，遂与中国守军的战斗成胶着状态。下午，湘江西岸中国的重炮齐鸣，炮弹纷纷在日军阵地上开花，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

中国守军凭借城防工事死力抵抗，事先囤积的弹药发挥了巨大作用。日军第一线攻击部队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又成批的陈尸前沿。日军虽也以炮火还击，但弹药很快用尽。

1月3日，长沙前线日军官佐阵亡的噩耗、战败的消息、请求补充粮秣弹药的报告像雪片似的飞向阿南惟几的司令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内走来走去。

日军攻城已有3天，进城的希望依然渺茫。但这时第9战区的军队正日夜兼程，从四面八方长沙压来。

东南面，是罗卓英的夏楚中第79、萧之楚第26和欧震第4军，已逼近长沙。

东北面，王陵基指挥的陈沛第37军和夏守勋第78军，分两路沿金井至长沙的公路，快速前进，指日可达。



日军俘虏

西面，彭位仁第73军守卫在湘江西岸，随时准备出发侧击日军。重炮兵旅在岳麓山上居高临下，像悬在日军头上的一把利剑。北面杨森的第20军和第58军在汨水一带断敌归路。更可怕的是，湘北的20万民众，大量破坏道路桥梁，袭击星散日军。日军运输线已陷于瘫痪。

继续进攻占领长沙，现已无弹无粮；再坚持下去，那是等死；请求援兵，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能从哪里调兵？各种设想都在阿南惟几的脑子里出现过、盘算过，但都被他自己一一否定。现在只有一条路：撤退。

1月3日夜，是湘北最冷的一天。阿南惟几痛苦地下令撤军。

日军要逃跑，这一切早在薛岳的预料之中。新墙河、汨罗江、浏阳河，这一道道的水早把日军的锐气磨尽；湘西的山、湘北的岭，也早使日军精疲力竭。

1月4日，蒋介石电令薛岳：“此次会战，举世瞩目。各部务必不惜任何牺牲，发扬高度攻击精神，施行坚决勇敢之包围、聚歼残敌，以求获得空前胜利与光荣战绩。”

薛岳向蒋介石回电表示：“本次会战岳已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为了贯彻蒋介石命令，为了振奋士气，薛岳向部队下达了如下亲笔命令：

此次作战，对国家之存亡与国际政局的关系，至关重要。

薛岳以必死、必胜的信念，为了把握战机，歼灭敌人，特严令以下三项决定，希全军执行之。

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要严格掌握部队，亲临前线，力图捕捉战机，歼灭敌人。

二、我薛岳如果战死，应立即由罗卓英副司令长官代行职务，按预定计划歼灭敌人。集团军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等，如有战死者，即由副主官或经历较深的主任代行其职务。

三、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等，如有作战不力，或贻误战机者，立即按照革命军人连坐法议处，严惩不贷。^①

薛岳立下遗嘱，以必死的信念，要与日军决战。全军得令犹如严冬里的一把火，士气大振。

1942年元旦是日本第11军侵入华中以来最难过的年。从后方带来的粮食早已吃完。如今，日军占领一个村庄往往不是抢占有利地形，而是先冲进居民家抢吃的。饥饿的日军吞吃生米，拔食田野的过冬油菜；居民家来不及迁走的家畜家禽，日军抓住稍加烧烤便虎狼般地吞吃起来，冻极了的日军靠拆民房烤火取暖。

1月4日，天将黄昏。

日军第3、第6师团，丢下累累死尸，向北仓皇突围，罗卓英、杨森两集团军立即实施分割包围，分头痛击围歼敌人。

薛岳筑成的“天炉”对日军来说是进来容易出来难。日军各部队都拉扯着大批的轻重伤兵，仅第3师团就躺倒700多人。如果一个伤兵需用两三个人抬的话，那么就有近2000人的战斗力受到影响。



在福临铺抓获的日军俘虏一部

4日深夜，日军第3师团的野联队被罗卓英部团团围住。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短兵相接，刺刀手榴弹发挥了威力，日军又丢下大批死伤人员，狼狈逃窜。

日军第3师团司令部在石井联队

^① 参见《薛岳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2月30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45—1146页。

的掩护下，经过苦战，于5日凌晨来到浏阳河畔，但随即被欧震第4军包围，中国军队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如下山猛虎，一阵冲杀，日军吓得魂飞魄散，日军军旗被迫击炮炸飞，欧震第4军勇士迅速逼近师团指挥所，两军在师团指挥所前展开惨烈的肉搏战，直杀得日军死伤累累，鲜血遍地。正在这时，日军又一个联队赶到才算把丰岛房太郎师团长救出。

到1月8日，经过四天四夜的反复冲杀，日军连空运来的弹药也用尽了，第3、第6、第40师团只向北挪动了几十里路。

忧虑、恐惧的气氛笼罩着日军第11军司令部。日军第3师团遭到第4军的打击，与军司令部的联络中断。日军第6师团在栗桥附近被第73、第99军包围，日军开始怯战。军司令部的幕僚们认为要摆脱被歼的命运是困难的。

是日夜，皓月当空，寒气逼人，日军幕僚们望着明月顿生思乡之愁，但更担心中国军队趁着月色继续向他们进行追击。

阿南惟几更是心急如焚。他强压住内心的不安与忧愁，生怕影响部属们的情绪。夜闹人静，他披衣而起，在参谋室的黑板上写下了两行字：

今更莫把惊惧生，
兵家胜败是常情。

不知道他这是用来安慰幕僚们呢，还是安慰他自己。

1月8日，困兽一般的阿南惟几，想以一次反击，来振奋日益颓靡的士气，他向重围中的各师团下令：坚决进攻青山市以北的杨森第27集团军，打开退路。

当日，日军第6师团按照阿南惟几的命令，全力向青山以北迂回。

日军刚刚挪步，就被从榔梨、黄花市追击而来的罗卓英集团军第4军、第26军和王陵基集团军第78军包围。双方展开凄惨决死的战斗，凛冽的寒风伴随着枪声、炮声和喊杀声，日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山崎大队被全部歼灭，第6师团损失惨重。

一向故作泰然的阿南惟几听到属下的报告也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向北逃跑的所有部队都正在激战，损失都很严重。形势严峻，阿南惟几怎么也掩盖不住内心的紧张了。

被围困中的日军第6师团已是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几乎罗雀掘鼠，所在地区能找到的生米、生菜等可以吃的东西都吃了。

原第9战区参谋处长、全国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赵子立先生曾根据一位被俘人员的叙述，描写了日军当时的狼狈相：

“……日军在捞刀河，汨罗江间十分艰苦，前有阻兵，后有追兵，处处都有伏兵，不断发生战斗，没有休息的时候，行军锅都撂了，米也没有了，地方又找不到米（藏起来了）。有时找到一点，只好用钢盔作炊具。后来夜间走，找不到老百姓带路，有时找到一个，不是装聋，就是作哑，不给他好好带路。他（日军）生气就把老百姓杀了。只好靠地图和指北针定位，摸索着走，有时捏着手电筒看地图，一阵枪声打来，手一哆嗦，地图上的指北针掉在地上，再不敢捏手电筒了，弯着腰多半天摸不到指北针……”

阿南惟几派航空兵前来救援日军第6师团，但交战双方呈胶着状态，飞机在天上团团打转，不知炸弹往哪里扔。

阿南惟几接到飞机报告，大吃一惊。为挽救第6师团被歼的命运，急令第3、第40师团前去救援。此时，日军第40师团正在白沙桥一带被中国第37军围攻，已是自顾不暇。日军第3师团趁中国军队围攻第6师团之机，逃到汨罗江，死伤惨重，能参加战斗者所剩无几，也不能再去增援。

日军第6师团和独立第9旅团在青山市以北的重围中血战到1月12日，大部被歼灭。后来，在日军大批九七式轰炸机的轰炸掩护之下，神田师团长才得以带领残部，丢掉大批的尸体和伤员狼狈逃出重围。

1月15日，阿南惟几指挥进犯长沙剩余的残兵败将在飞机和炮兵掩护接应之下，终于艰难逃过了新墙河。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了。

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

敌重伤 23003 名；

阵亡 33941 名；

俘虏松野荣吉中队长以下 139 名；

伤亡遗体共
56944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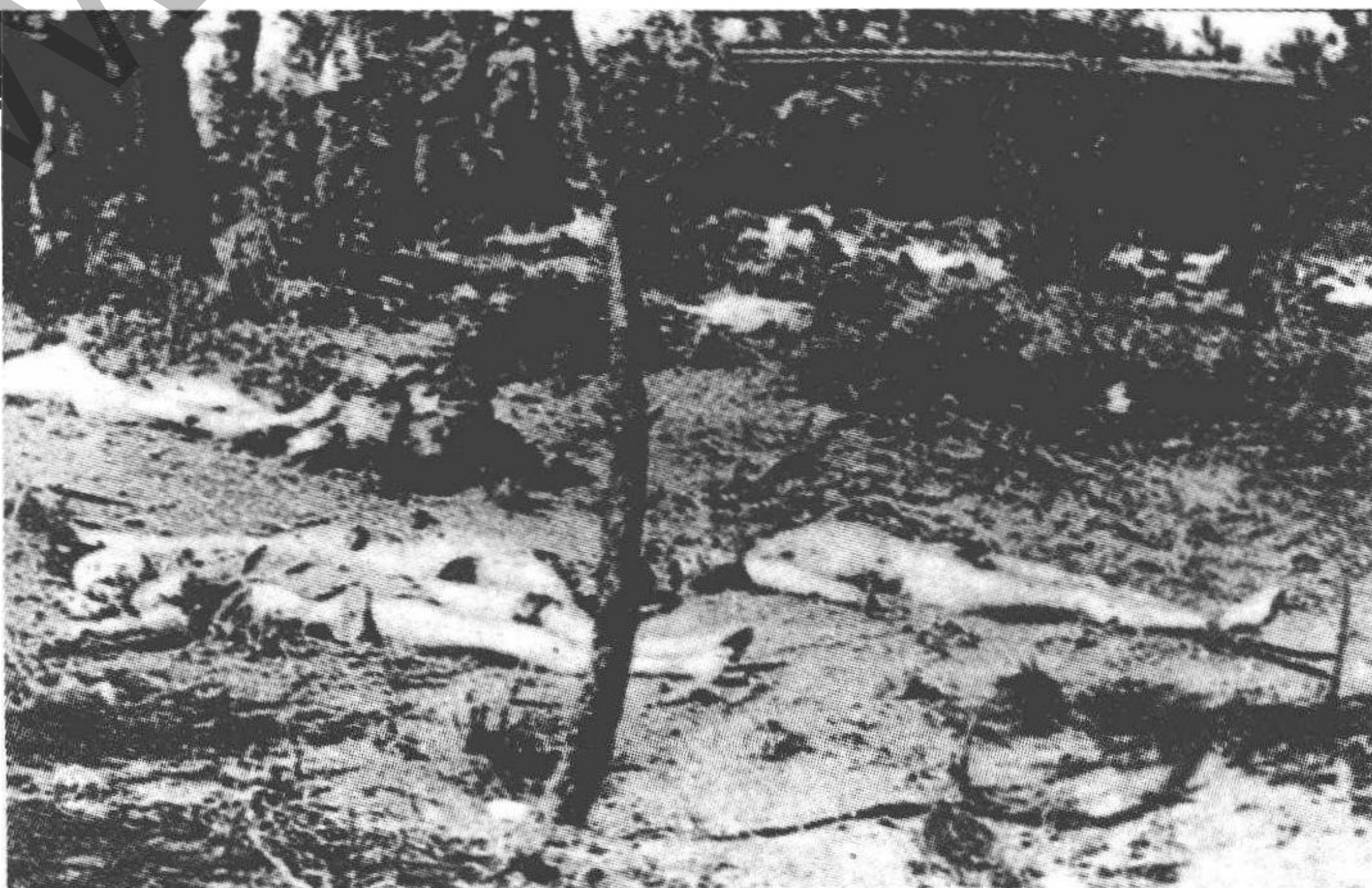
日本方面公布的
数字：

战死 1591 人，
其中军官 108 人；

战伤 4412 人，
其中军官 241 人；

死伤马匹
1766 匹。

双方的数字又



在福临铺一带日军死伤遍地

是这样的悬殊，如果说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有水分，那么日军的数字是否又真实呢？未必。

1月16日，面如死灰、精神沮丧的阿南惟几返回汉口。18日，他在军司令部会议室设置灵堂悼念死者。一时间，悼念死人、治疗伤残成了阿南惟几的重要工作。

若干年后，日本防卫厅在编写的战史中对长沙会战曾作了这样的检讨：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失败，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和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原因，在于错误地判断彼我的战斗力量。

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得以恢复。”

日本的战史写得含蓄，就是它从不承认自己失败，这同它在中国的罪恶劣迹一样，也是躲躲闪闪，不痛快承认。如果能把它失败的惨相和它在中国的罪恶活动真实记录下来，也算是对那次战争作了一次认真的检讨。

这次胜利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在同盟国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美等国给国民政府发来了贺电，国内掀起了庆祝胜利的活动。

1942年1月7日，桂林《力报》发表评论：

敌人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我们的部队布置得当，以及我们的战术运用得法，加上我们旺盛的战斗意志，就可以在理想的地区内注定敌人的命运——使得敌人遭遇到我们预期中的失败。

同年1月31日，《阵中日报》发表评论说：

此次长沙会战，可使全国将士心理上为之一变。因为过去一般人都有这样的错误心理，都是说敌人的箭头画向谁，谁就倒霉，如像是敌人只要以主力出攻，谁都挡不住的。此次可以证明你只要有卓越之指导，必死的决心，一样也是攻不动的。

长沙会战胜利的影响这样大，连薛岳也未曾想到。战后，长沙军民召开庆功大会，蒋介石在南岳开会进行表彰，薛岳被授予国民政府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勋章。此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罗斯福总统又向薛岳授了独立勋章。

但是，薛岳不应忘记站在三湘大地上的湖南人民！

第三节 浙赣会战

一、战略企图、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1942年4月18日，由杜立特率领的美国特别飞行中队16架B-25中型轰炸机，从由第16特混舰队护航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后，飞至中国浙江的衢州等地机场降落。这次突然轰炸引起日本朝野和本土陆、海军的极大震惊，对本国的空防能力产生怀疑：16架轰炸机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居然能在大白天在日本的主要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而一架都不被击落，开始感到本土已不安全。日本大本营为防止中、美空军利用中国浙江一带的机场对日本本土实施“穿梭式轰炸”，当日即决定摧毁中国浙赣线上的空军基地和前进机场。

1942年4月21日，日本大本营通知中国派遣军“中止泽田茂第13军的作战（第19号作战），准备浙江作战”。当时第13军已经下达了定于4月25日开始的第19号作战命令，因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向杉山元建议：“目前19号作战已准备完毕，一旦中止，将造成统帅上的困难，仍望按原计划执行。”22日，杉山元答复说：“根据全面形势，必须立即摧毁浙江机场群。为此，立即中止第13军的第19号作战，迅速转入摧毁机场群作战。”4月30日，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621号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尽快开始作战，主要是击溃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敌利用该地区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同时下达了“大陆指示”第1139号指示：“预定以地面兵力攻占的敌主要航空基地，主要有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敌机场群及其各种设施；对于其他机场群，则根据我航空兵部队情况，及时控制或破坏。”“攻占上述丽水、衢州、玉山附近敌机场群后，在一定时期予以确保。在形势不允许确保时，可将机场及其他各种军事设施和主要交通线等予以彻底破坏后，返回原驻地。”使用兵力，“以第13军的主力 and 从第11军及华北方面军抽调的部分部队组成，以40余个步兵大队为骨干。”

畑俊六和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对大本营的作战企图及兵力部署颇有意见，认为破坏机场后再撤回来，很快即可修复利用，而且仅以击溃敌军为目的也太消极。于是决定改变作战目的及部署，增大使用兵力，扩大作战规模：“以歼灭第三战区之敌为主要目的，占领飞行基地为次要目的”，“以约80余

个步兵大队为骨干”，以第13军使用58个大队“从杭州方面向东部第三战区进攻”，以第11军使用27个大队“攻击西部第三战区军，以策应第13军”（6月中旬华北方面又将2个大队增调给第13军，总计使用兵力达87个大队，约为大本营原定方案的两倍）。虽然派遣军没有足以固守预定占领区的兵力，但为了使该地区的机场群不再为中国空军使用，要固守新占领的金华地区，“并在该地附近部署部分打击兵力，以便随时可以发动新的进攻”；又由于“作战地区并不仅限于浙江省，远至江西省，甚至企图打通浙赣线，作战名称也从原定的‘浙江作战’改为‘浙赣作战’”。

为了迅速开始进攻，中国派遣军令第13军不必等待华北方面军增援部队集结，5月15日开始行动；令第11军于5月末开始行动。

第13军于5月11日7时下达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

1. 我军决定于5月X日对正面之敌开始发起进攻，首先为了捕捉并歼灭安华街、义乌和长乐附近之敌，约在X+3日傍晚向诸暨、嵊县西南方地区前进。
2. 第116师团、第15师团和河野混成旅团，必须在5月X+1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向建德、诸暨南方地区和陈蔡市北方地区前进。
3. 第22师团必须于5月X日拂晓突破正面之敌阵地，主要通过沿曹娥江地区向长乐东北方地区前进。
4. 第70师团必须于5月X-1日日落后开始行动，从奉化方面向新昌南方地区前进。
5. 第32师团必须于5月X+1日以后，以部分兵力通过富春江右岸地区，主力则通过左岸地区，基本上沿第116师团的后方前进。

12日，第13军下令确定X日为15日。

各师团遵照军的命令行动。截至13日，属于第一线兵团的4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团已全部展开在从余杭附近至奉化附近约150公里之间，在此线集结后，准备发起进攻。各师团集结的位置是：第70师团在宁波、奉化；第22师团在上虞、绍兴；河野旅团在绍兴；第15师团在萧山；第116师团在余杭。由华北调来的第32师团，已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杭州集结。小蕰江混成旅团在杭州。

1942年4月下旬，军事委员会发现第3战区当面日军自本月中旬以来调动极为频繁，判断日军有可能向金华、兰溪、衢州地区发动进攻，于是从第9战区调第74军、第26军两个主力军及装备精良的预备第5师加强第三战区，作为其机动部队。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副长官上官云相进驻淳安，指挥驻钱塘江北岸各部队；命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指挥钱塘江南岸各部队及金华、兰溪守军。后又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电令，另行组建第25集团军，以

李觉为总司令，进驻缙云，指挥浙南各军。第3战区还根据掌握的敌情，制定了一个预计在金华地区与日军决战的保卫金、兰、衢的作战指导方案，报请军事委员会核准备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战区为打击进犯敌人，确保金、兰、衢要地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在勾嵎山、安华、玉沙溪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予敌严重打击，尔后固守金、兰及切断敌后，诱致敌人于金、兰要点前，以主力由金华东北、西北地区，合力围击而歼灭之。务期以全力在此决战，粉碎敌人的任何企图。”^①



沿铁路进攻的日军

军事委员会5月17日复电，不同意第3战区在金华地区决战的方针，指示应在衢州地区决战。复电说：“务将王耀武军（第74军）、丁治磐军（第26军）、王铁汉军（第49军）三军集结衢州附近，切勿控置于金、兰一带被敌逐次消耗。我军方针决在衢州附近决战，不可变更。”^②

第3战区依照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于5月12日重新制定了保卫衢州作战的指导方案，并立即实施（此时日军已开始进攻）。其主要内容为：

1. 敌情判断

敌大举进攻衢州时可能以主力沿浙赣路，各以一部沿嵎县、东阳、永康道及富春江西岸，另以有力一部经余杭、分水、到淳安后经寿昌趋龙游、衢州，或经遂安、开化趋玉山，合力略取之。南昌方面必以有力部队同时进犯赣东，或更以一部由温州登陆，出丽水威胁衢州右侧北。

2. 方针

战区为击灭进犯敌人，确保衢州，以利尔后总反攻之目的有力部队，逐次在长乐、安华、桐庐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极力迟滞、消耗敌人，坚守金、兰及切断敌后，猛烈围击敌寇，严重打击敌人。尔后再诱致

^① 《第三战区抗五字第四号保卫金兰衢战役指导腹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② 《第三战区浙赣会战部署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敌人于衢州要点前，配合伏击、截击、尾击部队，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

敌如逃窜时，应勇猛追击，压迫敌于金华江南岸而聚歼之，一举恢复钱（钱塘江）南失地。

3. 指导要领

为确保衢州，预定四阶段作战：

第一阶段：为嵊县、诸暨、新登第一线及胡村、安华、桐庐、分水附近各既设阵地之作战。本阶段主（要）应以第一线守备部队逐次迟滞、消耗敌人，判明其企图，尔后应留有力部队于沿公路、铁路及富春江方面，分区分路区分任务、区分目标，伏击敌后，阻其增援。第一线部队主力则适时转进，速作第二阶段作战准备。

第二阶段：为金、兰附近之作战。本阶段应严重打击敌人，金、兰、建、寿守备部队仍应先在孝顺、墩头各附近既设阵地顽强抵抗，诱致敌人于金、兰要点前，与先期设伏部队之截击，金、兰外围部队之围击，竭力粉碎敌之企图。此时浙西方面应组有力挺进部队攻袭杭州，以收策应牵制之效。

第三阶段：为衢州附近之决战。以第86军（欠第79师）并指挥暂13师，集中战区炮兵，死守衢州既设阵地。我决战之主力则控置衢州南北山地较远地带。切戒为敌吸引或过早使用，务使敌人被诱至于衢州要点前，依陆、空军协同，步炮配合，拒止敌人于阵地前，乘其攻势顿挫疲及时，始以主力进击南北山地，合力围击、夹击、伏击、尾击、截击而歼灭之。此时敌后设伏部队，应发挥效力于最高度。浙西挺进部队应乘虚袭占杭州，至少亦须截断沪杭交通，促成衢州战役的全胜。

第四阶段：为追击作战。敌攻衢州遭惨重打击后必迅速逃逸，我应不失时机，勇猛追击。此时敌后留置部队应彻底破坏敌后交通、通信，总预备队应以一部行超越追击，断其归路；其他部队则勇猛追击，相机包围或压迫敌于金华江南岸而聚歼之。

（1）如敌一部在温州登陆西犯，应勿使其突过青田、丽水。

（2）南昌方面，如敌以有力部队在猛扑金、兰、衢的同时渡抚河来犯，应节节抵抗及节节设伏，与第9战区友军的尾击密切配合，诱致敌人于鹰潭既设阵地前，合力围击而歼灭之。鹰潭须始终确保。

（3）如敌使用主力于衢江南岸，总预备队及衢江北岸部队应适时转用于衢江南岸，形成铁锤；如敌使用主力于衢江北岸，其抽调转用办法相同。如此南北夹击，协力击灭进犯之敌。

（4）在敌进犯全期，战区其他方面部队应积极活动，策应本会战，挺进

杭州。截断沪杭交通尤应努力实行。

(5) 如敌攻占金、兰后暂时就地整补，不即攻衢州，等其整补完毕再攻衢州；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推进时，我敌后游击伏击部队应以全力袭扰，使其无法整补或稳步前进而陷于脱节，再视情况转移攻势。

4. 兵团区分及任务

(1) 第70军：辖第70军、闽江江防司令部、闽保纵队守备及福州、漳州、泉州各地之确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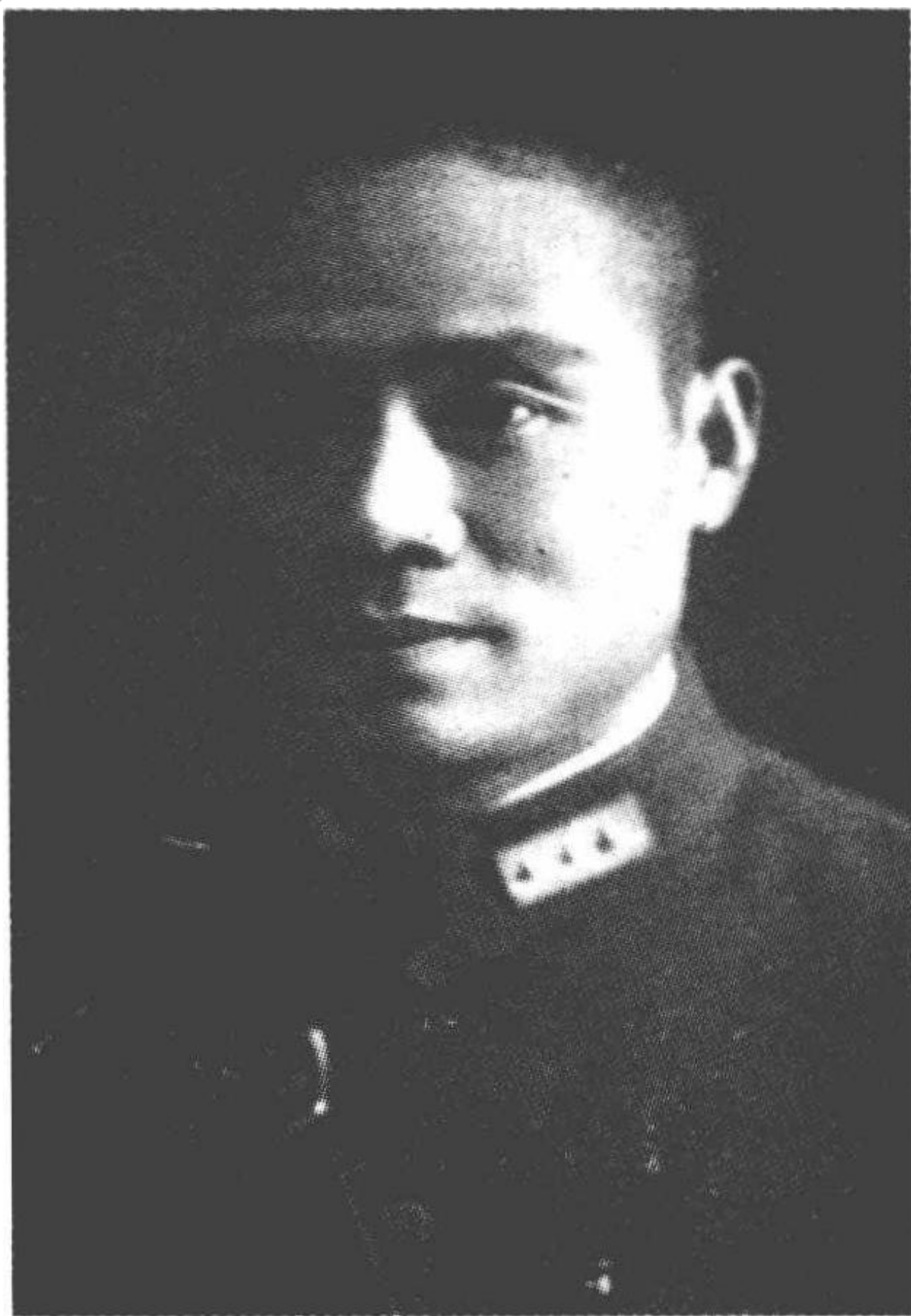
(2) 第25集团军：辖温州守备区、台州守备区、三象地区、四明山、会稽山游击队和暂9军、待命配属的第88军，担任浙东沿海守备，嵊县及富春江以南的敌后游击特应对东阳至永康及萧山、诸暨至金华公路、铁路两侧地区作伏击、袭击诸准备，阻其增援，策应我主力作战，乘胜协同友军恢复钱南失地，并于5月起负责指挥。

(3) 第10集团军：辖第88军（欠暂32师，该军衢州决战时待命改归第25集团军指挥）、第79师（并指挥挺进第1纵队）、第63师和衢州决战时归该集团军指挥的第74军、第86军（欠第79师，附暂13师）担任保卫金、兰及衢江以南之作战，应尽全力设伏阻敌增援，协同第32集团军击灭犯衢之敌，乘胜协同友军一举恢复钱南失地。

(4) 第32集团军：辖第1游击区（辖第28军，欠第192师、第1游击纵队、独立33旅）、第25军（欠第52师、第40师）、第74军、钱北军、忠义救国军及境内地方武装，担任沿富春江、桐江、兰江、衢江以西地区之作战，应全力在上述各江及新安江两岸设伏埋雷，阻敌增援，确保淳安。另以有力部队挺进杭州，协同第10集团军击灭犯衢之敌，乘胜协同友军一举收复浙西失地。

(5) 第23集团军：辖第2游击区（辖新7师、挺进第2纵队、江苏保安第9旅）、第50军（欠新7师）、第21军（欠第146师、第147师），担任苏南、皖南之守备，并尽可能抽调部队，以供战区其他方面之用。第147师开贵溪，尔后归第100军指挥。

(6) 第100军（欠第63师，并指挥第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147师、鄱阳湖警备司令部)担任赣东方面之守备,确保鹰潭。状况许可时,应抽出一部参加衢州战役。

(7) 战区直辖部队:第49军(欠暂13师)控制在衢州西北石梁市、源川口一带,对杜泽、上方方向应特别注意搜索警戒。空军美志愿队,特种兵配属另定。^①

二、炸死了酒井直次

1942年5月14日至17日,展开在奉化、上虞、绍兴、萧山、富阳日军第13军第一线部队先后发起进攻。其主攻方向在浙赣路东日军第70师团于5月14日夜从奉化、溪口地区开始行动,经枫桥镇向义乌方向进攻;第15师团于5月15日夜从萧山附近渡过浦阳江,沿西岸南下经诸暨向浦江方向进攻;第116师团指挥原田旅团于5月16日晨从富阳西北方沿富阳江西岸向建德方向进攻;第33师团于5月17日14时从富阳出发,在第116师团后方前进。

各路日军在进攻途中遭到守军冯圣法暂9军、范绍曾第88军和曾戛初预5师等部队不同程度的节节抵抗,至17日分别进至大市聚、长乐、诸暨以东和新登附近地区。日军第13军侦知在安华街、长乐、义乌间集结有第3战区有力兵团,判断第3战区的企图为守卫金华和兰溪,遂决定将进攻重点仍保持在左翼,一举捕捉并歼灭安华、长乐、义乌附近的中国军队。

18日晨,泽田茂率军战斗指挥所人员乘大型机艇从杭州溯浦阳江向临浦前进,在义桥附近触雷,机艇沉没,指挥所人员死伤数十人,指挥所遂停留于义桥。当日中午侦知当面守军暂9军等开始向东阳东南地区撤退,于17时又补充下达指示,令第15师团、第70师团、河野旅团向金华以东地区追击;令第22师团进出武义东北,切断守军退路。

战斗至5月24日,守军暂9军在长乐、东阳附近各既设阵地,第88军在安华、义乌及浦江各既设阵地给予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后分别向东(阳)永康)公路两侧和金华以北地区转进,对进攻日军实施侧击、伏击,进行牵制;守军预5师在兰溪、芝厦南北之线以坚强的阻击战迟滞日军后,向建德东南转移。日军第70师团由永康转向西北,进至孝顺以西地区;第22师团于21日占东阳,22日占永康,后向西转进至武义西北;河野旅团进至金华东南;第15师团于22日占孝顺,后进至孝顺以西地区。日军各部队均已到达

^① 《第三战区浙赣会战部署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金华、兰溪外围地区，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5月24日，日第13军发现金华城内有大火，又根据飞行队及各部队的报告，判断金华附近守军已开始撤退。为迫使其进行决战，第13军决定将进攻重点移至右翼，以一部兵力进攻金、兰，以主力向衢州追击。当日下午下达了甲第88号作战命令。主要内容是：令第70师团“立即攻克金华和兰溪，然后在该地附近集结兵力”；令第15师团“派部分兵力监视兰溪之敌，主力向衢县西侧地区追击”；令第32师团由右翼展开，与第116师团“一面随时击溃敌军，另一面向衢县西方地区追击”；令河野旅团及第22师团“立即开始行动，向衢县追击”。

同日，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判断当面日军将以主力由岭下朱、孝顺、曹宅及浦江、兰溪大道进攻金、兰，另各以有力部队从武义、汤溪大道及兰江以西地区直趋汤溪、龙游，企图切断金、兰后方联络线，当即令冯圣法暂9军转至东阳、永康、金华公路两侧地区侧击牵制日军。方日英第40师兼程由更楼镇（白沙西南）开龙游、湖镇间地区，统一指挥罗哲东暂13师在汤溪、龙游一带占领阵地，对东警戒。新30师由集团军直接掌握。第88军速派有力部队占领金华江北岸，掩护金、兰后方。此时第79师、第63师已归第88军统一指挥，该军军长何绍周已抵金华北山指挥。集团军总部亦移到龙游三叠岩。

25日，日军第22师团进至古方，26日逼近汤溪，与第40师、暂13师展开激战；日军第116师团攻占寿昌后与第32师团并列继续南下。26日，其先头部队已进到衢江北岸的航埠附近。第40师及暂第13师被迫向龙游转进，经苦战，龙游被日军攻陷，金、兰后方已受到严重威胁。第10集团军已令第40师转至大洲镇防守，暂13师转至灵山镇防守，掩护集团军右翼安全。在日军第22师团后跟进的小藺江旅团（由华北方面军第26师团及第37师团各3个步兵大队组成，24日到达诸暨）已进至武义附近。

金华方面：日军第70师团及第22师团、河野旅团一部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于25日拂晓开始向段霖茂第79师外围阵地进攻，并以一部向竹马馆迂回，进攻第79师右侧背。26日全线竟日激战，日机数十架在阵地上空轮番轰炸，并在金华东关附近投掷喷嚏性毒气弹多枚，掩护其步兵冲击。至黄昏时，守军第79师防守外围阵地的第235团和挺进第1纵队被迫向金华西北阵地转移。27日至28日，战况愈趋激烈，日机在城垣上空轮番轰炸，守军核心阵地工事全被摧毁。为挽救败局，第79师曾从王牌、项牌右侧向日军实施反击，亦未奏效。日军于28日晨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第79师官兵与日军激战达4小时之久，终因阵地大部落入日军之手、伤亡过重，只得于黄

昏向北山、大盘山突围，金华遂被日军攻占。

兰溪方面：日军第15师团第60联队在飞机30余架掩护下，25日拂晓向百坎尖、高圣尖、石廓山之线守军赵锡田第63师外围阵地展开进攻。第63师官兵坚强抵抗。26日，沿兰江东岸南下的日军第15师团一部协同正面日军围攻兰溪城，27日竟日猛攻，第63师外围阵地全被攻占，兰溪城陷入混战。28日守军第63师不得已陆续向城东白石塘一带突围，于是兰溪被日军攻占。日军第15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于28日上午在距兰溪1.5公里处被地雷炸成重伤，旋即毙命。日军战史称：“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

5月29日，日军进攻金、兰的第70师团留守金、兰，第15师团向龙游地区前进；第13军其他各师团已进至龙游南北之线集结，准备进攻衢州。范绍曾第88军指挥的第79师、第63师及新21师、挺进第1纵队亦均已到达预定地域，继续以侧击、伏击遮断日军增援及补给路线，策应衢州战斗。原在汤溪、龙游地区防守的暂第13师及第40师分别转移至灵山镇、大洲镇附近。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已移至福建建阳，在崇安境内武夷山上的武夷宫设立战区指挥所。

三、衢州及浙赣沿线战斗

第3战区第88军的赵锡田第63师等部在金华、兰溪一带抗击日军时，战区对衢州地区的防务，在原计划基础上作了适当的调整：令第10集团军指挥莫与硕第86军、王铁汉第49军、王耀武第74军担任衢州及其以南地区的作战，指挥所位于后溪街；令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指挥张文青第25军、萧之楚第26军担任衢州以北地区的作战，指挥所位于常山（旋又移至华埠）。其作战方针是：以1个军固守衢州，诱敌胶着于衢州外围，尔后以4个军实施南北夹击，包围日军而歼灭之。其具体部署为：第86军并指挥第40师固守衢州城郊及其以南的大洲镇；第74军位于大洲镇东南的溪口、湖山、湖南地区；第49军位于衢州以西的招贤、航埠地区，其暂令第13师位于北界、灵山一带，掩护第74军右侧翼；第26军位于衢州西北的峡口、芳村地区；第25军（欠第40师、第52师，指挥第145师、第146师）位于峡口以北的大同、上方地区。

以上5个军，5月底以前均已先后到达了预定的地区，进行战备。

5月30日，日军第13军侦知第3战区在衢州附近集结兵力，判断第3战区军“企图进行顽强抵抗”，于是设想“将第15师团转移到衢江南岸地区，保持重点于左翼，由衢州两侧地区突破并分割敌阵地，一举歼敌于战场”。同时“将小藺江旅团对丽水方面的作战推迟到衢州进攻战以后再开始，而将该

旅团调至龙游附近（该旅团5月10日已在永康、武义间集结），防备北方的第26军及南方号称精锐部队的第74军的侧击”。

6月1日，日军各部队均已到达规定的进攻出发地位，第13军战斗指挥所也由金华推进至龙游。6月2日，第13军令小藺江旅团派出1个支队（以1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中队为基干组成），进至灵山镇附近，对南方警戒，掩护军的左翼侧；令第70师团以一部兵力担任龙游警备，并确保至金华的后方交通线。与此同时，其他第一线各部队均派出一部兵力驱逐守军的警戒部队及攻击守军的前进阵地。至当日晚，相继进至守军主阵地前沿阵地之前。6月3日拂晓，日军第32师团、第116师团在衢江以北，河野旅团、第15师团、第22师团在衢江以南对衢州发起全线攻击。当时负责衢州城郊防守的莫与硕第86军兵力部署为：陈颐鼎第67师附曹振铎第16师的第46团主力及1个独立炮兵团，防守衢州城东南樟树潭、西伯陇及飞机场等处据点群阵地；第16师（欠第64团）附1个山炮营，防守衢州城西北茂坞、九里山一带据点群阵地；第16师第46团第2营防守衢州城核心阵地；第86军军部及直属队位于衢州城内南部。

衢江以南守军第一线的张灵甫第58师、方日英第40师及第67师分别与日军第22师团、第15师团及河野旅团激战终日，第58师撤至黄坛口一带，第40师及第67师先后撤至乌溪江西岸防守。至傍晚时，日军各部队均进至乌溪江东岸，其第15师团一部突进至乌溪江西岸，迫使第40师再退至棠埭坞。

衢江以北守军第16师在茂坞、孔家山等处阵地全被日军第32师团攻占，部队大部溃散及伤亡，师长曹振铎率残部退入城中与其第64团会合。日军第32师团一部进抵距衢州城北门仅2公里、衢江北岸龚家埠一带；其主力继续进攻石梁市附近阵地。守军应鸿纶第105师退至西镇。

负责固守衢州城郊的第86军军长莫与硕见形势严峻，竟以收容第16师溃散部队为借口擅离职守，出城向江山方向逃去，军直属部队亦大多随之离去（本会战后，莫与硕和其参谋长胡炎被判有期徒刑5年，曹振铎亦以作战不力而被撤职）。衢州防守战斗由副军长陈颐鼎接替指挥。

第3战区认为衢州主力战斗已经开始、决战时机成熟，于当日晚下令各部转移攻势。其命令的主要内容为：

（1）战区决心确保衢州阵地，消耗疲惫敌人，着控制在衢州南北之主力，于明日（4日）拂晓前完成出击准备，以衢州阵地为轴，夹击歼灭敌人。攻势转移时机另定。

（2）各集团军的任务如下：（李觉）第25集团军，除原有任务外，（黄权）暂32师即日开始行动，切断东阳江水道并牵制敌人；（冯圣法）暂9军

主力应努力向汤溪、龙游敌后挺进，切断龙游以东敌水陆交通。

第10集团军，应严令第88军切断敌后方联络，督饬衢州守军死守阵地，并即推进第74军，预定以衢州阵地为轴，由大洲镇及其以西地区转移攻势，压迫敌于衢江南岸歼灭之。为策衢州阵地南翼之安全，应以第49军的第26师主力占领岭底背亘西山之线，尔后迅以第74军派队接替，使该师归还为战区预备队。

第32集团军，应严令富春江左岸各部队努力切断敌后联络，巩固淳安、寿昌要点，并确实掌握石梁市。以第26军分由石梁市、外宅村、杜泽、峡口市、叶村市、后徐镇等处出击，置重点于石梁市一带地区，攻击敌侧背，压迫敌于衢江北岸而歼灭之。由杜泽以东进出之部队，应先期出击，使重点方面之决战容易奏功。

第49军（欠暂13师）除第105师之1个团应固守常山港北岸、柘溪村至石梁市（不含）之线外，该师主力迅速进出常山港，集结航埠以北地区；第26师主力暂归第10集团军指挥，占领岭底背亘西山之线，俟交防第74军后，仍归还该军，控置后溪街及江山港以北地区，保持机动。又该军对江山港、常山港与衢江合流处以西地区应负责警戒，保障衢州阵地西侧之安全。

当日军重兵扑向衢州之际，蒋介石再次严令衢州防守部队的高级将领，没有他本人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部队，否则视为逃避畏战，按照连坐法处治，他又命令留在敌后的各部队，此时应立即全力发动袭击与突击，除破坏敌后交通运输与通信以外，并对每一个县城与重要镇市发动不断的袭击和占领，使敌军不得不到处留兵设防。他要求每一个师每一团必须各袭占附近的县城，沿公路铁路的重要镇市要成为首选目标。

战至半月以后，李觉第25集团军留置暂编第9军所辖暂编第32、34、35三个师于金华江、东阳江以南地区，主要是担负东阳、浙赣路金华至汤溪段及东阳经永康至金华公路敌军补给线的袭击、突击、设伏、破路、布雷。第10集团军留置第88军辖第79师、第63师、新编21师，挺进一纵队于浙赣路两侧及富春江、桐江以南、兰江以东之间地区，主要破坏富春江、桐江、



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

兰江水道右岸及浙赣路萧山至金华段敌人补给线。新编30师位置于汤溪、龙游以南地区，主要担负浙赣路汤溪至龙游段敌军补给线的袭击，突击、设伏、破路、布雷等任务。第33集团军留置第192师、独立第33旅、第1游击区第一游击纵队及第62师一部于新安江、富春江以北地区，主要担负富春江、桐江、兰江水道左岸及沪杭铁路、京杭国道等敌军交通补给线的袭击、突击、设伏、破路、布雷等任务。

中国守军遵照蒋介石避免在金兰决战的指示，将主力西移后，日军即以内田兵团留置永康地区警备后方，以武内兵团为机动；大城户兵团，除以一部越过金华西甯，5月26日攻陷阳溪外，主力则沿铁道及其以南前进，与罗哲东暂编第13师及方日英第40师主力，先后展开激烈战斗；另由兰江南下的日军一部，到达衢江北岸的游埠附近，向游埠攻击。中国守军被迫转进龙游，一度陷于苦战。27日日军攻陷龙游，即向衢州东南地区集结，与从北山杀出的第74军王耀武部发生接触。

攻占兰溪的日军酒井兵团，则沿衢江两岸地区西进，于27日会攻陷龙游后，沿衢州以东铁路两侧地区，向衢州正面进军。日军井出兵团在攻克寿昌后，大部进出于衢江北岸的硖口、杜泽、莲花市一带，与固守衢州的第86军及第26军各发生局部战斗。

暂编第13师在灵山镇与日军河野旅团一部接触。第40师除沿铁路南侧与日军逐次发生战斗外，随后分向大洲镇及衢州以南石实街附近转进。第74军在衢州以南的黄坛口、溪口街、湖山镇、芦头一带；此时第49军在衢州以西的招贤镇附近；第26军则位于衢州西北的浮河村、芳村镇一带；第25军于寿昌以西的寿勘头、大同镇、上方镇地区，以外弧形态势，准备对进犯衢州的日军，实行夹击而达歼灭的目的。

赣东日军为策应衢州方面的作战，于30日起，集结兵力三万余人，自南昌渡抚河向东进犯；同时由浙东西犯的日军与机械化部队配合，兵力相当雄厚。蒋介石此时认为，在衢州与日军决战，难获预期目的，乃于6月3日下令，以第86军吸引日军于衢州附近，其余避开铁道正面撤至两侧山地，日军沿铁道蛇形侵犯时，实行分段截击。但是，第86军面对强大日军，众寡悬殊，军长莫与硕率全军在衢州坚持苦战，几次突围未获成功，直至6日拂晓前，才由南门突出重围，衢州逐陷日军之手。

赣东方面的日军，为策应浙江日军的作战，自5月下旬以来，陆续集结诸多兵种，约三万余人，于南昌附近分为大贺、柴田、高桥三个兵团，及竹原、岩永两个支队，由驻南昌的日军第11军长阿南惟几指挥，向中国守军防地进犯。

日军左翼的大贺兵团，以第34师团为基干，于5月31日晚，分别由谢家

埠亘李家渡之间地区乘橡皮艇渡过抚河，向东进犯，当与刘广济第100军之朱惠荣第75师接触时，第75师抵挡不住日军的战车，6月2日让开道路将进贤拱手让给日军，3日日军攻陷将军庙，6日占领东乡，9日攻占邓家埠，13日进犯鹰潭，第75师于日军攻陷进贤后，除以一部对日军进行逐次抵抗外，主力按预定计划向鹰潭以西既设阵地转进，与徐元勋第147师主力协力对日军抵抗。15日鹰潭失守，16日贵溪又被日军攻占。

日军左侧竹原支队，企图牵制中国守军唐式遵第23集团军沿江部队。自6月2日，开始集中舰艇向鄱阳湖沿岸及信河北岸地区上陆窜扰，是日攻陷都昌。6日另以一部攻陷余干，企图向余江方面策应沿铁道东犯的日军，先后与中国鄱阳警备部队及保安团队发生激战，9日黄金埠失守，15日瑞洪失守，16日余江失陷，28日鄱阳失陷。鄱阳湖及信河水陆交通线，被日军控制使用。

日军中央高桥兵团，以第3师团为基干，6月1日，由温家圳亘李家渡之间渡越抚河，向临川、浒湾、金溪进犯。此时，夏楚中第79军奉命由赣东星夜驰援，准备参加鹰潭战斗。3日，赵季平暂编第6师先头部队在同源墟、展坪墟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无法东渡抚河，乃由向敏思第98师派兵一部及军工兵营进守临川，4日与日军展开竟夜巷战，5日晨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敌众我寡，临川被日军占领，同时，浒湾，金溪发现日军便衣队。6日中国守军全线战斗均不顺利，在敌进攻之下，只得向秋浦、油顿、茅桃线上逐次进行抵抗，后退。日军于8日进到崇仁，9日攻陷宜黄，并经棠阴、襄塔向南城进犯，至11日，日军突破79军阵地，从三面猛攻，郭礼伯第194师顽强抵抗，在敌飞机重炮轰击下伤亡惨重，21日晚南城不守，防守部队转移硝石附近整理，3日以后，推进至万年桥南与日军对峙。

日军右翼柴田兵团，5月30日向中国守军抚河西岸梁家渡、市汉街阵地进攻，赣保安纵队一部奋起迎击，激战至6月1日黄昏，守军不支转移到高公岭、广福圩、三贤湖之线；同时以主力在虎头峰、白土圩、大港口之线占领阵地，进行逐次抵抗，4日下午与日军在既设阵地处发生激战；梁德奎新11师以一部增援，激战至5日，拼死不让，敌攻势顿挫。6日增援的日军陆续赶到，加强攻势，7日中国守军右翼阵地被突破，日军插入崇仁，与其中央兵团会合，一部与中国守军新11师主力对战。自15日起至7月5日间，日军乘中国守军第4、第79、第58等军反攻宜黄、崇仁，临川、浒湾之际，曾企图围歼第58军的新10及新11两师于潘桥附近。日军将第34师团及独立第14旅各一部，由崇仁、临川、三江口向中国军队反攻。其由三江口增援的日军，其先头部队于16日抵丰城、樟树与守军赣保安纵队战斗，7日，日军派出便衣队窜至赣江西岸的蛟湖；另一股日军抵达新淦北的永泰、石口附近，遭到孙渡第58

军一部的阻止，日军南犯企图被击破。

浙东日军于攻陷衢州后，留下一部分清扫战场，其余分两路继续向西进犯。以大城户兵团为左路，沿铁道向西挺进，于6月11日攻占江山后，沿江山、浦



中国军队严守阵地，随时歼敌

城未来及破坏的大道南进；另一部乘中国军队转进苦战之际，向广丰侵犯。暂编第13师边退边抵抗，日军于13日攻陷广丰之后，与第74军、第49军展开拉锯战。

日军井出兵团为右路，沿常山港进犯，于9日抵达尾山，12日攻占玉山，再沿铁道线挺进时，与第26军战斗后，15日侵占上饶，并企图打通浙赣全线，中国军队全力尾随其后袭击，日军未能得逞。

自6月中旬以来，第3战区各军互相掩护转进，东自硖口、仙霞岭、广丰、上饶沿信河南岸，西迄汪二渡之线，已完成攻击部署，顾祝同向各部队下达新的作战命令：

（一）本巧丑起敌续向我五峰山及广丰东南信河南岸阵地猛犯，经我第57、第105两师坚强抵抗，敌攻击已成顿挫。

（二）战区决本巧申转移攻势，先歼灭五峰山及广丰东南、信河南岸之敌，乘势收复广丰；另以有力部队攻略上饶。

（三）第10集团军应即刻转移攻势，围歼突进之敌，晚将第26师五角塘以西守备交由第26军第44师接替后，结集第49军力量，乘势攻占广丰，进出高眉山、王场尖、观音桥之线。

（四）第32集团军，迅饬第26军之第44师，本巧晚接替第26师五角塘以西守备，并分别指派有力部队进出信河南岸，协力第10集团军广丰之攻略，并牵制上饶敌人向广丰增援，相机攻略上饶，进出上塘顶、水阁家、王黄东阁、八都街之线，第25军张文青即率第108师兼程南下，向玉山方向之

敌猛袭，相机攻略之。

(五) 第10、第32两集团军之作战地境，改为黄柏坑、源口东、镇坑东、陶家五角塘、西山观、广丰西侧、上塘顶、大南桥、华山、乌沙岑之线，线上属第32集团军。^①

各部队接令后相机出击。此时日军为确保安全，不断与第74、第49、第26各军于峡口以西山地和杉溪、广丰、上饶以及信河南北岸地区，发生局部争夺战。日军三个联队兵力被击溃，于6月下旬以第15师团主力增强广丰防务，以第23师团增援上饶，协同第32师团西犯，于7月1日，与赣东进犯的日军会合后攻陷横峰，浙赣线被敌逐次打通。

进入7月，浙赣线两侧中国军队发动局部攻势。7日，王琄第192师，收复新登，并将富春江日军背后交通线截断；15日，第192师又克复桐庐；19日，刘薰浩第62师攻占了建德。日军感到兵力疲竭，顾此失彼，所占领地区不易确保，武内兵团的原田旅团被迫向兰溪撤退。朱惠荣第75、顾宏扬第108、徐元勋第147等师，于18日和19日，先后克复横峰、弋阳，日军分窜贵溪、上饶；同时赣东中国军队围攻南城，16日攻克金溪，日军第13师团一部后退浒湾，第34师团据守贵溪以西地区，已呈溃之势，一度被打通的浙赣线，终于又被切断。

当日军主力西进期间，留在敌后的中国军队乘机封锁敌后，发动全面袭击。于6月1日起，相继克复寿昌、永康、浦江，18日一度克复武义。日军攻克衢州、广饶之后，深感兵力不足，后方空虚，急忙抽调第60师团的一部，回窜浦江，担任北山地区对中国军队第88军及守金兰转进各部队的作战。与此同时敌企图破坏丽水的飞机场，并觊觎瓯江一带的物资。以内田兵团所辖的第70师团，指挥小兰江旅团及奈良支队，于19日再度向永康、武义发起攻击，攻陷后分兵进窥丽水，与浙江保安纵队及暂编第9军展开激战。奈良支队于24日晚，以主力占领丽水城；一部抵至碧湖担任警戒，小兰江旅团于7月9日，沿瓯江攻陷青田，11日陷温州。16日日军数千人经温州乘舰艇进犯。28日中国军队进击温州，日军一部据守城垣，挟满载物资的船只数十艘回撤，青田又被该股敌人攻陷，暂编33师29日再度攻克青田，残敌向丽水撤退。

日军在广饶正面受到严重打击，以武内兵团所辖的原田旅团，于8月1日，由龙游南进，攻下遂昌后，转犯松阳，与奈良支队会合，2日攻占松阳，企图向云和进犯，第88军奉令由北山后调整补充，到达云和附近，立即协同暂编第9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军事档案。

军南北夹击该敌，阻止敌人于石仓源、洋坑埠、三马排一带，展开激战。

此时中国军队准备西移，当王耀武第74军交防王铁汉第49军之际，日军河野旅团自江山、第15师团一部自八都镇向浦城方面，以陆空协同猛烈进攻第49军阵地，6日会合攻陷峡口，7日攻陷保安街，8日占领仙霞关及关帝庙，与松阳方面的日军遥相呼应，企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直逼闽北，经应鸿纶第105师强硬阻挡，不能获逞。9日中国军队向敌开始反攻，克复仙霞关、保安街，10日克峡口，恢复原来阵地，并乘胜向八都、江山追击。浙南范绍曾第88军于10日攻克石仓源，日军退至松阳固守。上饶以南萧之楚第26军，先后于上官桥、冷滩、坑口等处，同日军展开顽强壮烈的生死激战，予敌重创，敌不得不退回上饶城。

因前一段仗打得不尽如人意，没能如期完成蒋介石的战略意旨，顾祝同7月24日向蒋介石发出请求惩处电：“此次浙赣战役时，遵照指示与敌应战，终以计划变更，诸种准备及后方区处，未及遵时完成，大军转移之际，适值淫雨，路崩桥圯，行军极感困难，以致影响士气，并损失一部物资；且因地方党政机关规避责任，先期疏散，致发生少数离散士兵败坏纪律情事，经严令整饬，设法提高士气，收拾民心，并加强党政军联系，目前已渐臻安定，所有此役参战各部队长，除已择尤先后报请奖惩外，其余正在考查续报中。职负责指挥，督导未周，以致士气物资颇有损失，抚衷循省，咎实难辞，拟请从严惩处，以资整饬，临电惶悚，伏候示遵。”^①

顾祝同一肚子牢骚，在他的战区，各部队互相掩护转进动作缓慢，后勤供给跟不上部队转进的速度。空军偶尔派出几架侦察机还经常报错敌人的方位，负责破坏道路桥梁的部队往往没等自己的部队通过就将其破坏，有的部队为争抢物资而互相射击。最使顾祝同头疼的是蒋介石一再更改命令，一天几个电报搞得他无所适从。

日军深入之后兵力分散，无法集中优势兵力，为打击中国军队沿线的截击，向唐式遵第23集团军进犯，以第32师团一部自常山向北进犯开化，于8月9日攻占华埠；另一部自玉山西犯德兴，于珠川镇附近分别与孟浩然第145师激战；上饶日军第22师团窜抵郑家坊，与石照益第146师战斗；赣东日军与第34师团同时蠢动，向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各部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各部队奋勇迎击，使日军攻势受挫后与守军对峙。

8月15日，欧震第4军强攻崇仁、宜黄，将日军击退后进至临川以南的新墟、上顿渡附近，孙渡第58军进至上顿渡北及临川以西地区，夏楚中第79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军由南城参加作战。日军担心由南昌至鹰潭的交通被折断，集中优势兵力，预期于宜黄、临川之间地区，围歼第4军主力，及于抚河、赣江之间包围第58军，然后乘虚向南进犯，直逼吉安。中国军队则预期于宜黄、崇仁、铁炉头、水泰以北地区，先迟滞日军行动，待主力到达赣江以东地区时，以全力由崇仁、新淦间山地，开始反击，将日军压迫于赣江东岸地区而歼灭。

23日，南城、浒湾、临川的日军三面向临川南第4军包围攻击，第79军主力在棠阴正面由东向西，攻击日军左侧；第4军于29日转移宜黄西南山地，攻击日军右侧；第58军除以一部向龙骨渡方面攻击日军后方外，主力向西转移。中国军队既获取外翼之利，处处于敌人夹击，日军左突右冲，伤亡极大。7月4日收复宜黄。5日晚第58军转移荷湖墟、铁炉头、焦坑、富水以西山地；第4军向三山庙、白陂、铁炉头方面，第79军主力向崇仁北之杜家园、潘桥方面分途急进。

从6日开始，第79军一部猛烈攻击南城之外，主力由崇仁方面，第4军自白陂方面，由南向北猛烈打击日军侧背。第58军由荷湖墟方面，赣保纵队由三湖方面，自西向东对敌阻击。8日，连克南城，崇仁、樟树，激战至9日，日军冒着大雨分向临川、李家渡、三江口各方面败退。第79军、第58军分别向临江、三江口方向追击日军。抚河上的水上交通已被中国军队截断，敌第34师团的一部，退据临川、浒湾困守与我对抗。

日军自8月初旬窜扰企图失败后，处境困难。顾祝同利用各第一线部队的局部胜利，发起全线反攻，在中国军队强大的反攻下，日军无法抵御，纷纷向原方向退却。

浙东李觉第25集团军方面：萧冀勉暂编第33师首先于8月15日攻克温州，敌小兰江旅团残部退至青田、丽水，向东阳继续后撤。该师于28日三度攻克青田，并于同日协同暂编第32师攻克丽水，罗君彤新21师23日攻克缙云，9月1日攻克永康。日军奈良支队被第79师猛击之后，由松阳经宣平退东阳，该师穷追不舍一路追击。8月29日克松阳，30日克宣平，9月1日克遂昌，敌原田旅团退守武义与中国守军对峙。

广信王敬久第10集团军方面：自打破敌人南犯浦城、北窜开化、西扰德兴的企图后，立即乘胜追击。预备第5师20日攻克广丰，应鸿纶第105师8月23日攻克江山，日军除以第32师团主力于衢州西郊任掩护，其第22、第60、第15各师团，及河野旅团先后经衢州向金兰撤退转向杭州方面。28日，中国军队第105师及游击纵队一部，攻克衢州，29日克龙游，30日攻克汤溪。9月上旬，日军第32师团等部队，先后调返济南原防地后，即以第22师团全部担任金兰、诸暨之间地区守备，而以第70师团主力，担任钱塘江北岸

的防务。

赣东王陵基第30集团军方面：8月19日，丁治磐第41师攻克上饶、21日攻克玉山后，停止进攻。沿浙赣西段的日军第34师团残部，经中国军队不断攻击后，陆续沿铁道向南昌撤退。顾宏扬第108、徐元勋第147等师于8月19日攻克贵溪，朱惠荣第75师于21日攻克鹰潭，唐伯寅第19师于22日攻克邓家埠，24日攻克东乡，29日第108师及赣保安团攻克进贤。

抚河、赣江之间的日军，于23日，因后方交通截断，向南昌撤退。第19师一部收复浒湾，赵季平暂编第6师收复临川。

唐式遵第23集团军方面：23日，孟浩然第145师收复常山。鄱阳湖地区的日军，自丢失贵溪后，立即分由信河及鄱阳湖向康山、南昌退却。中国鄱阳湖警备队，于8月20日收复余江，21日收复余干，22日收复瑞洪，23日收复鄱阳，24日收复都昌，恢复原阵地。

第9战区抚河西岸方面：梁得奎新11师25日收复李家渡，27日收复梁家渡，恢复原阵地。

日军此次进攻，企图破坏东南沿海空军基地，贯通浙赣线、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彻底破产。

第四节 鄂西会战

一、调回陈诚守鄂西

自反攻宜昌之战结束后，第6战区敌我对峙状态保持了一年多的时间。1942年底，希特勒德军入侵苏联之后，在苏联军民英勇的反击下，已成强弩之末，苏军已开始反攻；英军在北非节节胜利；美军在太平洋也由守势逐渐换为攻势。日军只得从中国战场上寻找出路。

1943年2月，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第757号大陆作战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应确保现占领地区之安定，并尽可能继续压迫中国军，摧毁、消灭其抗战企图。”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即着手制定新的战略，扫荡长江北岸以沔阳为中心的产粮区；相机夺取长江南岸宜都至石牌要塞，卡死长江水道。鄂西、湘北战云密布，酝酿着一场大战。

2月25日，日军先以万余人分6路侵据江北挺进军根据地沔阳、监利、郝穴等地。3月8日，日军数路渡江，分犯华容、石首、藕池等处；14日，守军反攻，展开各据点争夺战，双方互有胜负。4月下旬，各路敌增至6万余，自宜昌到石首、监利，沿江据点配置重兵有大举进犯之势。5月初，敌陷南县、安乡，时扰常德。

1943年5月3日晚，蒋介石正准备上床睡觉，此时侍从室转来昆明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的电话。陈诚在电话中说：“据报白螺矶4月27日到敌机12架，天门、岳口一带近增敌三千余人，汉川南近日增敌伪军五千余人。潜江、沙洋、沙市各据点敌军雇用挑夫运兵频繁，判断敌军有向江汉间地区行局部窜扰的企图。听说委员长要赴恩施？我请委员长准我回鄂指挥。”

蒋介石：“是的，你对第6战区的情况比孙连仲熟悉，你认为应如何应对？”

陈诚：“第一线部队及挺进军严密戒备，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并按军令部轮袭计划，不断派遣部队向指定区域积极轮番攻击破坏，并详细侦察敌情。”

蒋介石：“第二线部队要即日完成战备，务能随时参加战斗。各部队及前

后方各要点，对防空要特别加强注意。”

陈诚：“委座，20集团军方面兵力单薄，万一敌人向监利、郝穴一带进犯时，除挺进军向敌后挺进反击牵制外，不能再推进部队渡江作战，另外滨湖防区为本战区之右翼重点，一旦有失，则恢复困难。”

蒋介石：“告诉杨汉域和夏炯，孙子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一定要按既定战略执行，不要怕牺牲。”

陈诚：“此产粮区是支持我军民坚持抗战的重要基地，万一失守，第9战区、第6战区的军粮民食均将断绝供给，而该方面兵力不敷，令人忧虑。”

蒋介石：“这个问题会马上得到解决。第8军必要时推进公安附近，巩固鄂南防务外，担任部分运输任务。第29集团军应固守安乡至公安之线，第10集团军应固守公安至枝江线，江防军应固守宜都至石碑要塞，其余第75军、第77军和第57军应固守三游洞至转斗湾阵地。”

陈诚附和：“委座高见，职定不折不扣执行。”

蒋介石顾不得睡觉，即命手下通知有关人员，前来研究。一小时后，徐永昌、贺耀组来到这里。

蒋介石忧心忡忡地说：“次辰、贵严，深夜打扰，实在对不起。形势危危，不得不如此。”

贺耀组说：“委座为了抗战建国，以身作则，夜以继日，属下为国尽责，理应如此，有何军情就说吧！”

蒋介石说：“辞修刚来电话，报告鄂南鄂西日军近日有所行动，似有大战迹象。”

军令部长徐永昌说：“自1940年枣宜会战以来，日军以一部于宜昌对岸占领桥头堡，不时扫荡监、沔地区，与国军隔江而阵，进而扣住陪都门户，并企图捣毁洞庭谷仓，日军此次进攻的目标和目的也在于此。”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鄂西一带山峦重叠，交通异常险阻，川汉铁道及川汉公路迄今未修成，仅长江可通行小火轮。沿江有人行道，我以石碑要塞扼长江水道，自三斗坪越武陵山支脉，由陆路通津澧，为我抗战后期唯一抢运江汉、洞庭平原物资的旧式孔道，但滨湖一带，地势平坦低下，港汊纵横，小火轮及帆船可到处通行。”

徐永昌说：“山脉川鄂接壤地区，为巴巫两山与南岸的大娄山脉，夹长江三峡之险，水势湍急，昔李白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即状此地的急流险峻也。”

蒋介石轻轻一笑说：“日本人的舟，可过不得万重山啊。此次日军有备而来，我军是保卫洞庭湖区谷仓与保卫江防要塞的生死之战。二者都不得有失。”

贺耀组说：“日军向江汉间进击，是一箭双雕，我千万不可中其奸计，轻率抽调江防部队。”

蒋介石颌首：“横山勇领着他第11军这班人马，看起来是攫取我洞庭谷仓，其实是要摧破我重庆门户。”

徐永昌：“委座明察，横山勇抽集精锐部队七个师团，与汉口、当阳集结飞机百余架，大有势在必得的架势。”

蒋介石：“所以我决定从云南把陈诚调回恩施指挥鄂西会战，第6战区的情况陈诚比孙连仲熟悉。关键是长江上游的江防尤其重要。让江防总司令吴奇伟睁开眼睛睡觉，马当要塞的教训要吸取，我不愿意再杀谁的头。保卫石碑要塞，是此次会战的枢纽，江防部队，皆应抱与要塞共存亡的决心，痛歼来犯之敌。”

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于3月奉蒋介石之命，调往云南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其第6战区司令长官职务由孙连仲代理，鄂西吃紧，蒋介石急令陈诚飞回恩施指挥作战。陈诚一到恩施，详细研究敌情后，作如下部署：

王纘绪第29集团军固守安乡亘公安之线既设阵地；

王敬久第10集团军固守公安亘枝江之线既设阵地；

吴奇伟江防军固守宜都亘石牌要塞之阵地；

周第26集团军的第75军和冯治安第33集团军的第77军、第59军固守三游洞（西陵峡东口）亘转斗湾间既设阵地。

陈诚再三强调：江防一线，干系全局，既使常德、襄阳、樊城皆失，不致影响国本，仍可设法挽回，石牌为陪都的咽喉，必须确保安全，应“勿恃敌之不攻，恃吾有以待之”之原则，无论出现什么变化，其嫡系第18军第11师都应固守石碑要塞，纵令全军皆亡，亦在所不惜。

陈诚遵照蒋介石指示：令各部队以韧强之抵抗，不断消耗日军，并将日军诱至渔洋关亘石碑要塞间，然后转守为攻，将日军压迫于大江西岸聚而歼之。



陈诚

二、阻敌渔洋关

5月5日凌晨，日军主力由华容、藕池口分路开始向洞庭湖北岸中国军队右翼兵团发动攻击，防守部队利用既设工事逐次予日军阻击，日军眼看打不动，便于7日晚，窜抵南县、安乡各附近，再次攻击，双方鏖战彻夜，一方死攻，另一方死守，互不相让，伤亡均重，最后中国军队守防处于不利地势，迫不得已于8日放弃南县、安乡。

中国军队右翼兵团一部移于三星湖、红庙之线抵抗，陈诚考虑为求尔后的进出自由，命令逐次向洞庭湖南岸转进。至9日，逐步进出洞庭湖北岸。

日军一部，向津市进犯，数次向中国军队猛烈进攻，中国军队防守严密，堵击奋勇，该部日军清点人数，发觉已被歼过半，有雄心而无壮志，前进企图已被中国军队阻止，停止脚步后，以一部向津澧监视，主力由其北方西移，琢磨着寻找空隙。

12日，日军集结主力于津市东北地区，向大堰挡、新安、双溪桥进犯，被中国军队击退，该股日军不甘心，又向北攻击中国军队防守的煖水街；与此同时，弥陀寺日军第13师团一部3000余人，亦向斑竹挡、新江口攻击，力图打开缺口。

13日凌晨1时许，日军第13师团万余兵力，由洋溪、枝江间强渡进犯，一波接一波，来势凶猛，空中有日机助战，地面战车隆隆，中国军队公安方面的第87军以有四面受敌之势，军长高卓东只得下令放弃公安，向西转移，以求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公安失守后，日军沿江西岸向宜昌推进，并一再增兵，企图攻击江防军。

从洋溪、枝江间渡过江来的日军，被中国军队第94军主力及第86军的第67师等部队阻击于茶元寺附近。至15日，双方拉开架式，在大堰挡、煖水街、刘家场、茶元寺亘枝江西侧之线大打出手。16、17两日，日军先后以第58师团约5000兵力增援，连续不断向西猛扑，中国军队第10集团军连日与日军激战，伤亡过多，火力下降，终不敌日军空中优势和地面不断增援攻击，被迫陆续向西转移。

陈诚于15日下午飞抵重庆，并于17日下午5时许飞抵恩施。

此时澧县以北的日军，亦向西北方面移动。宜昌西岸及古老背附近的日军，在逐渐增加，大有向中国江防军攻击的企图。陈诚下令：以第79军、第74军，使用于石门以北地区；以第10集团军，沿清江南岸地区行持久战，以江防军确保石牌要塞。21日晨5时，茶元寺方面的日军，在大雨中陷于王家畈后，遭中国军队打击，约3000余兵力转行北向，与枝江的日军夹击陈颐鼎

第67师。当晚，日军冒着炮火，由聂家河及庙滩附近强渡西洋河，同时日军第6师团一部，在宜都北红花套附近，顶着扑面而来的子弹，发起强渡，中国江防守军顽强阻击，强渡的日军血染河面，其深入企图被阻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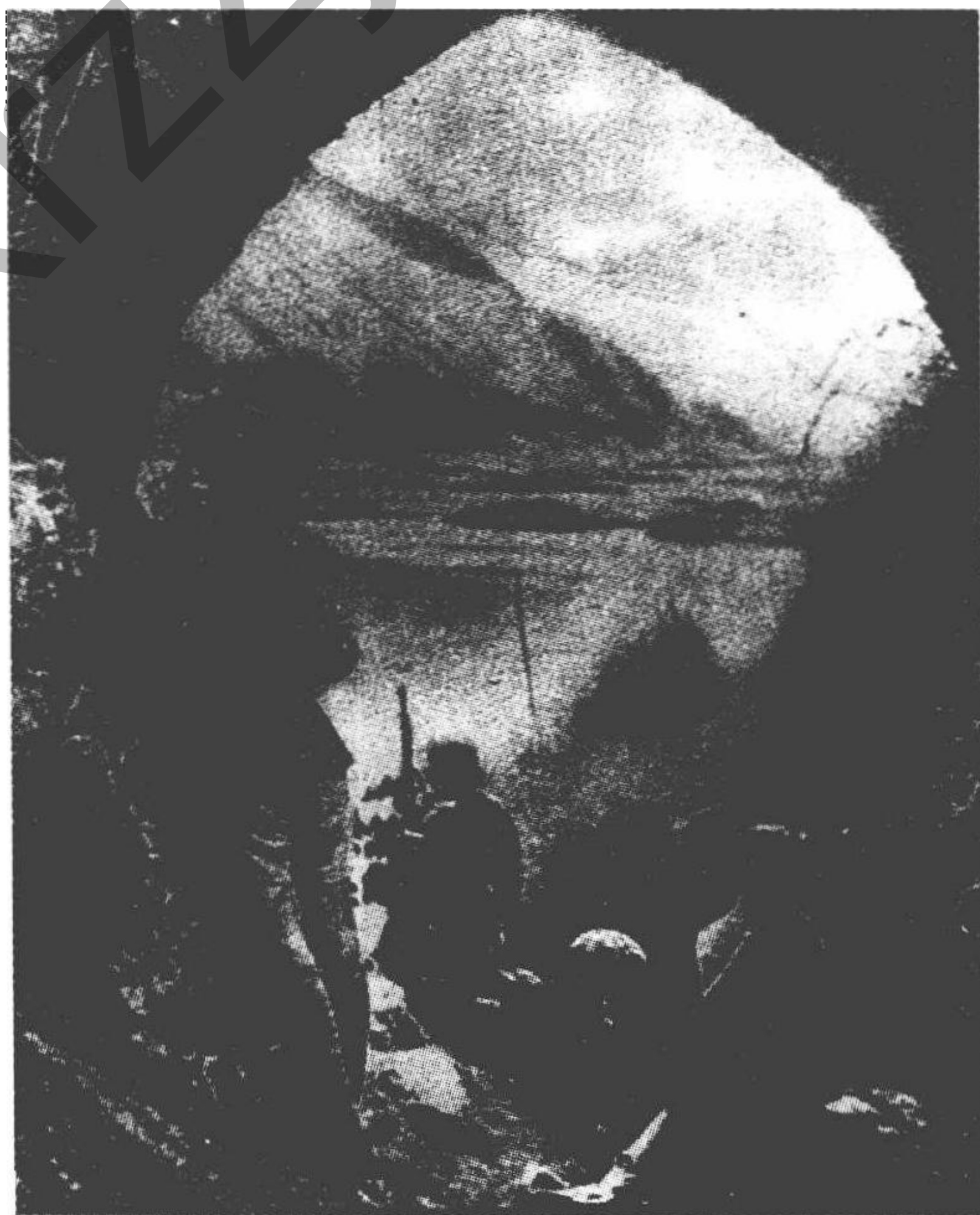
22日晨7时25分，渔洋关附近，双方你来我往开始争夺，杀得昏天黑地，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凭武器优于中国军队，逐渐显出优势，卒以众寡悬殊，渔洋关被手持三八大盖的日军突破，渔洋关失守，中国军队退守川心店、龙潭坪之线。

日军想趁热打铁，在强烈炮火及飞机掩护之下，继续由红花套附近增援4000余人渡江，向靳力三第13师阵地步步攻击，中国军队于大小宋山及长岭岗各阵地给予日军以大量杀伤。直到黄昏；方日英第86军接到命令，转守于枇杷树、磨市、鄢家沱、仙人桥之线，翌日与日军在该线激战后，又接命令，转移于马鞍山、板桥铺之线，该军左翼在副军长杜道周率领下，仍居守乌龟山屹然未动。

24日，日军集中主力向长阳附近猛攻，激战至午后，中国军队阵地动摇，随即被日军突破，第86军右翼乃调整态势，扼守长阳西北，清江北岸亘凤凰山之线，此时，宋肯堂第32军的孙定超第139师一部，已抵达津洋口、都镇湾间，此时由聂家河向西推进的日军，增至四五百人，与由渔洋关方面向清江南岸窜犯的日军合为一股后，由沿市口、都镇湾间强渡清江，第139师面对强大之敌，毫不畏惧，殊死抵抗，将其击退。

宜昌西岸的日军第34、第39两师团主力，共约20000兵力，于24日倾巢出动，向方天第18军的覃道善第18师阵地猛扑。第18师在第18军军长方天的亲自率领下，迎头痛击阻击，至25日，日军反复使用空军助战，飞机一波接一波而来临空轰炸扫射，地面部队各路并进，全线向中国军队猛攻，日军一部突入偏岩、津洋口间，中国军队迅速调整，来个南北夹击，日军损失惨重。

当时日军使用于清江两岸及攻击石牌的部队，总兵力约60000余人，而中国军队江防部队仅有6



沿江守备的部队伺机杀敌

个师，第10集团军各部尚待收容整理。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待日军深入至山地后，再行截断其后方联络线，捕捉日军于山岳地区而歼灭之。乃决定俟许文耀第27师、王耀武第74军到达后，再以宋肯堂第32军（欠第141师）第27师、第79军等部队，就清江两岸向我江防军攻击之敌，由南北夹击歼灭掉。

陈诚将决战时间定为6月1日，并呈报重庆，并指出决战线为资圪、木桥溪、曹家畈、石牌之线。陈诚当即令王甲本第79军由石门向渔洋关方向进出，第74军由桃源向石门集结，第27师向榔树店东南地区前进。

26、27两日，江防部队在忍受日军残酷的进攻，尤其是刘雪翰第5师、覃道善第18师压力最大，曼头嘴、轿顶山、石门垭、笔尖峰线阵地正面最为壮烈。日军每一寸土的展进，必须付与同等血肉之代价，那些早已打红眼的第18师官兵们，忠勇奋发，不避牺牲，前赴后继，在他们阵地前的焦土上，毙伤日军达三四千人之多。

同时，渔洋关的日军四五百人，兼程至鸭子口渡，向天柱山进犯，遭到中国军队第139师奋勇阻击，火炮至烈，日军伤亡甚重。

27日晚，中国江防军改守稻草坪、高家堰、易家坝、曹家畈、石牌之线，第10集团军的第94军主力，亦转移于资圪附近，掩护江防军的右翼。

28日晚，正面日军经中国军队猛击，攻势顿挫，至29日中国第79军先头已到达淮子坪，第74军主力已在石门集结完毕，第27师也到达榔树店东南地区，第10集团军接到陈诚命令后，全部向渔洋关、天柱山方面侧击尾击日军，王严第118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攻克渔洋关，诱发攻势转移之机，乃令原定由渔洋关、五峰间北进的第79军，转向渔洋关东北前进。此时，中国军队江防军正面的日军，仍没觉察到中国军队的企图，日军集中其步、炮、空之全力，分向曹家畈附近及石牌要塞强攻，并由天柱山向木桥溪方面迂回。

三、石牌保卫战

石牌要塞是护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于长江三峡口右岸，地势之险要，战略位置之重要，为兵家有目共睹。日军进攻之前，国民党军界要员多次视察此地，对守要塞的官兵都留下语重心长的训话。

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隶属宜昌、巴东要塞第一总台管辖，其总台部设于石牌西北的柳林沱，第一炮台设置于石牌，第二炮台设置于庙河。核心阵地石牌，还配有一个烟幕队、一个鱼雷队、不算外围阵地，官兵有100多人。核心阵地主要任务，是控制长江航道，第一炮台配备6门大炮，第一炮台正

面左前方是长江北岸的烟幕队，右前方是长江南岸的鱼雷队，长江南岸太公沱设有瞭望哨，第一炮台后方设有观察站。1939年春，中国军队在宜昌至巴东建成了这个要塞核心。第一、第二总炮台，下辖4台、9个分台，选择石牌、庙河、浅滩、牛口为安装阵地，配备炮50余尊。另在红花套设了第一直属台、在巴东至万县间，成立第三、第四总炮台，下辖5台。

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设在离宜昌仅10余海里的石牌第一总台加强了守备兵力。海军司令陈绍宽奉蒋介石之命，乘“永绥”号旗舰赶赴石牌要塞亲自部署，日军舰队无法突破荆河雷区。日军飞机只得不断轰炸各个炮台，因防空得体，伪装严密，受损不大。



武汉沦陷后，海军布雷队在鄂西江面布雷阻敌

1941年2月，日军当阳会议决定以宜沙兵力沿长江北岸西攻。3月5日，日军兵分三路挺进，攻势猖獗，宜昌日军大量南渡，配合北岸行动；中国海军川江漂雷队奉令开始出击，在第一线石牌方面每隔十几分钟即漂放水雷一次，共放30余枚，使横渡日军屡遭攻击。3月10日，日军攻占平善坝，中国军队后撤，但要塞各炮台全力扼守沿江正面，日海军被阻于荆河口前进不得。日海军被阻平善坝，致使与陆军无法协同，不得不放弃平善坝，向宜昌撤退。日军无获而退，由此不断派飞机集中轰炸各炮台。

日军海军在长江无建树，要突破要塞天险，只有让两条腿的陆军试试，这样，石牌要塞的外围阵地的争夺，成了日军是否能突破拱卫陪都重庆第一道门户的关键，也是中国军队鄂西会战关键性的一战。

许多人不相信日军有进攻陪都重庆的企图，其中包括美军部和史迪威。当得知日军十万余众向鄂西扑来，史迪威在重庆摇着头说：“日本人决不致远道轻入深山峡谷，冒第五、第九两战区夹击的风险，这是违反兵法原则的。”美军部的高级幕僚们，更是讥讽道：

中国士兵营养不足，军械简陋，决无歼灭多数日军的能力，是不是又要吹牛？

史迪威和美军部发现日本人真的冲鄂西去了，于是严肃地说：日本人真糊涂，石牌可不是马垱，中国人扔石头也不会让日本人通过的。

美国人的话没错，日本人置若罔闻。

南县、安乡、藕池口一带的日军，于滨湖战役后，动作起来，日军第3师团、第17独立旅团、第40师团独立第14旅团一部，开始集结于津市东北白羊堤、青石牌间地区。1943年5月17日后，日军又增加第58师团6000余人，厉兵秣马。

中国军队指挥机构洞察，盘踞荆州的日军第13师团的第65联队3000余人，偷偷摸摸开往弥陀寺；悄悄运动的还有日本海军陆战队44联队、伪军第29师一部，共约20000之众，先后移集董市、白洋间地区，日军第13师团部迁至张家店。在云池、古老背地区，日军第3师团第68联队、第68师团一部共6000余人，纠集于一处。在宜昌西岸附近地区，日军第34师团第216、217两个联队、工兵联队伙同第39师团主力，共20000之多，会合在一起。日军第11军指挥所安置于宜昌，直属部队3000余人，集结在当阳、宜昌间地区。日军第39师团师团部又向前移至高家店，这一动向很明显是要西犯。

对于日军企图，中国军队是早有防范的，自滨湖战役后，第6战区的任务更加明确，拱卫陪都重庆，待机收复失地。陈诚从云南飞回恩施后，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人员有：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吴奇伟、王缙绪、参谋长郭忏，第18军军长兼巴宜要塞司令方天，第32军军长宋肯堂，第86军军长朱鼎卿，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第26集团军总司令周岳，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等人。

陈诚先作主持发言：“敌军此次西犯之目标意在陪都，自北非德意失利后，敌国狂呼解决中国事件，敌企图乘盟国置重兵于西欧之际，第一步攻下陪都门户的石牌要塞，以穿入我之心脏，达到解决中国事件的阴谋，巩固太平洋外壁。敌酋畑俊六飞抵汉口，驻汉口的第11军团司令移至宜昌，敌企图是明显的。在我第6战区方面，敌派重兵有第13师团、第39师团、第40师团、第17旅团各全部，第3师团、第6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第14

师团、第27旅团的各一部，共有兵力9万人以上。我方兵力，战区方面沿江及滨湖总共为7个军，人数约15万人，在石牌地区为3个军6个师，约6万余人。我军人数优势，但装备简陋，自属事实，我抗战以革命精神，不屈挠于强暴，苦力支撑迄今6年，已走完最难行走之路，敌却相反，正在走最难行走之路。此次作战，敌军依旧打错算盘。”

陈诚讲完话后，请参谋长郭忏谈兵力部署。郭忏将滨湖战役之后，第6战区中国军队兵力部署作了详细介绍：

第29集团军的第162师，仍集结于鳌山附近地区。第150师主力扼守新洲亘澧县之线，其一部位置于夹堤、白羊堤附近；第161师由羌口附近开始向鳌山转进。第10集团军，以第87军的118师于白羊堤亘汪家嘴之线；第43师于汪家以北亘中浪湖线，均采取攻势；以新23师守备孟家溪、公安、申津渡亘宜都之线；第121师第362团集结肖家岩附近，其余正由西斋向茶园寺附近地区集结；暂编第35师第3团集结于西斋以北亘茶园寺附近地区；第67师位于肖家岩、余家桥附近地区。江防军以第67师的第200团守备安春埡；第86军的第13师守备茶店亘乌龟山之线。

以第18军第18师一部附暂编第34师的第101团守备长岭岗、墩子桥之线，主力控制于曹家畈附近；第11师扼守石牌要塞。第26集团军以第75军预备第四师的第20团向龙泉铺的日军攻击，其余任三游洞、龙王洞亘黑湾埡之线守备；第6师的第17团向双莲寺的日军攻击，其余任长岭岗、大金山、破石埡之守备。第33集团军以第77军第37师第110团于七孔岩附近，向当阳之敌挺进攻击，其余任大木岭、黄茅岭、龙家山之线守备；第132师已由重阳坪开始向远安附近推进，保持机动；第179师的第536团，于观音寺、三义路各附近向黄家集之敌攻击，其余扼守九里岗、枪仓、新集之线。第59军第38师第112团向南桥铺、荆门各附近的敌人攻击，其余任和尚桥、松林坡、莲花庵的守备；暂编第53师一部挺进敌后，断荆钟、荆沙敌之交通，其余任峰子山、转头湾之守备；原驻李家土城的第180师，开始向东巩附近推进，保持机动；原集结于南漳埡附近的第5师调太平溪、罗佃溪一带集结；窑湾溪附近的第139师调榔树店附近地区集结。原在河南新野附近的第30军，正向秭归窑湾溪一带开拔，预定常德桃源附近的第74军，在湖南衡山附近训练。第79军的第98师及暂编第6师在益阳附近，第194师在汉寿附近。^①

孙连仲说：“从敌军动向来判断，日军可能将由澧县以北地区，向煖水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街，同时由枝江附近渡口，包围攻击我公安附近的第10集团军部队后，再转攻常澧，或自枝江西南地区向长阳进犯。宜昌西岸的日军向石牌要塞攻击，以击退我江防军部队，占领石牌要塞，打通宜昌以下的长江水运，再准备西犯重庆。”

冯治安问：“我集团第79军王甲本部，是否能在指定时间内到达战场？”

吴奇伟：“军委会有命令，如果需要增援，该军克日兼程驰援鄂西会战，限六天之内到达指定位置。”

王缙绪：“日军进犯津、澧再攻常德时，以王泽浚第44军主力守备津、澧，一部在渡口以北对洞庭湖警戒。第73军余部控制桃源以北地区，对窜入常德以北地区之敌，以控制部队求敌侧背而攻击，不得已时占领常德、临澧、桃源之线既设阵地，以利尔后的作战。”

王敬久：“我们第10集团军右翼部队，适当时出击，以行策应。”

王缙绪：“如果日军由津、澧附近向煖水街，同时由枝江、宜都附近渡江，企图包围攻击第10集团军部队时，公安方面部队，只留最小限兵力守备公安，尽量抽集部队控制于张家厂及其以西地区，对枝江附近渡犯之敌，以该方面守备部队逐次抵抗。”

王敬久：“我让牟廷芳94军，戴之奇的第121师控置于刘家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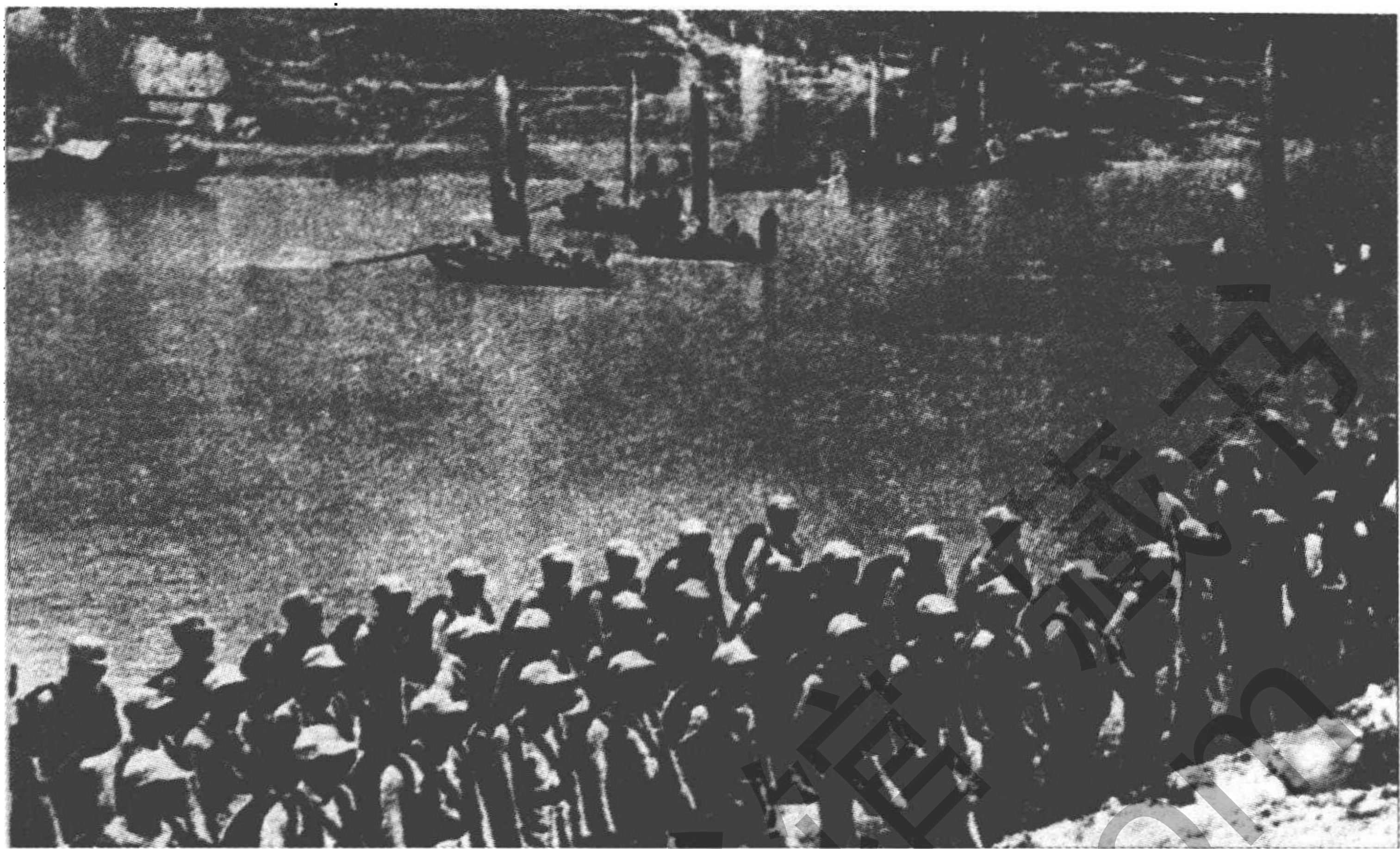
参谋长郭忏说：“江防军朱鼎卿86军罗贤达第67师控置于聂家河，在日军侧背攻击。如果日军于宜都渡江，向渔洋关方向进犯时，以一部于汉洋河逐次抵抗。依情况以第10集团军左翼及江防军右翼控置部队夹击而击破日军，不得已时，第10集团军部队占领新安、煖水街至聂家河的既设阵地，再策后图。周岳总司令的第26集团军派队向龙泉铺、双莲寺，冯治安总司令的第33集团军以三个师向当阳攻击，以行策应。”

5月13日晨，中国江防军第86军军长朱鼎卿正在睡觉，防守宜都北洪家林子一带的第13师师长曹金轮，用电话喊醒了朱鼎卿。曹金轮在电话里说：“军座，日本人在洪家林子偷渡，小股部队，三艘皮艇，没上岸就被我打窜了。”

朱鼎卿立即向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报告，吴奇伟令第13师严密监视日军动态，随即向陈诚作了汇报。陈诚说：“日军是摸底探路，是冲石牌而来的，马上向重庆去电。”

蒋介石收到电报后，于5月15日复电子陈诚、吴奇伟：“江防军守备现阵地，确保石牌。”

5月16日，陈诚在第6战区长官部召开处置会议，转达蒋介石的命令，并下达第6战区长官部的命令：江防军确保石牌要塞，并确与第10集团军保



鄂西部队集结开往前线

持密切联系。5月17日，第6战区长官部又下达处置命令：战区基于当时情况，决以石牌为轴，先确保主决战线，待第27师到达，协同第32军及常德方面部队全线转移攻势，并指示第10集团军与江防军决战线，概为渔洋关、津洋口、石牌要塞之线。

固守石牌要塞的部队，是江防军方天的第18军，下辖覃道善的第18师、胡璉的第11师、吴啸亚的暂编34师，还有少量要塞炮台部队。朱鼎卿的第86军负责守备聂家河、安春垸、红花地、长岭岗线作持久战，以保卫石牌为决战线，长阳、磨市各附近，分别控置有力预备队。宋肯堂的第32军以刘云瀚的第5师主力，位置于三斗坪、陈家坝之间防守。

5月17日晨，灰蒙蒙的天空，阴雨霏霏，7时40分，江防军正面与汉洋河东西两岸的日军3000余人，在10余门大炮的掩护轰击下，兵分两路向江防军第67师防守的黄家铺、响水洞、麒麟山阵地进攻，日军来势凶猛，凭借山野炮准确的落点，轰击中国军队阵地，在细雨泥泞之中，日军几度冲上阵地，都被守军赶了出来，激战至午，该阵地最终被日军突破。第67师罗贤达师长命令该师主力向磨市附近撤退，一部向峰山附近转进。正午过后，麒麟山的日军，继续向西进迫中国军队宝山坪至磨市阵地，第67师猛力阻击，激战至傍晚7时，日军再次突破磨市中国军队阻击阵地。同时，转进到峰山的第201团，在进行之中，与日军步骑联合约千余人遭遇，日骑兵挥舞马刀闯入第201团之阵，双方扭成一团，反复肉搏，第201团伤亡巨重，无法抵御日军，不得已逐次转移到马鞍山、刘家棚、沙子岭之线重新部署，一部于翌

日拂晓转移至沿市口东南白庙子附近。

整整一天，炮声不断。至夜晚 11 时，日军还在动作。宜昌附近的日军 3000 余，在 10 余门大炮协同下，渡江西犯。曹金轮的第 13 师守备部队在夜幕中奋力痛击，寸土不让，师长曹金轮率领执法队督战，一直打到第二天日头正午，双方伤亡均惨重。第 13 师右翼转至天燕坡、廖氏祠之线，日军继续猛攻，中国军队江防军长岭岗守兵，英勇不屈，决不后退，直至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全部殉职。

江防军一部转移至浪子口、南流溪之线与日军对垒。经红花套偷渡过江日军，大约 500 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向中国军队沙套子要塞猛扑。要塞守兵奋勇抵抗，日军攻势受挫，但守军伤亡颇重，无法继续坚持，奉命向西转移。

在重庆的蒋介石，时刻关注着鄂西战场，当他得知江防军部分阵地已被日军突破，心情焦急不安，他担心马垵悲剧的重演，他仔细听取汇报后，于 22 日中午 1 时，电示部署：

1. 江防军应以第一线现有约两师兵力守备现阵地，被敌突破时，可增加一师在长阳、平善坝之线，持久抵抗。最后应死守资丘、木桥溪、曹家畈、石牌要塞之线，拒止敌人。

2. 第 10 集团军应在清江以南续行持久战，如敌续向渔洋关以西突进时，除以一部守备五峰外，主力在渔洋关一带山地游击扰袭。

3. 石牌要塞，应指定一师死守。

5 月 22 日下午，陈诚根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电示，将第 6 战区与江防军的作战方针，作了相应的补充：

1. 第 32 军（欠第 141 师）及第 27 师各部，为战区准备决战之兵力，不可轻易使用。

2. 第 185 师（欠第 553 团）到五峰后，即暂归第 10 集团军王敬久总司令指挥。

3. 第 10 集团军归江防军总司令直接指挥。

以上部署的决定，已明确石牌外围的作战指导原则。当前面对严重敌情是：宜昌附近的日军第 39 师团，第 68 师团，第 3 师团各部势必倾巢出动，不惜代价抢占其战略目标石牌要塞。一场严峻的考验放在江防军面前，是否能顶住日军的攻势，这将关系到整个鄂西会战的胜败。

吴奇伟深明责任重大，他马上在江防总部召开会议，调整部署，不失时机地将控制在三斗坪的预备队第 5 师由江北调集长江南岸的落步墙；第 5 师师长刘云瀚得令后，将他的部队推进到高昌堰、峡当口附近地区待命。

5 月 23 日，江防军正面情况吃紧，日军向瀚墨池、渔洋关攻击猛烈，虽

说是山地作战，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以用上派场，但日本步兵凭良好的战斗素质，顽强的战斗毅力，在江防军正面步步为营，寸寸推进，瀚墨池、渔洋关陷落；长阳以东地区仍在激战。江防军孙定超指挥的第139师各以一部驻津洋口、资坵、龙潭坪，主力进至都镇湾防御阵地。

刘家棚方面的日军，5月23日晨，继续向花桥、罗家坪、纱帽山江防军阵地进犯，第86军军长朱鼎卿在电话里命令第67师师长罗贤达，一定要挡住日军脚步。此刻，日军的山野炮基本将大部防御阵地工事炸塌，第67师官兵在破烂的工事中顽强阻击，日军越攻越近，面孔轮廓都已清晰可见，日造四十八式手雷已扔进中国军队阵地的壕沟中。

第67师伤亡半数已多，师长罗贤达右肩负伤，不得不下令撤出阵地，转移于歇马台、罗家湾、龙门之线，日军不肯罢手，上午9时许增兵1000余人，另调集8门重炮，继续进攻第67师，双方反复争夺，多处白刃，不少中国官兵扭抱着敌人拉响手榴弹……下午3时许，日军分几路窜向龙门东岳庙各地。67师罗贤达师长命令所有剩余部队，向日军坚强地发起反冲锋，那些目睹身边战友大多牺牲的剩余者们，已把生死度外，冲锋时奋力向日军扔掷手榴弹和自制炸药包，喊杀声震天，日军震撼，攻势稍挫。

5月23日是江防军接受严峻考验的一天，与第67师官兵同样英勇抗敌的第13师官兵，用血肉之躯在天坑坪、大弹子垭阵地筑起一道鲜血凝成的防线。清晨8时许，日军数千余人，伪军便衣队三四百人，在大炮掩护下、飞机助战中，兵分两路向第13师发动猛攻，在敌军交替不断冲锋中，曹金轮师长沉着指挥部队应战，应运合适的掩体，组织交叉火力网，与敌激战竟日，日军多次进攻均未得逞，迨黄昏阵地仍在第13师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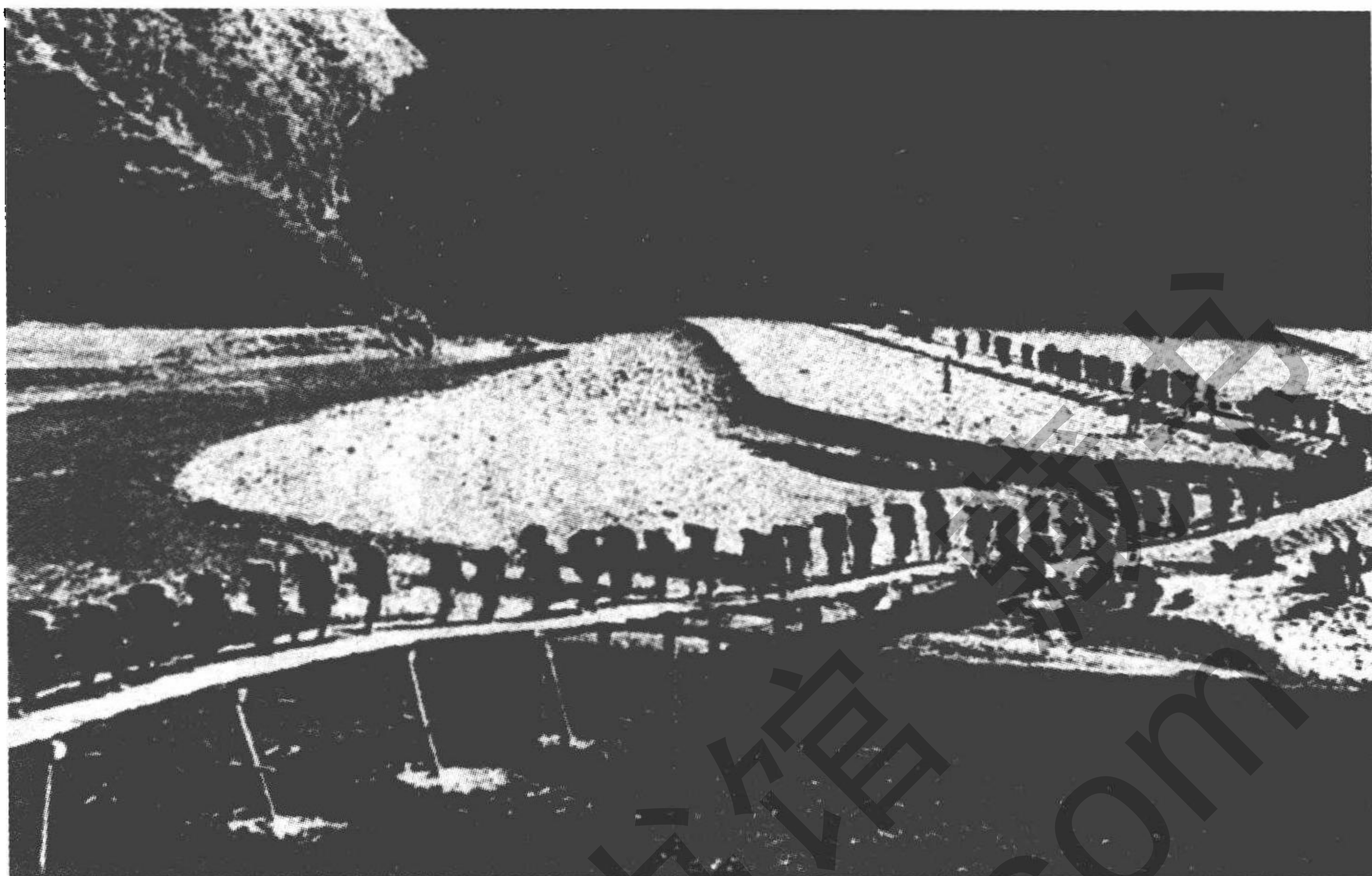
5月23日，根据一整天战斗情况，吴奇伟将江防军的部署再作调整：

1. 第32军第139师，以主力守备资坵、马连、都镇湾沿清江北岸地区，以一部守备都镇湾、津洋口地区，阻止日军北犯；并派小部队向龙潭坪、松杨坪各地严密警戒，与第94、86军密切联系。

2. 第18军仍固守长岭岗、小平善坝之线。

5月24日，日军攻占了长阳。午后，宜昌西岸日军第34师团及第39师团开始进犯。渔洋关、聂家河日军大部向北进攻。清江南岸、宜昌西岸日军主力部队合成一伙，集中进攻战略要点偏岩要塞。

5月24日，要塞指挥部、江防各部向吴奇伟汇报战况：24日上午7时20分，千余日本步骑兵，由徐家台子、松杨坪、沿市口、土地岭向江防军第139师古潭、大岭头阵地东西两面攻击。139师奉命转守大岭头、都镇湾之线阵地与日军对战，鏖战至夜，撤至清江北岸。清江南岸的日军步骑兵数千余名，



开往前线的部队

拂晓前一部在盘踞津洋口至长阳对岸各渡口，准备各种渡河设备，积极准备强渡，并派出一部占领渡口附近各制高点，架起大炮，向中国军队北岸轰击。

日军一部继续向中国军队第67师攻击，战至中午，日军迫近平洛河口与中国军队第67师的后卫部队发生激战，其主力即由都镇湾北渡。下午3时许，第67师后卫部队摆脱敌人，亦逐次由都镇湾附近，渡江北移。

24日上午7时，天坑坪附近的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沿清江北岸向中国军队第13师右翼地区攻击，激战8小时后，第13师右翼天坑坪、永和坪陷落于日军手中。日军没停留，继续向西进犯，下午又直取长阳、与中国防守部队激战于向家河、凤凰山一带，此时，清江河南岸的日军，以炮兵集中射击。第13师腹背受敌，情况危险，陷于苦战。第13师官兵无所畏惧，与日军艰苦较量。日军一部于下午3时乘隙窜犯三汊河，有犯无回，被中国军队包围歼灭。第13师舍生忘死，下午5时许挫败日军攻势。

第13师曹金轮师长亲临牌坡、刘家坳前沿，守于重机枪阵地旁，此刻，大弹子垭附近日军约千余，在炮火掩护下，向牌坡、刘家坳阵地进攻，第13师官兵见师长身先士卒，立于枪林弹雨之中，顿时斗志百倍，日军屡屡遭击溃，被中国军队官兵阻于阵前。

日军第34、39两师团的各一部约千余人，在五龙口、石榴河一带会合，于24日上午7时许，在空军、炮兵立体协同下向中国江防军覃道善指挥的第

18师冬青树、枣子树坳阵地进犯。中午，日军已增兵三四千人，火力猛烈，第18师右翼冬青树阵地因受梯岩、红岩冲方面日军的凶猛侧击，守阵官兵伤亡殆尽，覃道善不得不下令转移至冬青树西端，进入阵地与日军对峙。

日军逐渐迫近石牌要塞轴心阵地。

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命令刘云瀚率第5师，速由三斗坪渡江南进，经落步垱出峡当口，集中于峡当口、高昌堰附近一带，刘云瀚知军情紧迫，立即执行命令。

原在宜昌对岸的第13师，与日军激战多日，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25日上午十三师残余向偏岩撤退，建制混乱，无法清点兵员，第13师师长曹金轮也不知手下还有多少人，失去了掌握部队的能力，见此情景，第5师14团迅速占领阵地，掩护第13师转进。

第13师后撤惊动了蒋介石，他亲自打电话给江防总司令吴奇伟转令第13师不能再退，死守偏岩。吴奇伟当即电话转向退到偏岩的曹金轮师长，上面不知下情，第13师基本已丧失战斗力，所剩残余，惊魂未定，伤员累累，弹药殆尽，谁的命令都不管用。当曹金轮得知蒋介石命令他死守偏岩时，气喘吁吁地骂道：“走都走不动了，还打？再让我们打，13师就得让寡妇来守偏岩了！”第13师不顾第5师的劝告，违抗军令，曹金轮在卫兵搀扶下，随着败兵向西撤退。

第13师西撤之后，5月25日，日军追赶过来，第5师拦腰将日军挡住，双方展开激战，日军在空军助战下，疯狂向第5师进攻，因为第13师后撤，偏岩、左翼雨台山一阵地虽有第5师接替，但实力不强，几个回合后，日军突破偏岩、雨台山，还有暂编第34师第二团防守的月亮岩阵地。日军一扯开缺口，第5师周围大部友军由津洋口、都镇湾向高昌堰方向西撤，气得第5师师长刘云瀚在指挥所里放声骂娘：“胆小鬼，日本人打不死你们，蒋委员长也要砍你们脑壳！”

26日，吴奇伟命令调整部署：以第5师、第18师、第11师守备馒头嘴、峡当口、石牌之线。第5师得令后，迅速占领馒头嘴、峡当口，这两处阵地不单补住缺口，更重要的是对日军形成口袋，要进攻必须往里钻。果真如此，日军在空中优势助威下，毫不在乎地钻进口袋，向第5师第13团在馒头嘴侧面阵地、第14团在峡当口与第18军第18师阵地发动进攻。吴奇伟见日军中计，分别打电话给第5师师长刘云瀚和第18师师长覃道善，让两支部队互相配合，拒敌西犯。中国军队防守阵地前，小河两岸的宽广的开阔地里，一眼望去，满是日军贼亮的钢盔，敌人以密集纵队向守军阵地扑来，刘云瀚师长举着望远镜说：“不看清日本人的脸不准打，让他近点，再近点。”覃道善师长同样命令部下：“沉着应战，第5师开枪我们再开枪。”日军“嗷嗷”怒叫

接近中国军队阵地前沿，几乎连领章都能看清时，第5师和第18师出敌不意发起攻击，子弹像暴风雨扑向日军，冲锋号响彻山谷，喊杀声直上九霄，日军顿时大乱，死伤枕藉，留下大片尸体后退却。日军飞机开始整日不停轰炸，并派化学部队施放毒气，中国军队守军凭借风向和自我保护，毒气施放后效果不大。下午4时左右，天空响起马达声，原以为又是敌机轰炸，却见空中慢慢飘落一片降落伞，“伞兵，敌人的伞兵！”第14团立即掩蔽设防，并组织优秀射手对空射击，日军空降部队落地后，随即遭第14团包围，被全歼。在偏岩至馒头嘴之间开阔的山谷里，日军尸骨累累，至少千余之多，尸体之中，还爬动着伤兵，在晚风中哭号着……

第5师、第18师26日大获全胜，抵挡住日军西犯。第6战区长官部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又作了新的部署，其要旨是：

基于当前敌情判断，渔洋关方面向西北窜犯的日军，似有配合长阳方面日军迂回资坵包围江防军的企图。第10集团军的各部队，尚待收容整理，无法与日军决战，遂决心遵照1940年预定待敌深入到山岳地带后，再行断其归路之腹案，乃拟定作战指导如下两项：

1. 战区要确保石牌要塞，第30军及第74军到达后，即以第30军、32军、74军主力及79军全部，在清江两岸地区对向江防军攻击之敌，南北夹击而歼灭之。

2. 决战时期预定为5月31日至6月2日。

是否能打赢这一仗并多歼敌人，就要看江防军能否顶住正面的日军，待增援部队赶到对日军形成战略上的夹击。5月26日至27日，是中国江防军全线抵抗连日激战最艰苦一天，主要是坚决扼守住天柱山、馒头嘴、柳林子、小于善坝等阵地。

26日清晨，山冲里雾霭茫茫，石板沟第86军搜索营正在警戒搜索，尖兵发现不远处人影绰绰，还有马匹嘶鸣，仔细观察，是敌军便衣百余人在搜索前进，第86军搜索营先下手为强，向敌便衣队开火，激战之中，日军步骑大队人马千余人赶到，搜索营与敌火力悬殊，边打边向西退，日军继续向西挺进，与中国军队激战于香火岭、四方岩、娃娃岩之线。守军寡不敌众，阵地先后被日军占领，守军向五龙观方向撤退。同时，鸭子口对岸的日军，不断增兵，组织橡皮艇，一再强渡清江，中国军队鸭子口阵地第139师猛击江面之敌，击毙日军甚多。日军组织敢死队，头扎白毛巾，怀抱轻机枪，于中午再次强渡清江，终于爬上江岸，鸭子口、长岭岗均告失守。

27日，日军千余人由津洋口窜两河口，而峡当口日军千人、在大炮轰击中，于26日向白道岩、月亮垭第5师阵地猛攻，被第5师阻止在阵地前，27

日，日军增援赶到三四千人，分向长儿坪、杨花子坡猛攻，与此同时，日军千余人，配合伪便衣两三百人向土地垭、刘家坝攻击中国军队第5师侧背，第5师官兵死守，血战不让。

日军27日晚，分别由鸡冠岩、赵家莲向沙坦丘、胡家店、鲁家坝、柳林子第18军阵地全面进攻，因为天黑，双方短兵交战，第18军早有防备，主动出击，与敌混战，日军重武器发挥不出作用，趁夜黑冲上中国军队阵地的日军士兵几乎全被杀死，第18军将进攻之敌围成几块，日军伤亡甚众，战力不支，只得回窜。

28日，中国军队第15师第15、14两团据守高昌堰两侧高地，日空军飞机20余架，掩护步兵四五千向高地猛扑，守军官兵利用险峰居高临下，与敌激战，将士斗志旺盛，并以有力之一部占领高昌堰通向津洋口的峡口，掩护友军安全西撤。高昌堰是三斗坪、宜昌、津洋口、渔洋关、贺家坪进出的咽喉要道，拱卫着石牌要塞，也是石牌要塞最后的外围阵地，是一个狭窄的通道，易守难攻，中有东西走向通达清江的溪河，两翼设有依托。蒋介石和第6战区长官部一致认为，这里是最理想的决战之地、日军最好的坟墓。

陈诚命令江防军：第32军第5师占领下元溪、木桥溪、石头垭之线；第67师归第32军宋肯堂指挥，位置于贺家坪；第32军主力位置于三叉河、下元溪之线，第18军占领易家坝、曹家畈、新安寺、石牌之线，胡璉的第11师固守石牌要塞。



冒着敌人的炮火，超越障碍冲锋

5月28日，永昌寺的日军千余人，界岭、杨春岭方面的日军3000人，向第5师两翼发动攻击，日机俯冲轰炸，阵地一片硝烟，第5师的第15团、第14团在高昌堰一带与日军形成拉锯战，双方均被割断，成胶着状于香花岭以东钱子溪南北高地的杨春岭，战至晚9时，日军无进展。

此刻，大股日军沿曹家畈、宜昌大道向西开来，向曹家畈附近第18师全面进攻，其中约一大队日军一度冲入彭家坡山腹地，第18师覃道善师长立即派队驱逐。这时大桥边的日军约3000余人，兵分三路向石碑要塞外围闵家冲、井长坡中国军队守军阵地进攻，日飞机、大炮连续轰炸4小时，胡璉率领第11师官兵，凭借其险要工事，同来犯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战至黄昏仍固守阵地之中。

29日晚11时左右，挺进至香花岭附近的日军，乘黑夜冲锋，与中国军队第5师第14团、15团争夺沿河阵地，中国军队严守两侧山地要点，日军猥集于狭窄路段重兵无法展开，中国军队看准有利时机，集中大炮轰击日军，第14团、15团官兵越战越勇，黑夜之中，击毙日军三四百人之多。

晚间，中国军队第18军第18师八斗冲阵地被日军冲破，陷于敌手。

第5师刘云瀚师长当晚接江防总司令部命令，调整部署，师主力由高昌堰、墨坪转移至木桥溪，进入既设阵地继续阻敌西进。

日军于30日占领香花溪、三岔口、小朱坪及四方塘各地，拂晓前后，猛攻第5师墨坪阵地。战至上午9时，日军4000余人，连同飞机数十架一同向第5师墨坪、木桥溪附近高地扑来，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奋战竟日，黄昏时分，沿溪的墨坪、木桥两镇被日军占领。中国军队第5师主力第14、15团及师直属营连队退守太史桥与木桥溪北高地，与第13团阵地连成一片，刘云瀚满意地视察这里的地形：太史桥是座大石桥，早已经不复存在，桥底可以渡涉，但石桥两头陡峭绝壁，通过时难上加难。

日军左突右杀了几夭，实在没精神再往西去时，才感到中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执迷不悟再攻下去，必将全军覆灭，日军的情报已经得知他们处于夹击危险之中，而且局部地区已经同中国的增援部队发生接触。

横山勇下令——撤。

30日晚，第5师师长刘云瀚和副师长邱行湘，在太史桥半山阵地指挥所研究敌情，刘云瀚举着望远镜眺望敌方行态，见到长江沿江山坡灯火绵延不绝心觉纳闷，因为这不像是敌人准备再作进攻的态势。邱行湘与江防军总部联系不上，又与第18军和第11师联络，同样通讯网已断。刘云瀚命令严密注意日军动向，并派出侦察部队。午夜时分，侦察队和第13团前哨步兵同时来报，第15师当面之敌有要逃跑的模样，刘云瀚大喊：“跑？不能让他跑，进

了口袋由不得他。我命令，第13团准备出击，命令前卫侦察部队一分钟也不能脱离敌人，打他的屁股，拽住不能让他跑！”

果然如此，当中国军队彻底形成两夹击时，日军于拂晓前发起佯攻，掩护主力日军撤退。第15师搜索部队报告，日军主力已狼狈回窜，刘云瀚立即令第13团咬住日军尾巴，追击不放。

日军向长江沿岸溃窜，中国军队从各个方向发起反击，中国空军及美军空军前来协同助战，长江沿岸日军死尸累累，至此，日军妄图占领木桥溪以后，西犯贺家坪、东窜三斗坪、夺取石牌要塞的美梦彻底破灭。此次战役，日军伤亡3000余人，伤毙骡马3000余匹。中国官兵伤亡自滨湖作战至鄂西会战约4000余人，比起中国军对日第一期作战，中国军队伤亡人数大为减少。

蒋介石在陪都感慨地说：“快一比一了！”

四、胡璉血战石牌

胡璉在抗日战争中，打的一场恶战要数石牌之战。1943年5月，日军夺取湖北宜昌，乘胜进攻西陵峡，准备直捣国民政府抗战的中枢重庆，确实把蒋介石吓得坐立不安。关键时刻，胡璉的第11师在宜昌附近的三斗坪的石牌要塞，顶住了日军强大的攻击波，转败为胜。令日军胆寒，也让盟军刮目而视。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大转折。德、意军队在北非战场上遭到英军元帅蒙哥马利的重创。在亚洲战场上，日军为了打破与中国军民对峙的僵局，在鄂西调集重兵，沿长江两岸分进合击，妄图突破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石牌要塞，溯江而上，进攻巴蜀，夺取中国抗战中枢、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摧毁抗日大后方根据地，结束对华战争；再与德、意联手，全力对付英、美。

日军使用了第3、第5、第13、第34、第39、第40等6个师团的全部或一部，总兵力在10万人以上。敌总司令官是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他从武汉进驻宜昌，统一指挥。而且有海空军的大力配合与支援。一时间，战云密布。

5月上旬，战幕揭开。日军开始进犯，与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激战，迭克东西岸重要阵地，形势异常严峻。

中国军能不能守住石牌，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所在。坚守这一地区的是第18军军长方天。该军下辖第11师和第18师。守石牌核心要塞的就是

第11师，师长就是胡璉。他的侧翼是第18师，师长为罗广文，担任掩护任务。

5月25日，军长方天转来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电报：“石牌要塞之防守，关系江防全局，领袖关念，全国瞩目，责任重大，不言而喻。第18军奉命担任守备，务必以最大决心，誓死固守。每一寸土，必使敌付最高代价，而终于驱逐之。以完成最伟大之任务，发扬我18军以往之光荣历史，是所切望。希告诫全体官兵均明此义为要。”

5月26日，敌军逼近石牌要塞，与第18师罗广文部激战。罗广文与胡璉同为黄埔四期同学，同在第18军当师长，自然唇齿相依，竭力而战。

27日，罗广文在日军劈头盖脸的打击下，死撑不住，连连失利，被迫向后转移阵地，过早的将胡璉部暴露在日军面前。敌39师团开始向第11师防守第一线阵地的第31团全力进犯。

当时石牌塞中有不少军马，也派不上用场，胡璉将兽医官崔焕之找到师部，让其把军马送到湖北秭归，免遭无谓的损失。前路凶险，胜负难料，尤其是在这样生死未卜的气氛下，两人的内心都很黯然，但作为军人，胡璉外表却显得很豁达。

“师座，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崔焕之问。

胡璉拉开抽屉，取出几封信：“如果石牌要塞陷落，就是我和全师官兵为国家、民族捐躯的时候。我这里写好几封遗书和物品，你替我寄出去。”

崔焕之接过一看：收件地址是江西赣州建成门外水东乡33号曾广瑜夫人。

他只觉得鼻子一酸，哽咽着叫了一声：“师长——”

在场的参谋、副官都热泪盈眶。

胡璉强笑着：“我平时教育你们成仁取义，轮到我头上就吓稀啦？军人战死沙场，是分内之事，俺们陕西爷们儿有句粗话，该死该活屁朝上！哭啥？别和老娘们一样。”

几个男人咧着嘴，笑的比哭还



胡璉

要难看。

临别时，胡珽握着崔焕之的手：“崔医官，这些年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少不了找你的麻烦，也许这一次……”

崔焕之：“不但这一次，下一次、下下次我都会照顾你、关心你的，我会像你的影子一样，死缠着你的。”

“好，好，我们的生死之交就这样约定下来。”胡珽交代：“你可暂居巴东，如果万一，我说的是万一，等确知军败我亡后，再将这几封信发出，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

崔焕之流着泪说：“师长，你放心吧，我一定按你吩咐的去办。但我坚信我军一定会胜利的，这几封信和物品我还会带回来的。”

胡珽的遗书共有五封，分别是写给其父、其兄、其妻和好友的。

致父函是这样写的：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子于役国事，已十九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寄妻函如下：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军人以死报国，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可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只，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毋悲亦毋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战幕即以拉开，更为惨烈的大血战就将来临。

胡珽打仗却极为迷信。战前的宗教程式是万不能缺少的。清晨起来，他沐浴更衣，即率师部人员登上凤凰山，举行祭天仪式，他恭恭敬敬地燃上三炷香，然后带头跪下，“砰砰砰”对苍天磕三个头，嘴里大声祷告：

“陆军第11师师长胡珽，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曰：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钦，决心至坚，誓

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犹今人之视昔，吾何憊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矣。此誓。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5月28日黎明，激战开始。在日本飞机的掩护下，陆军用大炮猛烈地轰击石牌要塞。阵地上空，浓烟滚滚，土石横飞。紧接着，骄横无比的日本步兵3000多人向第31团牛长坡阵地猛扑上来。第31团团长尹钟岳的指挥各营沉着应战，在要塞炮兵的支援下，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在山谷中，到处可见敌人的尸体。敌恼羞成怒，飞机轮番轰炸，阵地上一片大爆炸，此起彼伏。残阳如血，阵地成为血海，将滚滚长江染成一片酱紫色，与周围炮火，交织成一幅惊心动魄的壮丽场面。

天黑以前，友军据守的在第31团右后侧的彭家坡阵地，被敌攻破；第31团腹背受敌，在炮声、大火和硝烟中，第9连伤亡殆尽，阵地一角陷于敌手。也给扑朔迷离战局，罩上一片巨大的阴影。入夜，枪炮声不绝于耳，火光映红半天。



指挥官在前线指挥战斗

是夜，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失眠了，他穿着睡衣跪在基督受难像前画十字祷告，为他的黄埔高徒祷告，也为他的王牌军队的命运祈福。这一夜，熬灯熬油还有前第11师的前任师长们，11师的命运关系抗战的命运，石牌一战，牵动着多少人的心。

第11师第一任师长、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深夜由恩施打来电话，急切地问：“胡师长，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把握？”

“请陈长官放心！此刻前线正在全面拼杀之中，我军虽然孤军奋斗，官兵士气旺盛，敌人若想突破西陵峡口，必须踏着我11师官兵的尸体而过，否则敌虽尸堆如山，血流成河，也休想望见巫峰！”

“很好！我将把你的决心报告委座。但请你放心，你们不是孤军，我已调精兵正在途中，大局可以改观。”

胡璉的电话刚放下，第11师第二任师长、时任军令部次长的罗卓英从重庆发来加急电报：“特急，胡师长：密。兄率部锁钥长江，拱卫陪都，接受光荣任务，必能创造光荣的战绩。望激励官兵，坚定决心，坚守要塞，发挥神勇，发扬精神，造成空前胜利，有厚望焉！”

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从三斗坪打来电话：“185师已兼程来援，27师已到天岩坪，94军主力回守资丘。只要我11师努力作战，石牌无恙，胜券在握。”

5月29日，太阳还在黑暗中挣扎，日军的大炮就开始地毯式轰击，透过硝烟弥漫的阵地，太阳时隐时现，像一个黑色的云团。从阵势上看，今日必有一番浴血恶战。胡璉告诫部下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传令兵迅速要电话将师长的旨意传达到连队，这不完全是指使，而是向全体官兵传达一个信息，师长就在前线，他要和全体官兵一样，视死如归。

8点刚到，敌机成群，呼啸而至，将一排排的炸弹倾泻在石牌要塞中。很快，敌全面发起进攻。日军尖利的刺刀，疯狂地将31团阵地撕开几处大口子。

团长尹钟岳用电话向报告危急情况，胡璉命令：“对敌强行逆袭，将狗日的揍回去！”

尹钟岳团长当即命令吹冲锋号。在激动人心的号声的催促下，官兵纷纷跃出掩体，呐喊着向敌猛冲猛杀。这一来，倒将日军吓得不轻，打了几年仗，还没见过在进攻时，中国军敢反冲锋，一时间，手忙脚乱，相持一阵，便退下去。在中国守军逆袭即将成功之时，凶残的日军竟施放毒气，玉石皆焚，功亏一篑。该团强弩之末，又组织了一次逆袭，无功而返。

天黑之前，团长尹钟岳命令部下主动向核心阵地转移。

是日，第32团和第33团都与强敌血战。负责南面要隘的33团游国桢营长，被飞机炸成重伤，但一批一批的敌人蜂拥而来，眼看隘口将失；游营长咬紧牙关，不下火线，裹创指挥，他的精神激励了该营官兵血战到底的决心。等援兵赶来，杀退强敌，游营长血洒黄沙，为国捐躯。

由于负责掩护第31团右侧的友军，全线崩溃，几百名溃兵退进四方湾。这里是要塞核心到第31团的一个要冲，部分日军乘机跟了进来，形势极为混乱。此阵地如果失去，第11师将被截成两段，而第31团的后路将失，搞不好，要塞主阵地也有被敌楔入的危险，情况危急万分。胡璉命令第32团副团长李树兰：“你带领一个班，限定在半小时之内赶到四方湾，将那里的敌人赶出去！”

李树兰是员虎将，以打仗凶狠出名。这次却心里发毛：“师长，人太少了，你是不是多给些？”

胡璉火了：“你的眼又不瞎，没看见全线都在激战？我只能给你一个班。”说着照着李树兰的肩轻轻打了一拳，“动动脑子，那里不是还有溃兵吗？枯木朽株都能杀敌！”

李树兰挨了训，心里却很高兴：“明白了，师长瞧好吧！”他敬了个礼，扭身大步流星向外窜。胡璉在后面喊着：“活着回来，我还要请你喝白干儿！”

李树兰带着八个战士，在炮火中连窜带蹦，躲闪腾挪，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四方湾，来不及喘口气，便上气不接下气地用电话报告：“师长，你的表几分了？”

胡璉在李树兰走后，心急如焚，不时地看表，接到电话，长出了一口气：“还差一分钟。”

“师长放心吧，耽误不了。”李树兰放下电话，朝天放了两枪，把一群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的溃兵都震住了。他大声嚷嚷：“我奉师长指派，负责此地的防务。你们不管是哪一军哪一师的，都要归我指挥，听我的命令，如有违反，一律军法从事！”

三四百号人溃兵一下子皆被威慑住了，李树兰他们编成四队，划分了各自防守的区域，分配战斗任务，并下令：“鬼子上来后，没有命令都不许开枪！”

这时，大约一个小队的日军嗷嗷叫着，端着明晃晃的三八大枪冲了上来，他们根本没把前面的这些溃兵放在眼里。待敌人进入有效的射击范围之后，随着李树兰一声“打！”阵地上手榴弹、机枪、步枪包括石头，便雨点般的打过去。鬼子措手不及，被打得落花流水，大部分成了釜底游魂，只有少数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

这一天的中午，军长方天要胡璉接电话，他激动地说：“我传达委座电令：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离此一步，便无死所。中华男儿，当有与苏联红军互相辉映之义务与权利。”

胡璉回答：“决不辱命！”

是日晚，胡璉下令将师部移驻白石岩，是石牌要塞的最高点，四周都是岩石。他对各团官长说：“要塞如果被敌攻陷，这里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处。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短兵相接，望各就本位，尽其职守，战至最后一人，将敌人的枯骨和我等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

5月30日凌晨，陈诚打来电话：“委座已下令陈纳德将军的14航空队前往助战；79军已夺回渔阳关，即向石牌前进，不久就可与敌决战；18师罗广

文已恢复元气，伯玉，可不能丢我的人啊！”

“请陈长官放心，我师苦战数日，虽有丧亡，但士气仍极旺盛，石牌绝可无虞。”

一会儿，军长方天又来电话：“军部已到达三斗坪，就在你的身后。相信11师在你的领导下，必可肩负重大使命。无11师就无18军。你必须镇静作战，再坚持几日，大局定回好转……”电话未完，便被惊雷般的炮声打断，敌人又开始发动进攻。

当日的战况依然激烈，日军似乎已知道前面横亘着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志在必夺的信心发生了动摇，虽不断冒死仰攻，在11师凭险力战，不急不躁的打击下，死伤累累。于是，飞机大炮的报复性的狂轰滥炸却比前两天更加凶猛。

5月31日，全天仍在激战，但日军进攻的规模却大不如前，已呈强弩之末，显示出后退的迹象。

是日午夜，胡璉命令各团组织小分队，每队10人，向敌营不间断地发动袭击。他说：“军人应具有英雄气概，三国时东吴的甘宁以百骑劫袭曹操百万大营。我要求你们放胆奋斗。我已备下重赏，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

各小分队的偷袭，均给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几乎一夜到天明都不敢睡觉。

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到胡伯玉的头上。此时，各路援军源源不断抵达指定的位置，从6月1日起，我军全线展开大反攻。

战至6月7日，终于恢复到战前的态势，胡璉防守石牌的任务圆满完成。

与此同时，攻击三官岩、四方湾的日军千余人，死不放弃，毫不后退，导致几乎全被歼灭。唯独中国军队曹家畈阵地，因第18师连日苦战，伤亡过大，右翼被日军突破，万分危机之时，曹金轮第13师大力协同夹击，阻止日军于落步垭以东地区。再说迂回至木桥溪的日军，亦被宋肯堂第32军所阻止，迄31日，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始终确保石牌要塞的稳固。

国民党中宣部特意组织驻重庆的中外记者到战地采访，向世界报道第18军第11师的不朽抗敌的业绩，有人称胡璉为“中国的崔可夫”。

蒋介石得知中国军队转危为安，喜悦之情不言而喻，在重庆黄山官邸，电告尚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敌进攻我长江上游要塞的三个最精锐师团，三天以来，已被我军完全击溃，其余尚在围歼之中，此战役不久当可获得完全胜利。子文兄，尽快让外交部把我军的胜利，转告美国，告诉史迪威，中国军队不出国门同样也可打出威风……”

宋子文立即照办，并于当天向蒋介石呈覆敌失利情形已转达美国的电文：

密呈（加码）委座钧鉴：奉世电，欣悉我军大捷，雷霆一震，转危为安，欢跃无量。前将危迫情形转达美方，除总统及霍布金斯外，军部各员皆以为过甚其词，敌人目标仅为抢掠洞庭湖区粮食而已，今敌寇三师团之众，行将完全歼灭，足证战事激烈，并非我方故意宣传，乞示战斗经过，及目前围剿情况，敌我损失，俾便详告美方，再闻史迪威有派美国参谋人员至第6战区观战之说，确否？乞伤查一并示复。文叩。世（31日）

蒋委员长批示：复史迪威已派员到恩施观战，目前围剿详情已由军委会昨日发表矣，中正。^①

当鄂西战场打得火热之时，蒋夫人宋美龄才结束在美国长期访问。在美期间，她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她身穿黑色富有魅力的旗袍，身材苗条，举止端庄，说一口声音柔美而地道的英语，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惊愕万分，完全倾倒，在议员们长达4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的讲话是：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当使它的人民能够在中国进行战斗，而不应在太平洋花费那么大的力量，她敦促罗斯福总统，立即采取行动，并向他要飞机。蒋介石在这样的时刻，怎能放弃任何一点机会呢？向美国通报鄂西战场中国军队打赢日军，证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是肉包子打狗。

蒋介石电令陈诚，不要放过横山勇率领的这帮日军，捕捉战机歼灭横山勇。

日军自遭中国江防军连日痛击后，力量不支，伤亡惨重，攻势顿挫，筋疲力尽的日军开始全线动摇。陈诚亲临前线，命令吴奇伟率江防军全线乘势转入攻势，吴奇伟清楚已是稳操胜券，来了情绪，随即下命对日军施行猛烈果敢的全线追击，日军拼死招架，因久战疲惫，而且鉴于过去中国军队追击迟缓，所以退却之初，日军警戒疏忽，嗣见中国军队紧迫直迫，行动果敢，遂恐慌万状，狼狈向东窜去。日军后卫部队，边跑边打，边打边跑，先后于栗树坳、聂家河、花桥、长阳、邬家沱、大桥边各地，被中国军队追打，败兵如潮，仓皇溃逃。

日军第30师团第104联队、第116联队的各一大队，以及第65联队的一部共约3000余人，被王敬久的第10集团军第23师、第55师拦腰截住，又遭第98师、第121师各一部的超越追击，日军于磨市附近陷于重重包围，无法动弹，四面楚歌。

日军第13师团部及其主力与日军独立第17旅团一部，被中国军队第121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师、第118师、第194师、第98师主力围困于宜都城郊的狭小地区。

中国第10集团军司令官王敬久，兴奋地在电话里对陈诚喊：“陈长官，小日本跑不掉了，快派飞机来炸狗娘养的！”

中国空军呼啸而来，低空扫射、投弹，日军在飞机的猛烈轰炸中，纷纷涌向江边，唯一生存之路就是渡过江去。但是，日军的希望被茶店子附近中国军队的炮兵粉碎了，无情的炮弹炸毁了江边的轮渡，在汹涌的江水面前，日军真到了哭天无泪之地步。

迄6月3日止，中国江防部队正面进展顺利，已完全恢复战前态势。日军第3师团的第34与第38两联队，第6师团一部，第34师团的第216及第217与工兵联队，第9师团的第231和第233两联队，以及伪军新24师，伪军九江保安队等，在中国军队剧烈冲击之下，分由红花套、宜昌间渡江逃窜，沿途扔下辎重、伤员、武器弹药无数。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第74军和第29集团军，亦先后攻克安乡、新安、王家厂、煖水街，迫进公安及磨盘州之线，日军第40师团约1000余及伪军第11师3000余人，被中国军队追打得分向石首、藕池口、公安逃窜。

宜都及磨市各附近被围的日军，几经突围，几经打击，伤亡奇惨无比，中国士兵杀声震天，将包围圈缩小，随之冲进敌阵，大打出手，往日里气焰嚣张的日本士兵，在逃命中大部被歼。5日中国军队克复磨市，残余日军退据磨市东南陶家坡附近高地顽抗。

此时，宜都城郊的日军，因中国追击部队已迫近城郊，而渡河材料被炸，必须另觅渡河地点，因磨市残余日军的求援，于6日冒险向中国第194师及第98师正面强行突围，日军别无选择、豁出命冲击，中国军队第194师因后续部队第四营未及时赶到，寡不敌众，遂被突开缺口。待第6师赶到增援，逃出缺口的日军，已窜到肖石岩、聂家河各附近。

松滋方面的日军，此刻向洋溪、枝江回窜，攻击中国军队第118师的侧背，该师兵力单薄，仅剩四个营，在日军孤注一掷的攻势面前，被迫退至余



抗战中关于战绩的报道

家桥附近。

7日，磨市东南地区的残余日军，借空军掩护，并施放大量毒气之后，乃突出重围，与聂家河的日军会合一股，向东逃窜。

7日夜，中国军队暂编第6师夜袭日军第13师团司令部，师团长赤鹿理率残余人员垂死抵抗，暂编第6师士兵奋勇冲进第13师团司令部，赤鹿理去向不明，剩余日军全被击毙。

6日至8日之间，敌伪军策应宜都日军突围，先后增援3000余人，在日空军不断掩护中，在街河市、西齐、宝塔寺附近地区，与中国军队第74军的第51、第58等师激战三昼夜，双方伤亡均重，中国军队防空射击，击落日机一架。

8日中国军队第121师克复宜都，9日，第121师及第85师，同时冲入枝江城，残余日军退出城外向东逃窜。

中国军队暂编第6师于11日攻克洋溪，是夜占领板滋。

12日，中国军队第194师先后克复磨盘洲、新江口；17日第74军攻克军家嘴，申津渡等地；第194师占领班竹挡、米积台；14日第74军攻克鲍关、谷升寺，是晚占领公安城后继续东进，对藕池口、雾气嘴、闸口、黄金口、弥陀寺，浣市等处发起进攻，英勇的中国士兵，此时已将日军西犯企图完全打破、胜利在握。

第6战区司令官陈诚再一次在国人面前露脸，得到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赞赏，6战区各部队论功行赏，陈诚向重庆发电，呈鄂西会战应行奖惩电文如下：

谨将此次鄂西会战副师长以上应行撤换及升调人员电呈如次：（一）军长方天，平时训练有方，战时指挥得力，为一极有希望之将领，拟请升任江防军副总司令，仍兼军长。（二）师长胡璉，统御有方，作战得力，资历亦深，拟请升任18军副军长，遗缺拟以5师师长刘云瀚调充，递缺查该副师长李则芬，精干有为，拟请升代，其副师长缺，拟请以资绩俱优之本部特务团团长傅锡章调升。（三）13师师长曹金轮作战不力，偏岩要点，过早失陷，拟乞撤职。遗缺请以199师副师长勒力三升代，其副师长缺拟以该师少将参谋长留光天升充。（四）55师师长吴光朝能力薄弱，掌握不确，致损失过大，拟请调为本部高级参谋，遗缺拟以副师长兼本部参谋处长武泉远升代，其副师长缺拟以点验分会少将副主任刘柔远调充。以上所呈当否？祈早日核定发表。^①

^①（台湾）“总统府”机要档案。

蒋介石对此战役颇为满意，命令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呈上一份外国记者对鄂西战场的印象报告，同时又命令外交部广泛注意国外对此的反映。

徐永昌对蒋介石说：“仗我们是打赢了，但我们作战指导上欠完善，部署缺乏纵深，这是我们的老毛病了。”

蒋介石点头：“好在对敌钻空隙迂回的部队，能常用伏兵狙击打破敌人之狡猾，足见我军战术上的进步。”

蒋介石为保卫石牌的黄埔弟子颁奖授勋，陈诚、方天、胡璉、罗广文、吴奇伟等皆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李树兰因功升为团长。

第五节 常德会战

一、澧水南岸战斗

常德踞沅水下游，为洞庭湖西一大县市，东以洞庭为固，西倚武陵山脉，南倚雪峰山北脉，其北面以太阳、大浮两山隔澧水平原，与南面的德山隔江相望，颇擅天然地利，是滨湖一大鱼米谷仓。

自鄂西会战后，澧水沿岸颇受威胁，该地遂益形重要，抗战军粮，大多仰给于滨湖地区，故此地不但为战略要地，而且为抗战军队补给命脉，交通以湘黔公路东通长沙，西通川贵，北以支线出澧县赴荆州；水道小火轮可溯航通桃源，木船可溯沅陵达黔阳、会同，西能溯源至贵州之镇远、铜仁，东下可通航洞庭沿湖各埠出长江。

日军自鄂西会战惨败后，对常德一直耿耿于怀，企图攻占，尔后东下长衡，西窥黔桂，甚或窥伺川东，以便威胁重庆，动摇中国抗战中心。

武陵山脉自川贵边境西来，蜿蜒于沅澧二水之间，至常德西北，以太阳、大浮两山与南面的德山，形成负廓之卫星，更南则为雪峰山脉，进攻退守颇



中国军队将领在前线指挥作战

擅形势之利。在昔日军阀割据时代，入常德者，即有顾盼自雄之感。河流北有澧水，中有沅水，南有资水，均自西向东注于洞庭，滨湖多港汊，行军作战，均为障碍。

日军在鄂西失败之后正忙于整理补充，并受到中国军队各战区的局部反攻，一直未能有所动作，达4月有余。至是太平洋盟军的攻势逐渐增强，日军海洋航路渐有中断之势。而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于1943年10月23日起，在莫斯科举行，对盟邦作战到底的形势，益形坚定。日军于诸种威胁之下，为鼓舞其士气，乃积极准备向常德进犯，图以在战场的胜利，打击蒋介石于11月间赴开罗与美、英巨头会议时的声誉，求政治上的效果。乃以原据湘北鄂西的第40、第13两师团各一部，占领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寺等处的前进阵地为掩护，并分别由赣北、荆沙、安庆、芜湖各方面抽调第3、第68、第116等师团全部，第34师团大部，第39师团及独立第17旅团一部，与毒瓦斯辎重战车等联队及空军等，共约10万余人，于1943年10月末，概已集中于华容、石首、沙市、江陵一带，于11月2日，由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驻沙市附近的观音寺指挥，开始分路向我进犯。

11月1日，日军先以一部向沙口、鲢鱼须（华容南）进犯，中国防守部队自然不会置之不理，予以坚决击退。2日下午5时起，日军声势浩大，即藉飞机大炮掩护乘多数汽艇，兵分12路，向滥泥沟子、百弓嘴、章田寺、米积台、新江口之线发起进攻。第6战区长官部，当依策定守势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示王纘绪第29集团及王敬久第10集团军的第一线部队（162、158、98、暂6、185等师），依既设阵地，逐次坚强抵抗，对安乡尽可能保有之，至万不得已时，可留一小部于敌后，尾击、侧击，主力退守汇口、孟家溪、街河市、斯家厂、洋溪之线继续坚强抵抗。第29集团军特指定王泽浚第44军以一个师兵力坚守津、澧，彭位仁第73军以一师兵力坚守石门，主力在石门西北新关、永盛桥间集结。

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一面请准将军委会直辖的王耀武第74军，归第6战区直接指挥，以第57师即日进入常德城，准备固守，主力向太浮山、西南桃源、漆家河、鹿田坪、羊毛滩间地区集结，保持机动。

中国军队第一线部队，于3日至6日间，先后于南县、官垱、甘家厂、公安、磨盘洲、新江口之线，及大堰挡、张家厂、街河市、西斋各附近，展开抵抗。赵季平暂编第6师一部在街河市的巷战，及向思敏第98师留置张家厂坚守的孤军一连，与日军搏斗达4天。

在日军挟其优势兵力猛进不已之时，陈诚调整第6战区部署，令第29集团军的第44军，指定第161师坚守津、澧，以约一营兵力，尽可能保住安



中国军队在战火中向敌发起攻击

乡，一部继续逐次抵抗，主力移至新洲、李家铺间集结；第73军第77师以一个团守备合口、新安江及澧水南岸要点，主力即向笔架附近集结。第10集团军的第79军以一部逐次抵抗，迟滞消耗敌人，主力即占领方石坪、暖水街、刘家场之线主阵地，坚强守备；方靖的第66军以一部逐次抵抗迟滞消耗日军，主力即占领王家畈、聂家河之线主阵地，坚强守备。江防军即抽调方日英的第86军第13师向津洋口附近集结，准备策应第10集团的作战，另请将方天第18军推进至木桥溪、高昌堰、白果坪间集结，形成外线态势，迎合战机。第一线各部队于6日进入主阵地。

陈诚在他的私人回忆录第16节“澧水北岸地区之战斗”中这样回忆道：

11月1日以前，战区据各方情报，早已审知敌之行动。我各部官兵莫不勇气百倍，严阵以待。2日下午6时，战机勃发，敌于华容、百弓嘴、闸口、黄金口、弥陀寺、新江口之线分12路向我阵地猛犯。我前进部队依预定计划沉着应战，逐步向西方山地转移；敌亦持重，未敢轻进。迄7日晨，敌北翼主力概到达王家厂、闸口、蝗水街、刘家场、余家桥、洋溪之线，我各部遂开始猛烈反击。一时硝烟迷漫，激烈无比。我固守张家厂之一连及诰赐山之一营已受敌四面环攻，仍屹不为动。暖水街守军陷于包围、犹怀臂奋战，斩杀无算。迄9日午，敌精锐之104联队钻隙迂回至沙口附近，被我腰截堵击，几濒溃灭。10日破树垭、卸甲坪及11日赤溪河诸役，俱予敌以歼灭打击。乃敌黔驴技穷，恶意施放毒气。激战至12日晚，我以诱敌深入，从容转移至太

平街、升子坪亘汉洋河、宜都之线；敌亦知难引退，未敢进逼，主力沿河、天门垭、桐予溪南下，另以古贺支队及39师团一部于仁和坪迄北迄宜都间拒止我之进出。

华容、百弓嘴西犯之敌，迄被我遏止于津澧东北，我雄踞石门部队亦不断向王家厂、天门垭敌侧背袭击，俱有斩获。13日垂暮，敌以主力于石门东北挟其炽盛火力向我石门守军猛犯，彻夜厮杀，达旦更趋激烈。我为争取外翼，守军主力转移于慈利东北，一部据城固守，浴血搏斗，敌我伤亡均大。迄15日晚，始突围归制。

从11月6日起中国第10集团军第一线师转移王家厂、暖水街、刘家场、洋溪之线，日军跟踪来西，并以其主力第13师团全部及第3、第34师团各一部，指向暖水街地区。赵季平暂编第6师与之反复争夺，战况至烈，黄昏，后续的日军分由两翼钻隙迂回。7日晨，其南钻的日军，被中国军队第98师、第194师于红土坡、岩壁下附近分别围击；北钻的日军受第199师一部腰击，死伤颇多。暖水街正面日军复不断增援，猛攻不断，守军凭工事奋击，血战三昼夜，阵地屹然未动。8日，由斯家场前进的日军进犯刘家场，中国军队寨子山守兵（第199师之一连）沉着歼敌，卒以众寡悬殊，牺牲特大。日军攻陷该阵地后，续向第199师诰赐山阵地迂回，中国军队该处守兵不足一营，亦以有我无敌的精神，奋战竟日，确保阵地。当日，为使第73军尔后作战容易，长官部特令该军第15师向樊家桥、螺丝坝、黄木岗、分水岭、土地垭间地区集结，与石门互为犄角，侧击日军。

8日，第6战区长官部奉蒋介石手启阳西令一元电令，让第10集团军即刻集中主力，击破暖水街方向突进的日军，9日上午5时转移攻势，以第29集团第44军加强一师一部，攻击大堰挡日军，主力相机进出敖家嘴、西斋，断日军联络；第73军77师，击破当面日军，进出九里岗附近，第15师由新堰口向王家厂、方石坪的日军攻击，第10集团军固守暖水街部队，务必坚持到最后—兵。并令第26、33两集团，各以一师兵力，分向宜昌、当阳附近日军弱点攻击。

是日，经张家厂进攻大堰挡的日军，占领王家厂、闸口、进至八王岭、方石坪间，企图包围第79军的右翼，如波逐浪，涌进不已。暖水街正面，虽经第194及199师各一部夹击，日军受挫，但右侧背比较暴露，日军更不断增援，预期9日的攻势未能全部实施，中国军队第79军为争取外线，转移正面于河口、子良坪之线。同时日军向刘家场进犯一部，向棉马城、两河口深入时，遭第185师伏击，死伤甚众。另由洋溪渡江增援的日军千余人，被第185师主力阻止于王家畈、肖家岩附近。

但同日晨，在澧水沿岸第161师、77师、15师，仍分向大堰挡、王家厂、燕子山等处攻击，克复大堰挡，并且在王家厂摧毁日军弹药集积场。

战区长官部为巩固第10集团军左侧，令第86军的第13师推进至潘家湾、聂家河间，归第66军方靖军长指挥。

11日，在河口的日军第104联队，被中国军队第194师包围于河口、木耳山附近，本可聚歼，但日军第3师团主力由新门寺方面前来增援，遂得脱逃。

代司令长官孙连仲考虑，因日军向北增援，乃令第29集团军第73军猛攻当面日军，并以有力部队追日军后袭击；第10集团军第79军于马踏溪、河口、二方坪、太平街、巴巴铺、渔洋关、子良坪间地区，机动歼敌。第66军可以退守，但必须确保渔洋关，第94军一个师推进野三关集结，第16军以一个师推进木桥溪集结。日没，日军攻克太平街，中国军队独立工兵第30营奋起抗战，众寡悬殊，未能遏止。

11日入夜，第10集团军各部与日军阵线交错，互无进展。

11月12日，第10集团军各部在石门附近与日军混战一团，日军由易家渡强渡澧水南岸，企图南北夹击，合围石门，中国守军浴血搏斗，战况惨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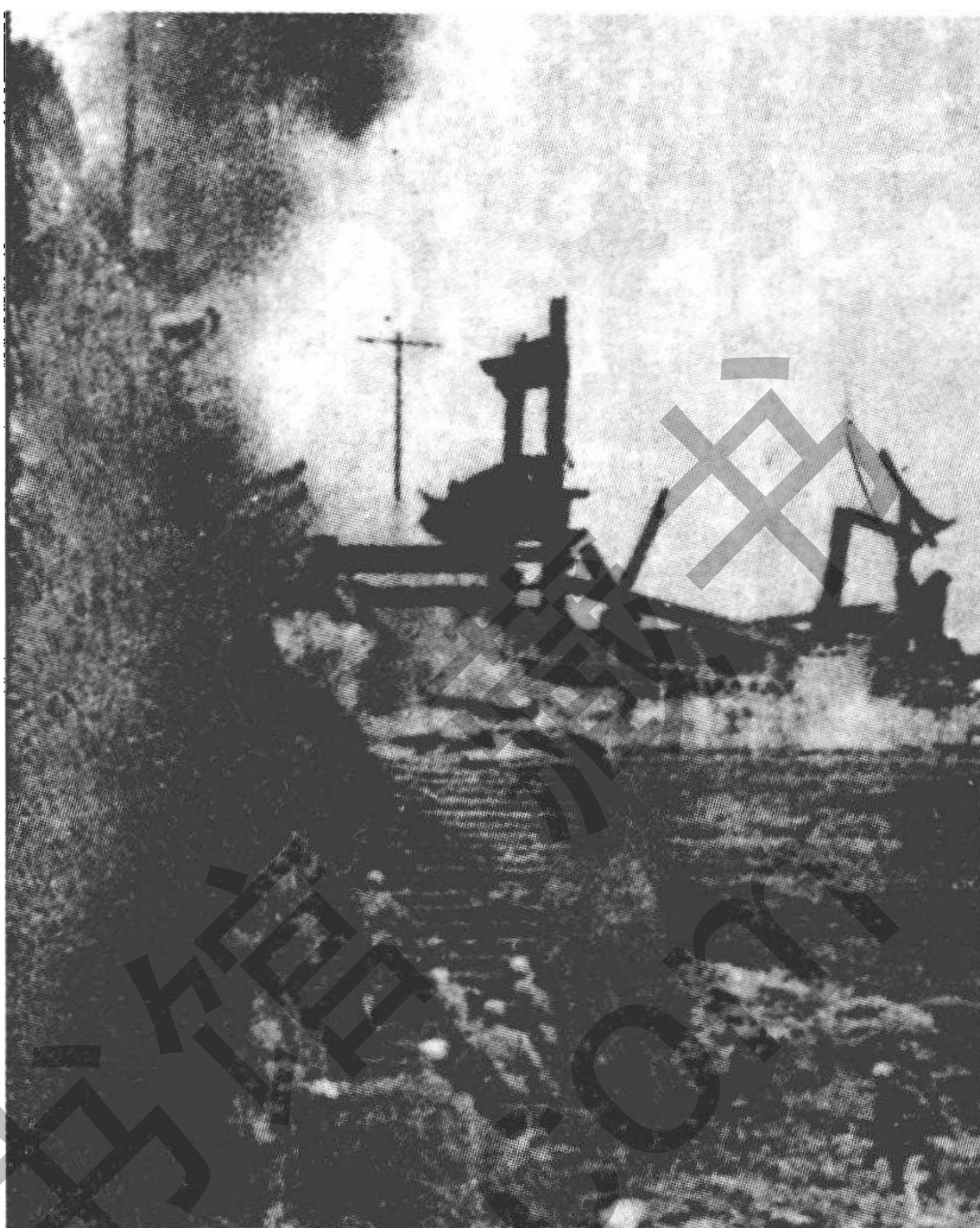
长官部以于澧水南岸常、桃附近地区与日军决战为目的，调整澧水两岸兵团部署。

12日晚，蒋介石打电话指示：“以一部确守常德，主力在慈利附近地区，与敌决战。”

孙连仲用电话对各部队统领说：“仰见总裁高瞻远瞩，灼见真知，实为此次常德会战制胜之主要关键……”

战区长官部虽亦有俟日军主力南渡澧水后，由内线转为外线，以常德为核心包围击破日军的计划准备，接蒋介石指示后，指导思想更加明确。

14日夜，石门阵地正面，被日军缩小全面被围，固守石门要点的暂编第



中国军队在弹雨硝烟中向敌攻击

5 师彭士量师长率部为掩护第 73 军主力撤退，自 14 日晚起至 15 日黄昏，独立与日军格斗，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拖延了日军进攻的时间，为主力部队的反攻赢得了时间。疾如骤雨的枪炮声，一昼夜未停，该师几乎全部壮烈的牺牲，忠勇绝伦的彭士量师长，怀抱机关枪，弹尽之后，为国殉职。

彭士量，号秋湖，湖南浏阳人，生于 1904 年 8 月 5 日。黄埔四期生，抗战时参加过淞沪、忻口、台儿庄、武汉、长沙诸役，1942 年调为第 73 军暂 5 师师长。1943 年 11 月 12 日写下遗嘱三封，一为奉师全

体官兵：余献身革命廿年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党国。兹奉命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胞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灭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憾。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师长彭士量 11 月 12 日另一封遗书是给其妻子的：

余廉洁自守，不事产业，望妻刻苦自持，节俭生活，善待翁姑，抚育儿女，俾余子女得以教养成材，以继余志。此嘱

秋湖 十一月十二日

彭士量是在常德会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他的不爱钱、不惜死的精神，永为民族之魂。

日军于 11 月 3 日攻陷南县后，其第 116 师团主力及第 68 师团一部，推进至三汊河、东港、清泥潭等地。7 日，安乡经激战后被日军攻陷。8 日，日军千余由羌口进犯石龟山，被第 162 师阻止。10 日，日军由红庙强渡，当晚千余人攻入津市，与守军发生巷战，第 162 师许师长亲率一团，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将敌驱逐于市外。11 日，三路日军进击澧县，中国军队第 161 师协助第 150 师坚强阻止敌军进攻，至 12 日将敌击退，乘胜追击至九店。

石门战斗后，日军分由渡口、石龟山、新安等处强渡进犯，中国军队第 44 军阵线长达百余里。为集结主力打击深入日军，即按原定部署以一部守备



暂 5 师师长彭士量

津、澧，主力逐次转移至鳌山、临澧、观国山之线，至17日，津市、澧县一度激战落入日军之手。

陈诚在其私人回忆录第16节“澧水南岸地区之战斗”中这样回忆道：

战区依据各方情形，已判断蠢动之敌有转锋南向，进窥常（德）、桃（源）之可能。9日，我于荐祖溪附近击毁敌运输船四艘，获敌兵团部署要图一张，以常德为目标，益堪注意。因是以战区有力兵团控置于慈利西南，待机夹击，另以余程万师固守常德。自13日以降，滨湖、渡口、石龟山、红庙及津澧迤北之敌至为活跃，15日曾一度窜入津市市街，为我肉搏击退。17日，敌分由石龟山、新洲、津澧间窜青化驿、五泉铺等处；主力由石门南渡，沿澧水向慈利、夏家巷、临澧广正面前进。我某部于临澧东北亘铜山山脉之线击敌侧背。激战至18日，晌午既过，我以确保太阳山、大浮山两要点，主力分头以赴，一部徐向龙盘桥、漆家河西移。其沿澧水侵入福星桥、广福桥之敌遭我军反击，受创特重，遂不断增援。祖师殿高地之争夺，敌尸累累。敌机亦连续侦察投弹，我迄不为动。20日，我分由白鹤山、羊角山出击，收效颇大。20日下午5时，敌编队机群于桃源上空投弹扫射，并乘势降落伞兵百余，守兵撤离城垣。陷城后，敌一部向西北急进，一部渡沅水东窜。惟我慈利西南兵团始终以外线态势与敌周旋，敌虽倾13师团全部及佐佐木支队，合计5联队之众，并借机炮掩护攻击，卒为我击退。

日军第116师团由渡口、石龟山小渡口等处冒守军炮火强行登陆，继续内侵，其第3、第13两师团渡澧水南下，17日已迫近辛家台、大岩厂、南岳寺之线，及慈利东北附近地区。中国军队第74军主力遂在祖师殿、赤松山、慈利、垭门关占领阵地，与日军进行开战后前所未有的激烈战斗。18日，大岩厂、九龙桥日军伙同进犯临澧，与中国守军第161师一部接战。

19日，战区长官部鉴于日军主力已越澧水南下，遂决心放胆令第79军举全力先向石门、慈利间地区挺进，越过澧水南岸，攻击日军侧背，并命第18军归王敬久总司令指挥，即日由聂家河、渔洋关间渡汉洋河，进出西斋、王家厂间地区，扰击日军的侧背，策应常德西北地区的作战。第94军即向长阳、木桥溪间地区集结，归吴兼总司令指挥，巩固江防。另令第73军汪之斌军长即率余程万部向东岳观、杨家溪、石门一带袭击日军。同时奉蒋介石手启戌皓未士已电令，以当面日军补给困难日增，第74军、第44军、第100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日军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功过赏罚，绝不姑息。

日军攻陷临澧，并由青化驿进犯鳌山，王泽浚第44军以正面过大，兵力



被俘虏的日军

薄弱，在踏水桥、大龙站、斋阳桥、王化桥、易家桥、观国山之线阵地，到处被优势之敌各个突破。第162及第150两师主力退入太阳山、太浮山坚守，第161师与日军保持接触，逐渐西移。

慈利附近日军，增援至5个联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第74军主力正面进攻。该军与日军鏖战五昼夜，并不时派队逆袭，日军受创益巨，王耀武军长命令于20日从白鹤山、羊角山出击，部队如猛虎出山，毙敌近千人，获步、机枪300余、马骡40余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

日军第216联队（原34师团），由东岳观经岩泊渡，绕至龙潭河威胁中国军队侧背，至22日，第74军正面日军，已增至10000余人。而漆家河、羊毛滩第161师阵地，亦受日军主力攻击，伤亡较巨，王耀武派第100军第19师增援到达，即展开于漆家河东西之线，迎头阻击。第74军主力，虽正面未被突破，而右翼则已受日军包围，为对日军施行反包围，王耀武命令一部留置于七姑山、二方坪诸要点，大部转移于邓家庙、陈家河、零阳山、簸箕湾之线，续兴攻势。太阳山及太浮山两重要据点，则为第162及第150师的一部固守，终会战全期得以确保。

由澧水南渡直扑陬市、桃源的日军第3师团，于太浮山西侧，与中国第44军一部展开激战，向沅水逼进。21日，日军编队飞机16架于桃源上空投弹扫射，之后趁势抛下伞兵百余员，落地后与地面日军呼应袭击，达到效果。该城守军不足一营，抵不住日军攻势，被迫西移，桃源城失陷。

日军攻陷城池后，一部向西北急进，一部渡沅水东进。

中国军队第150师许国璋师长，亲率师一部，于陬市西北抵御，身中多弹，壮烈殉职。

许国璋（1896—1943）四川成都人。日军围常德，许部奉命扼守西北大浮山地区。20日晨，日军千余人进攻第150师指挥所，激战竟日，官兵死伤惨重，许师长身负重伤，当即休克。部属误以为阵亡，遂移送沅江南岸。次晨甦醒，问及战况，急呼：我是军人，应战死沙场，运我过河是害了我，遂拔枪自戕殉国。



第150师长许国璋

二、勇战，第57师

11月16日起，日军从西、北、东三面对常德形成包围态势。

第74军军长王耀武面临的形势严峻，于11月16日发电重庆，呈固守常德之意图，电文如下：

渝。军委会机要室毛主任庆祥兄，请呈委员长蒋：缄密。

（一）钧座国家元首，日理万机，恳乞仍坐镇陪都，如认为有加强指挥机构之必要时，恳以总长何到恩施，孙代长官到桃源为宜，未审当否。

（二）我军检获敌之文件、日记本与其地图标示，敌有进攻常德企图。

（三）无论友军努力与否，职当谨遵钧座向日训示，鼓励士气，痛歼顽敌。

（四）已严飭57师固守常德，其余除派出搜索及警戒部队外，约铣晚均可到达慈利东南白鹤山、燕子桥、黄石市间地区。职王耀武。戊铣辰。亲印。①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与长沙等会战相同，固守常德待援，对日军形成歼灭性打击，成了常德会战的要点。陈诚在他私人回忆录第16节“常德之攻防”中这样回忆道：

我余程万师奉命坚守常德，士气至为激昂。11月18日，由洞庭湖西窜之敌到达牛鼻滩附近；其由北南下之敌，先头俱到达柳叶湖、竹根潭、石板滩、河湫迤北之线，与我外围守军开始接战。同时，敌机亦开始狂炸。该师诸战频捷，尤增义愤。至22日，敌分五路并进，一股由苏家渡扑德山，一股由牛鼻滩扑德山市、新民桥，另三股向七里桥、黄土山、河袱猛犯。该师喋血会战，勇迈无前。敌更番进袭，昼夜不息。激战至25日，由桃源东窜及陬市南渡之敌进至常德南站，常德遂以合围。该师凭城郊核心，痛创围攻之敌。敌为迅夺各城沟通沅水计，不惜驱彼编氓，膏兹流弹；更悍然置国际公法之不顾，滥施毒弹，为人类正义所不容。27日，敌一部借东北城垣突入城内，为我歼灭过半。敌寇一再增援，攻城之卒，不下三万，与我于城东北角展开激烈巷战。29日一日内，毙敌116师团和尔基隆联队长以下千余名，获机枪30余挺，步枪五百余支。敌机亦反复投弹，一日达13次之多。守城之战，其壮烈无以逾此。12月3日，我各路大军俱已抵达城郊。我以常城庐舍为墟，工事全毁，遂全部转移常城西北，继续开战。

常德外围及核心之战斗，罕见激烈，尤其是守城战斗，是抗战史上空前绝后的。

11月18日，日军第68师团由洞庭湖西岸上陆，其先头700余人，进攻牛鼻滩，被第57师警戒部队阻止。

20日，日军增加千余人，企图由小河强渡，并分向大山嘴、花山进犯，也被守军遏阻。但日军第3师团经过激战，击退守军第19师，占领漆家河，在遇轻微抵抗后，占领桃源，切断了第74师主力与防守常德的第57师的联系。



余程万

21日，牛鼻滩日军续增3000余人，大举向芷湾等处进犯，同时，其由北南下的第116师团，到达马耳山、石板滩、河袱迤北之线，与守军外围部队接战、中国军队第57师打得漂亮，频频出击，频频获捷。

22日，日军分五路并进，一股由苏家渡扑常德南外围前进据点德山，一股由牛鼻滩扑德山市、新民桥，另三股分向七里桥、黄土山、河袱猛犯。守军喋血奋战，勇迈无前，日军机炮掩护，轮番进攻，昼夜不尽。

赵锡田第63师留置德山的第188团，被迫撤离。此时常德外围的日军，增达10000余人。中国军队第57师官兵毫不后退，在黄土山与日军展开争夺，常德西外围前进据点河袱的巷战，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五次之多。

23日，由桃城东窜及陬市渡河的日军进抵常德南站，摆出合围架势，日军总数达20000以上，为日军第3师团一部，第116、第68师团主力。常德守军第57师余程万兼师长、亲临第一线，激励官兵，坚守待援，以常德共存亡。就在第57师与日军白刃之际，蒋介石来电，令第57师一定死守常德。并训令“第6、第9战区协力包围敌人于沅江江畔而歼灭之。”

24日，日军继续猛扑常德城区，打个几进几出，洛路口中国军队阵地全毁，守兵伤亡殆尽，该地于焉不守。余程万电复战区长官部，称四面受敌，血战七昼夜，虽伤亡惨重，将所有杂兵均编入战斗，士气旺盛，全体官兵谨遵总裁意旨，抱决心愿与常德共存亡……

25日，南岸日军约两联队，又行强渡攻城，一部500余日军撕开缺口，



常德城内战斗最激烈地水星楼

冲入城中，巷战通宵，大雨之中，大部日军就歼，血水淌于街巷，并击毙第116师团联队长和尔基隆以下2000余人，守军高抬枪口，击落日机1架，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8挺、步枪27支及重要文件多种。

26日晨，雨依然不停。日军全线再攻，南岸日军，冒着炮火强渡更急，守军官兵冲出掩体，杀声震天，一日间又毙日军2000余人，缴获轻机枪25挺，步枪200余支。战区长官部电令余程万，以北方援军，已过盘龙桥、潘家河；南方援军，27日可到城南岸，务必让余程万率余部坚守要点。日军也知道不能再等，全力猛冲城池，并不断施放毒气。

27日，日机狂炸愈紧，巷战弥烈，常德城内，积尸满街，流血成渠，守军又毙1000日军，缴获轻机枪10余挺，步枪100余支。

28日晚，日军施放毒气后，环攻守军，第57师官兵伤亡殆尽，替上阵地杂兵政工人员，余程万头戴钢盔，率卫队加入战斗，壮烈空前。北门附近工事全毁，守军伤亡殆尽，日军133联军从北门突入一部。守军在三板桥、法院、体育场之间死守不退，余程万命令师部杂役、政工、参谋人员和警察四五十人编队投入战斗。余程万见部队官兵的生命被日军炮火毒气噬吞，战斗员减少到极点，连续发电请求增援，并要求接济弹药。余程万呼吁战区各部队，迅速向常德城挺进，并请薛岳长官转令沅水南岸友军支援攻击日军。城池被日军围困，余程万请求空军，设法输补粮弹。战区长官部回电告诉余程



常德外围德山上日军的尸体

万，日军已开始北退，第162师已到城北沙港，第3师已到德山，务必拼死支撑，战斗到最后一人。

这可真是余程万的命！他的卫队士兵已经有不少在他身边倒下。

29日，日机在常德上空投掷燃烧弹，城市大火蔽天，家屋碉堡，俱成灰烬，日军第243联队在黎明时突入东门，南门外日军转至北门，冲入城市。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下令“烧毁常德市街，迅速取得战果。”守军在城西南角，与日军拉锯肉搏，伤兵都在用尽最后一息与敌同归，壮烈无比。余程万再次发电求援。电称：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此刻，余程万本人，率副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侍从官、卫队等，固守中央银行，与敌作最后较量，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高呼第74军万岁！第57师万岁！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壮烈情形，催人泪下。

30日，日军气焰不减，穿墙凿壁，寸寸紧逼，余程万及各级幕僚，各个满身是血，浑身是土，向日军投弹射击，尺土之微，不肯轻弃。

12月1日，余程万率残部依然扼守中央银行及西南一角。第6战区代长官孙连仲，奉蒋介石之命与余程万电话谕，此次守卫常德，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价值相等，实为国家民族的光荣，务必苦撑到底。余程万苦撑至12月3日，他的部队残余屈指可数，援军被阻难以入城，粮弹被毁告罄，飞机输送



日军俘虏一部

维艰。余程万不愿坐以待毙，遂率仅存官兵，向城南突围，与沅江南岸友军会合。

余程万率第57师固守常德，与日军血战16昼夜，敌以飞机狂炸，火炮猛轰，毒气弥布，兵亡官继，弹尽肉搏，终不为动。共伤毙日军万人以上，缴获重机枪、轻机枪50余挺，步枪370余支，第57师伤亡官兵5703名。

就在余程万苦撑之际，王甲本第79军排除万难，强行渡越澧水，攻占明月山、菖蒲垭、五通市、羊毛滩、潘家铺各地要点。汪之斌第73军收复慈利，给予日军重大威胁。同时常德外围打援日军，死伤益重，战力已竭。中国军队在外围全线转入攻势，空军轮番出动，获局部进展。罗广文第18军复渡汉洋河，突入日军阵中，首克刘家场，进出大堰垱、张家厂、西斋间地区，切断日军交通。太阳山的孙骥第162师一部南下，攻占灌溪寺、黄土山、沙港各地，周志道第51师进攻漆家河，张灵甫第58师攻击黄石市，大获全胜。李仲辛第185师突入石门东西两关，与日军巷战，盘踞仁和坪亘宜都一带日军，被第199师及第13师包围。第185师一度突入石门城内白刃拼杀，歼敌众多。

王震第30师一部，攻占宜都。与此同时，第51师争夺漆家河，第58师续攻黄石市，血战之后完全占领。唐伯寅第19师迫进河袱北高地，与敌争夺……

12月3日，赵锡田第63师攻占桃源，王甲本第79军进占雷家铺、黄叶岗等地。12月4日，进攻常德日军大部退却，第9战区奉蒋介石之令肃清沅江南岸日军，并以有力部队，进出沅江北岸，策应第6战区作战。第6战区王耀武第74军、施中诚第100军、夏楚中第79军，肃清各当面之敌，以主力围攻常德附近日军。第18军继续南下截击日军。

河袱、陬市附近日军，经唐伯寅第19师连日奋击，迄6日先后被中国军队攻占。同日，澧水北岸第18军攻占新安、合口，一部截断公安至澧县日军的补给线路，渡澧水南下，各部队节节进迫，中国空军助战、日军衰颓。12月9日，中国军队克复常德，第100军攻占河袱，再克陬市，彭位仁第73军攻克热水坑，日军纷纷向临澧方向撤退。

中国军队各部队分途迈进，13日克复盘龙桥、羊毛滩、临澧。

盘踞石门日军，经李仲辛第185师围攻，不支东溃。15日，王泽浚第44军进抵津、澧，第79军抵进合口、新安以南，日军一部约五六千人，因新安附近浮桥船艇被中国空军炸毁，无法脱逃。

陈诚在他私人回忆录第16节“江北地区之战斗”中回忆道：

江北荆（门）、当（阳）、宜（昌）、沙（市）之敌自10月以来，即陆续

抽调转移于江南方面，守备兵力速形薄弱，不时以伪军及民众伪装炫惑。我江（北）强大兵团于11月13日起，概已进入有利之攻势地域，展开勇猛之攻击。我右翼兵团先后突入毛狗洞湾、雨淋包、营盘岗、陈家大包，工地岭各据点而占领之；并继续围攻龙泉铺，分途袭击土门垭、鸦鹊岭之敌，获有显著战果。尤以鸦鹊岭附近之役，歼敌一中队以上。我左翼兵团20日突入当阳西关，与城内敌军展开激烈巷战，敌军事区域付之一炬，其39师团长有被我击毙说。荆门以北，连克山挡铺各据点，与荆门城垣之敌混战至烈。另以有力部队突入育溪河、河溶间，遮断敌之交通通信，截击增援之



挂满胜利品的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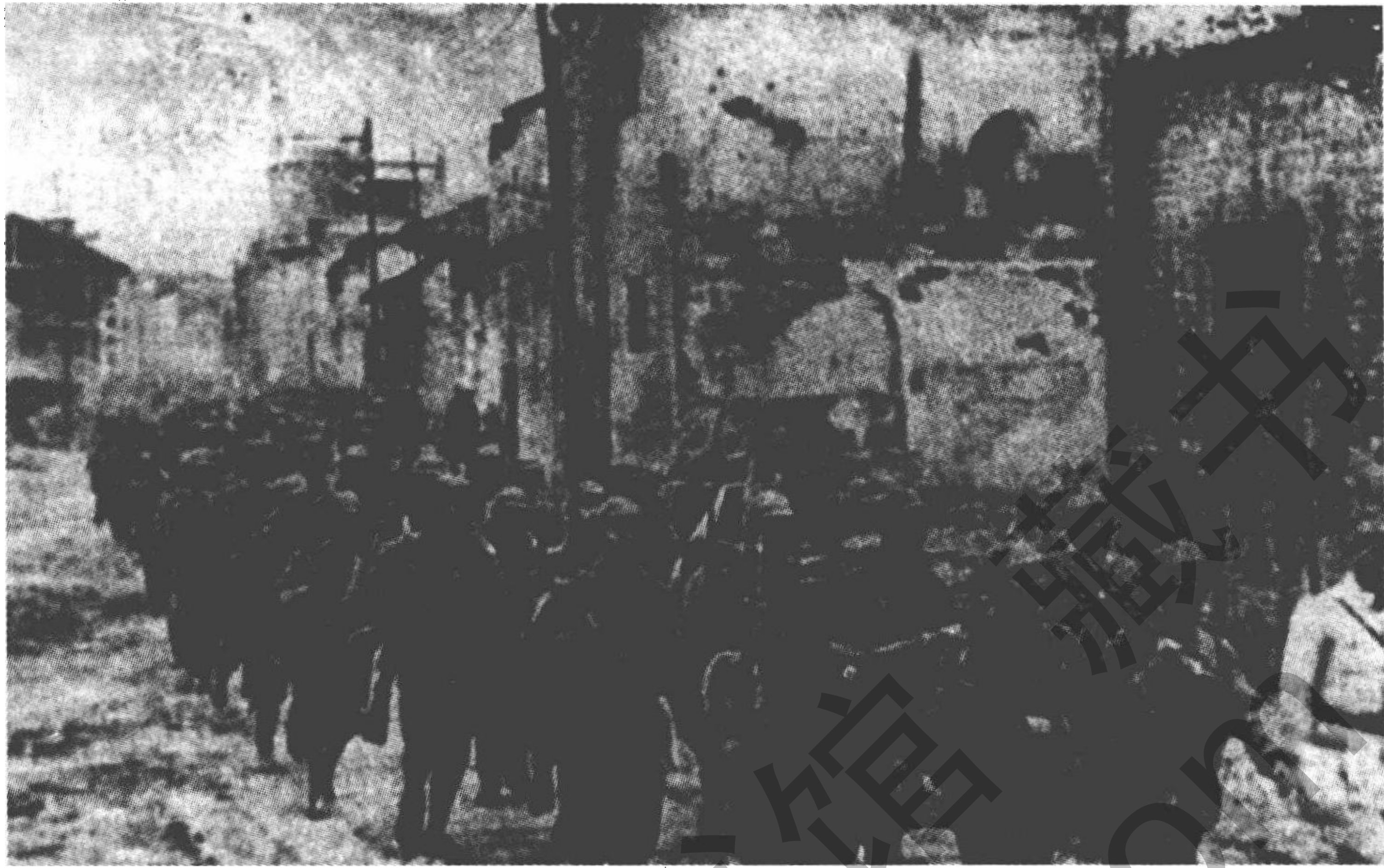
敌，尤著宏效。综计旬日，连克敌据点20余处，毙敌千余，获山炮、步机枪等甚多。敌虽增援挣扎，卒被我逐一歼灭，并继续扫荡中。

12月9日，中国军队攻克德山后，分渡沅水，进规常德，各路部队攻占日军最后立足点陬市、漆家河、热水坑、五通市等处。日军全线崩溃，一部由常德东退安乡，残破不全的主力经临澧、澧县退窜公安。沿途遭中国留置敌后方部队截击，其狼狈难以言喻。中国军队追亡逐北，于14日以破竹之势抵达澧水南岸之线，同时将临澧、石门、宜都等要点相继收复。

此次常德会战，毙伤日军官兵约30000以上，马匹约1000只，俘官兵78名，马匹256只；获步枪930支，轻重机枪71挺，毁日军飞机15架，汽船33只，木船129只，仓库9所……

此次常德会战，头功应归余程万的第57师，正如蒋介石在给余程万的电文中所说：“……欣悉我第57师全体官兵保卫常德，奋勇歼敌，已引起全世界各友邦最大之敬意。”

也正如那些临牺牲前官兵所高呼的口号：“第57师万岁！”有位烈士叫宋维钧，河北大名人。中央军校军训班第七期毕业。任第57师171团第9连上尉连长。11月下旬，烈士奉命担任师部警卫，日军冲进中央银行防御阵地，烈士持刀争先冲杀，一连力戳日军数名，不料侧后突来敌兵，直刺烈士腹部，大肠流出，然而坚毅督率所部，保护师长余程万脱险，终以流血过多殉战，



常德克复，中国军队整队入城。

时年28岁。战后居民钦其忠勇，辟常德公园为公墓，用以告慰忠魂。

公墓中还埋葬有：

第58师第174团上校团长杨书元；

第57师第171团2连上尉连长宋家和

第57师第171团少校营长雷兹民；

第10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瑾；

第57师第171团少校团副卢孔文；

第57师第170团少校营长张庭林；

第57师第169团少将团长柴意新；

.....

1943年11月下旬，时在衡山整训的第10军奉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令，驰援常德。全军于11月28日，由驻地出发。经过几天的急行军，部队疲劳已极。军长方先觉召集各师师长开会，决定先行占领德山，以预备第10师为左纵队、第3师为右纵队，向德山方向前进；第190师为预备队。12月2日黄昏，当预10师到达兴隆街地区时，有一架日本飞机在部队上空盘旋侦察，却未能引起师指挥官的重视，第二天，当部队经过一段丛林地带，道路狭窄，搜索、瞭望均感困难，就在这时，枪声大作，部队遭到日军的伏击。师长孙明瑾被敌机枪射中阵亡，参谋长何本竹负重伤后被俘，参谋处长陈龙飞阵亡，其余官兵非死即伤；紧随其后的直属部队亦无法展开，各自脱离阵

地。担任先头部队的第28团也与敌人遭遇，激战两个小时，团长葛先才身负重伤，官兵阵亡甚多；第29团尚未展开即遭到敌人的侧击，部队被打散；第30团听到师长阵亡的消息，随即撤走。

当时，作为该军先头部队的周庆祥第3师于3日下午到达德山时，敌已先占德山。第3师猛攻德山，经过激战，占领一处高地，但损失惨重。军长方先觉急令第190师增援，但该师师长朱岳接到薛岳命令，要他准备协助友军暂第54师作战，未能执行方军长的命令。方先觉闻讯后，将电话直接要到薛岳处，两人大吵一架。这时，防守常德的第57师余程万部在日军大炮和毒气的攻击下，被迫放弃城垣逃走。第3师师长周庆祥遂带参谋长、副师长冲出德山，向后撤退，第3师部队群龙无首，被敌军冲得七零八落。第10军残部后撤回衡山休整。军事委员会以常德会战失利的责任归罪于方先觉指挥失当为由，将其撤职。

孙明瑾（1905—1943），东苏宿迁人。先后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和陆军大学学习。常德会战时任陆军预备第10师师长。在会战中，孙明瑾率领该师从驻地衡阳驰赴常德，与敌第33师团展开激战，于11月30日攻占德山。但该部遭到日军迂回袭击，12月1日，孙明瑾在与敌激战中不幸中弹，临死前大呼：“中华儿女要壮烈，不畏死，不贪生，牺牲生命，救国救民，努力杀敌！”牺牲时，年仅39岁。



孙明瑾师长

第六节 中美空军联合抗战

一、空军的黑色岁月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利后，国民政府内迁四川，重庆成了战时的首都，成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中心，势必也成了日本侵略者轰炸的重点。自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的6年半时间内，丧心病狂的日本空军不间断地对重庆地区实施狂轰滥炸，轰炸规模之大、损失之惨烈，足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英国伦敦的大轰炸相提并论。大轰炸期间，日寇共炸死无辜百姓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山城半壁炸成废墟。在侵略者的兽行面前，炸不垮、吓不倒的重庆人民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着这座永不言败的英雄城市。面对严峻惨烈的战势，英勇的中国空军在飞机数量和性能远远落后于日本空军的劣势下，依然不畏艰难、前赴后继、奋勇抗敌，与四川人民一道，坚持反空袭、反轰炸，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日机轰炸下的山城重庆

1940年5月1日，日军发动了宜昌战役，5月2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自今日起实施空中进攻作战。”

5月13日，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了轰炸中国后方的《陆海军中央协议》，企图通过对重庆、成都的政治军事目标的轰炸，加以地面进攻，彻底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并将这次战略行动称为“101号作战”。

在“101号作战”期间，日陆军出动21批、904架次，海军出动54批、3651架次，共投弹27107枚，达2975吨。其中对重庆市区的空袭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0021枚，计1405吨。按日本方面的档案统计，中日交战607架次，日方损失16架，中弹387架，死亡89人，失踪22人。根据中方相关记录，1940年内，中日空军进行空战61次，击落敌机32架。中方被击落、击毁29架，损伤64架，到年底，各式作战飞机仅存65架！飞行员阵亡14人，失踪4人，与飞机的损失相比，飞行员的牺牲更为令人痛心。

1940年后苏联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中国空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根据伦敦《泰晤士报》的分析，这时的中国空军和日本飞机之比是1:53^①。日轰炸机无须战斗机护航进行轰炸，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制空权。据统计，仅1940年5月20日至6月14日，日机对四川地区的空袭就达277架次，而中国没有一架飞机迎战，^②中国空军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特别是日本的“零式”飞机研制出来之后，使本来羸弱的中国空军更是不堪一击。日本海军“零式”战机与中国空军的交锋发生在1940年9月13日。

1940年8月19日，日本空军12架最新的三菱12式舰战“零式驱逐舰”从宜昌基地出发，首次对重庆轰炸实施护航。中国空军在拦截敌机时，却没有与敌零式战斗机遭遇。翌日，日寇又出动141架飞机轰炸重庆，这一天，敌机对重庆市区轰炸了四次，西部商业区、郊区、江北区均遭到毁灭性破坏，38处起火，殃及2000多户居民及商店，死伤逾千。

入秋后的重庆，雾尽云散，日寇趁天气晴朗，对重庆频频发起空袭。早已部署兵力，以大编队抗击来犯之敌的中国空军，如在弦之箭，闻令即发。

1940年9月12日，日本出动“零式驱逐舰”窜犯重庆，中国空军即出动大机群围攻敌机，由于时间差的关系，彼此再一次错过。敌机在返航前对广

^① 陶雄：《中国空军抗战五年》，载《中国的空军》第2卷第8期，1942年8月4日出版。

^② 杜秉正：《五六月间的川空大会战》，载《中国的空军》第2卷，第9期，1942年9月15日出版。

阳坝机场进行了扫射，中国空军由于各机耗油量不同，在请示返航后，许多燃油告竭的飞机竞相降落白市驿机场，各机加满油后纷纷飞返成都方向，降落温江机场。唯有第4大队郑松亭中尉的E-15II由于降落时机轮轮轴损坏无法起飞而独自停留在白市驿等待备件。

1940年9月13日上午8时10分，18架敌机由武昌起飞向西，8时24

分，11架敌机由武昌起飞向西，8时25分，27架敌机由汉口起飞向西。9时50分，在官店口发现27架敌机向西飞。11时10分，2架敌侦察机先后飞抵重庆上空，9架敌机在南岸俯冲投弹后往东飞去。11时35分，第二批27架敌机在国府路、上清寺两路口投弹。

为了歼击来犯之敌，10时45分，中国空军第4大队队长郑少愚率第一编队10架E-15式驱逐机，第二编队由第23中队队长王玉琨率9架E-15驱逐机，第三编队由第3大队第28中队队长雷炎均率6架E-15驱逐机，第4编队由第24中队队长杨梦清率9架E-16驱逐机，由遂宁机场起飞迎战。E-15组成的品字形编队在前，E-16编队在后掩护，在发现重庆地面已遭轰炸后，中国空军正欲前往追赶敌机时，接到空军第1司令部的命令：飞回遂宁加油。

就在中国机群飞回遂宁机场加油的途中，在重庆白市驿西10公里左右的璧山处，突然有多架不知名的敌机从左侧向我机群发起偷袭。

原来狡猾的敌人布下了一个陷阱，日本第12航空队的近藤大尉率领13架零式战斗机，在96式陆攻机轰炸重庆后返航时，佯装一起返航，在接到三菱式侦察机的通报后，便杀了一个回马枪，一场血战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据曾经参加璧山空战的徐华江（徐吉骧）回忆：

我从成都温江机场飞抵遂宁机场落地后，立即加油，不到5分钟，就接到上级电话，命令我们立即起飞，那时是上午10时45分。我机分四个编队先后起飞，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率领10架E-15，23中队队长王玉琨率领9



日军飞行员在轰炸出发前动员

架 E-15，(我是第 23 中队第 2 分队第二号机)，3 大队第 28 中队队长雷炎均率领 6 架 E-15，24 中队队长杨梦清率 9 架 E-16 (包括 8 中队三架)，总共 34 架，由遂宁飞往重庆迎战。当时有部分飞机是赶修出来的，有的尚未来得及试飞，飞行途中，有两至三架飞机发现机件不正常而不得不返航。

11 时 42 分抵达重庆上空后发现日寇的一群轰炸机，在其上方有模糊不清的白色闪光点 (此即为日寇战斗机群，因相距甚远故无法看清)，我方飞机在重庆上空盘旋两圈后，地面监视哨又发现在奉节附近有 9 架敌机往西飞，乃命我战机飞返遂宁。12 时 01 分，我机群飞往遂宁，并略降高度，E-16 机群在后，飞行高度约 6000 公尺，E-15 机群高度约 4500 公尺，在白市驿西十余公里的璧山处，我方突然发现有敌机 30 架左右，向我 E-16 机群发起袭击。双方发生遭遇战后，队长杨梦清座机被击中起火冒烟，跳伞后不幸阵亡。

第 2 分队领队蔡名永，遭敌机袭击后，即俯冲拉起机头向敌机反击，我机并作半滚状脱离。

队员佟明波发现敌机多架由后方来袭时，乃向敌机前方发起攻击一次后，由敌机上方斜方向上升后倒转脱离。敌机则利用大速度上升，始终占据高位，以一部分掩护，一部分攻击。此时，佟明波加入我 E-15 机群的战斗圈内战斗，鏖战十多分钟后，在高度仅 500 公尺左右，方始脱离战斗。



飞机场上的日机

队员伍国培，见敌机从上方来袭，即急速避开，并力争有利的攻击位置，向敌机发起射击，再从敌机前下方用半滚脱离。

第3分队领队龚业梯与敌机激战时，飞机中弹五发，足部受伤后，降落在白市驿机场。

分队长周廷雄遭敌机炮弹多发，飞机即失去操纵，幸安全飘落在白市驿机场。其余第2分队领队蔡名永，队员祝瑞瑜、于学炽、刘孟晋、佟明波、伍国培等六机与敌机战斗到飞机油量仅剩50余公升才开始返回遂宁机场。

总领队郑少愚的战机遭敌机左后方的攻击，手足受伤后仍奋勇迎战，援救队友多架。

队员高又新发现敌机由左后上方利用背向太阳方位向其袭击时，即作急转，敌我之间互相射击，敌机随即上升，高又新在敌机下方向左脱离，并立即由侧面向正在攻击友机的一架敌机发起攻击，但由于操作不良，未得奏效。这时有一架敌机尾随而来，高又新即急作左右转，避开了敌机的瞄准，后见领队摇机翼集合，始前往编队返回遂宁。

队员李颢发现友机遭敌机攻击，即左转弯向敌机发起两次攻击，在后一次攻击中，因拉起机头太高而失速下坠脱离战斗圈，后返回遂宁。

队员温炎在遭敌机后上方袭击时，当即转弯向敌机发起攻击，敌机急向上方脱逃，温炎立即向左转弯，向敌机发起三次攻击时，陷入尾旋下坠，直至改正后又加入战斗，但由于我机性能不及敌机优越，故在整个战斗中，仅向敌机射击五次，而被敌机射击则有十余次，战斗20分钟后，向白市驿机场降落。

分队长曾培复在敌机从高位向我第一编队发起攻击后，他立即向左上方急转，协助友机向敌机攻击，与敌机搏杀约20分钟后，因滑油箱被击破，加上机枪发生故障，即乘隙脱离战斗，安全返回白市驿机场。

队员黎良，见敌从后上方袭击我第一编队，当即向左上方拉高机首，对准敌机射击，敌机上升后，脱离与敌机接触，十余分钟后，见容克机三架，即跟队返回遂宁。

第3队雷炎均发现敌机后，即率队向敌侧下方施行攻击，敌机向上爬高，雷炎均乃向左转弯脱离，人受微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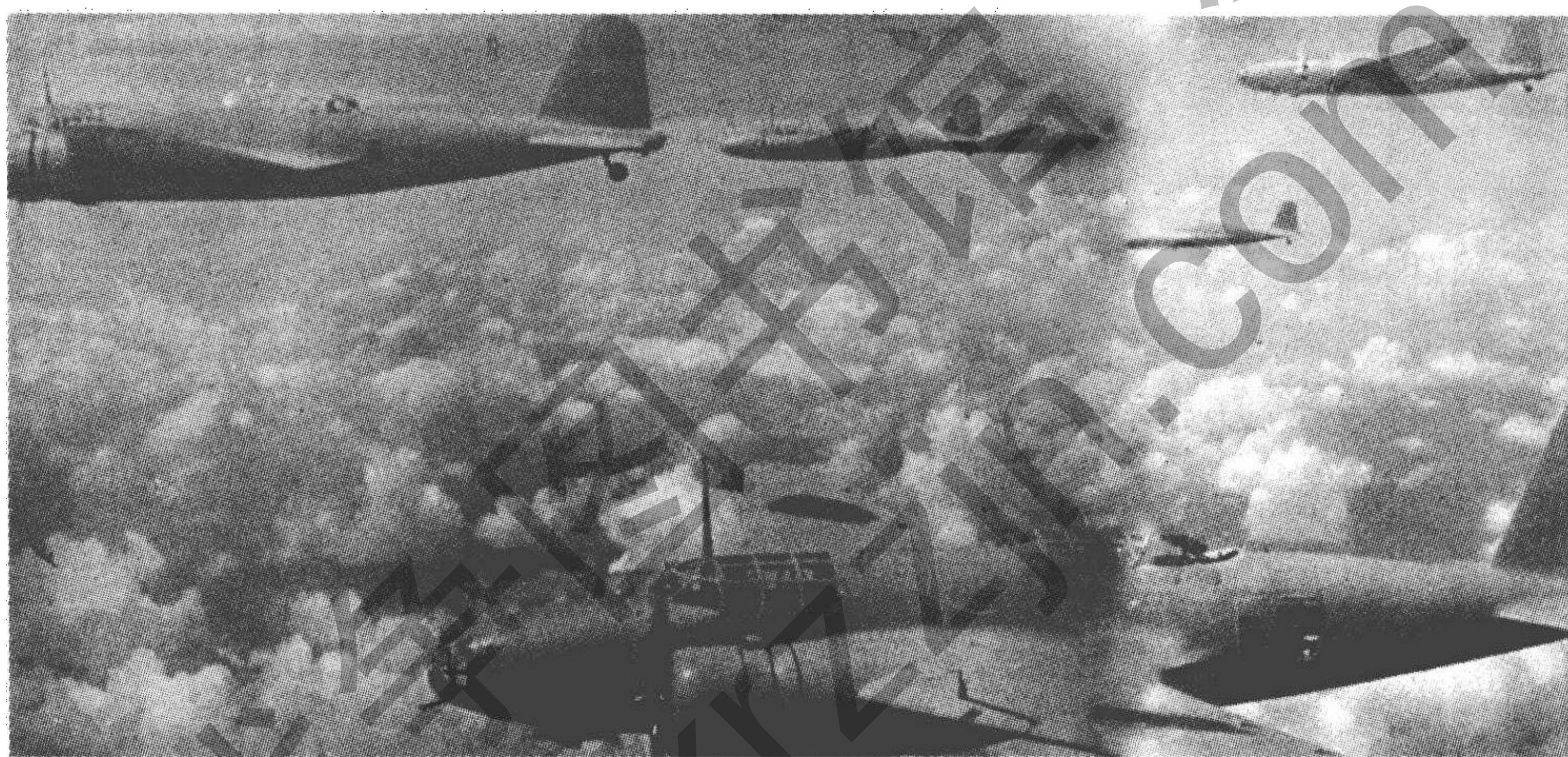
队员韩文虎，跟随领队正在转弯的时候，遭敌机由左上方奇袭，旋见敌机向右上升，即拉回机首向敌机瞄准，距离约250公尺发射，立即向下脱离，但因高度越战越低，遂脱离战斗，跟随领机返回遂宁。

分队长李廷凯，因未装副油箱，由遂宁跟队飞抵重庆上空后，即降低高度约1000公尺，敌占高位向李廷凯机攻击两次，李廷凯唯恐单机寡不敌众，

故加速飞返遂宁。

队长陈盛馨手足负伤，飞机中弹多处，降落在白市驿机场。分队长王特谦、队员王广英俩人在战斗中均负伤跳伞，机毁人安。分队长武振华负伤后迫降在璧山附近，机毁人安。

徐华江在战斗中发现座机风挡前的滑油箱破裂，滑油喷溅到风挡上模糊了视线，只好把头伸出机舱外瞭望，岂料飞行风镜也被扑面而来的滑油覆盖，情急之中只好摘掉风镜眯起眼睛将头伸到座舱外，艰难地操纵飞机。格斗中，徐华江发现自己的飞机无论在爬升、滚转、下降、加速等各方面均不如这种不知名的日机，唯有盘旋半径尚可和其稍比高低，虽然他多次占位咬上了日机，但是机枪扳机调得太紧，射击时总是慢半拍，无法抓牢敌战机。



日军出发轰炸重庆

敌机对徐华江的战机连续攻击了十几次，密集的机枪子弹将翼间张线都打得卷了起来，只听见座机四周的防弹钢板被子弹敲得叮当作响，所幸人未中弹。

最后，飞机发动机的润滑油流光了，徐华江的 E-15II 在璧山上空停车了。他迅速分析了眼前的情势，决定不跳伞，以免被凶残的敌机射杀。他努力避开日机攻击后，奇迹般的迫降在铜梁村的一片稻田里，飞机被摔得七零八落，幸好燃油、滑油均已耗尽，飞机才没有起火燃烧，等盘旋在头顶的两架日机离去后，受了轻伤的徐华江才从飞机残骸里爬出来，当时璧山上空的空战还在激烈进行。

第 23 中队第 2 分队长机王广英回忆：11 时 42 分，我方正在空中搜索敌机时，发现重庆市区已遭轰炸，敌机已经向东飞去，待我机正要追赶时，领队机获知后面还有敌机，命令大家飞返遂宁机场加油，于是各僚机跟随长机

改变航向返航。

返航途中，王广英突然发现从高空直窜下一群白点，以飞快的速度冲向我方的E-16机群，瞬间，E-16的带队长机、第24中队长杨梦清的战机中弹起火下坠。

“有日机偷袭！”危险即在眉睫！王广英立刻用双腿夹住操纵杆，双手竖起大拇指高高举起，示意后方两架僚机爬高成战斗队形，僚机康宝忠立刻爬升，而另一僚机李蹶一时没有领会，王广英再次指向日机，李蹶这才发现敌机，但他没有爬高占位，反俯冲而去。王广英拼命摇晃手臂要求他返回战斗位置，李蹶一边不知所以然地回望长机，一边不听使唤地继续下降，王广英只得带领康宝忠杀向混战中的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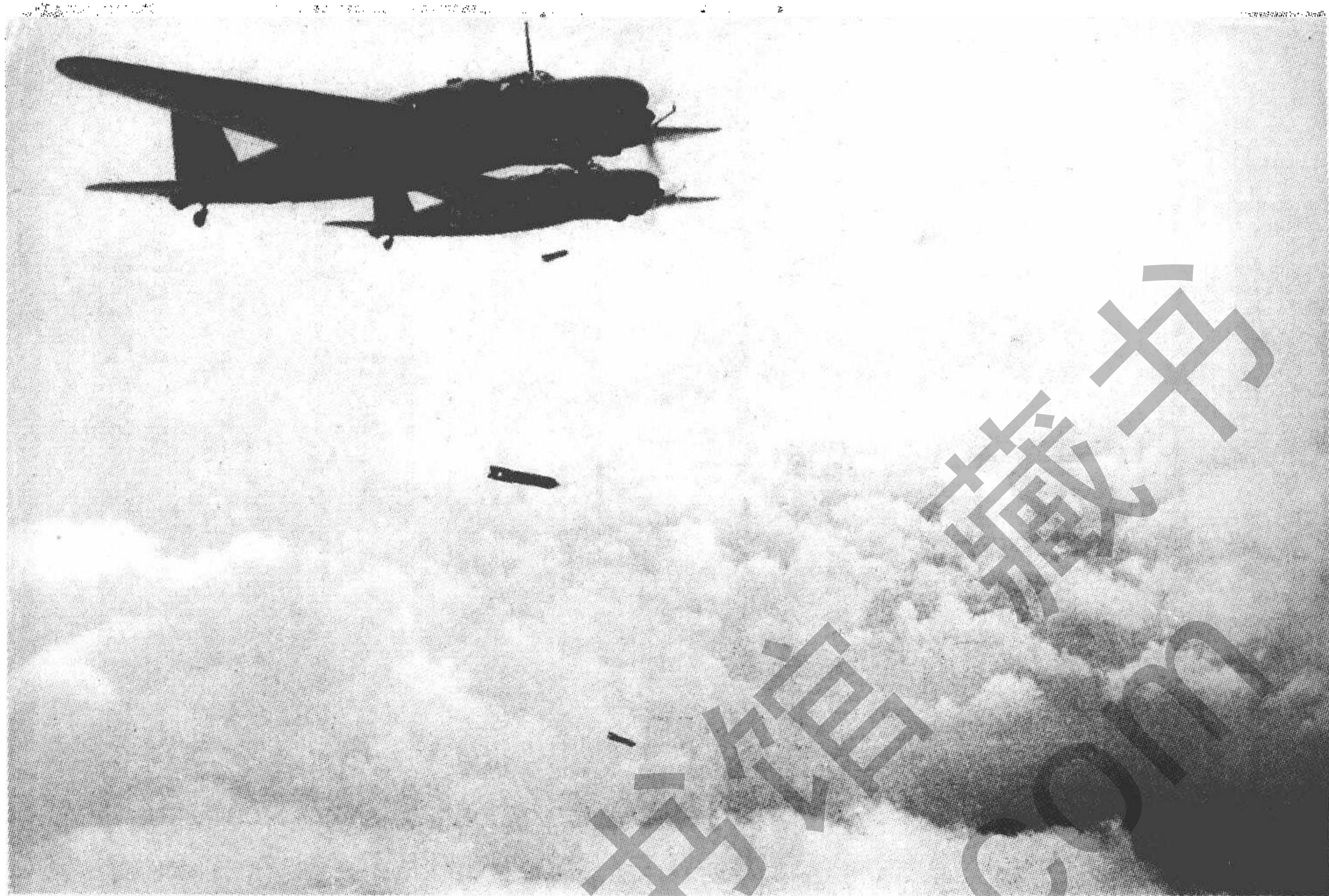
这时多架日机在追逐E-16，王广英抓准时机，冲入内圈咬上了其中一架敌机，即扣动扳机，但就在这时，一道流弹从后方射入座舱，击碎了仪表盘，幸亏身体的要害部位被钢板挡住，但腹部和腿部还是中弹了，弹片穿入左脚板，顿时鲜血直冒。这时座机左翼又被击折断，失去平衡的飞机立刻进入螺旋状态，凭借离心力的帮助，王广英一解开安全带就被摔出座舱，他忍住剧痛冷静沉着地打开降落伞，悬浮在空中徐徐下降。但敌飞行员仍俯冲过来向他扫射，欲将其击毙，在敌人再次对他扫射后，机智的王广英佯装已被击毙，一动不动继续垂吊，随风刮到树林里，待敌机离去，他才解开伞带扣，落到地面待救。

此时空战已进入激战状态，数十架飞机搅成一团，敌我难分，枪炮声和中弹后飞机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断翼残片像落叶飘零，跳伞者从空中飘向地面。由于中国空军各机之间缺乏相互联系的通信设备，混战中只能各自为战，根本无法互相配合支持。而敌机速度之快，性能之优，均超我E-15II、E-16之上，以我机常用的“高速+盘旋”战术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空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唯有以频繁的急转弯来避开敌机咬尾，而这样又耗损能量，导致高度骤降，仅开战5分钟，我方战机即由3500公尺急降至1000公尺左右，我机已丧失了招架之力。

历经半小时左右的激战，中国空军发现这种不知名的敌机，续航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敌机不但没有退却的意向，反倒愈战愈凶，而我方却已无法坚持了，若再战下去，中国空军仅有的一点战机亦将……

第3第4大队的飞行员们为了保存最后一点实力，只得驾着弹痕累累的战机脱离战场，艰难地返回基地。

第3大队第28中队长雷炎均中尉曾经于1937年，追随击落日“驱逐之王”三轮宽的陈其光少校，在山西战场以寥寥5机对抗日陆军航空队的加藤



日军在重庆上空投弹

王牌战斗机中队，并不示弱。而今天的遭遇让他满襟沾湿英雄泪，悲痛地说：“飞机差别人一大截，根本没有机会还手！”望着伤痕累累的战机和惨烈的损失，在场人员无一不黯然泪下。

在这次空战中，中国飞行员受伤8人，牺牲10人。空中损失战机13架，迫降损失战机11架，计24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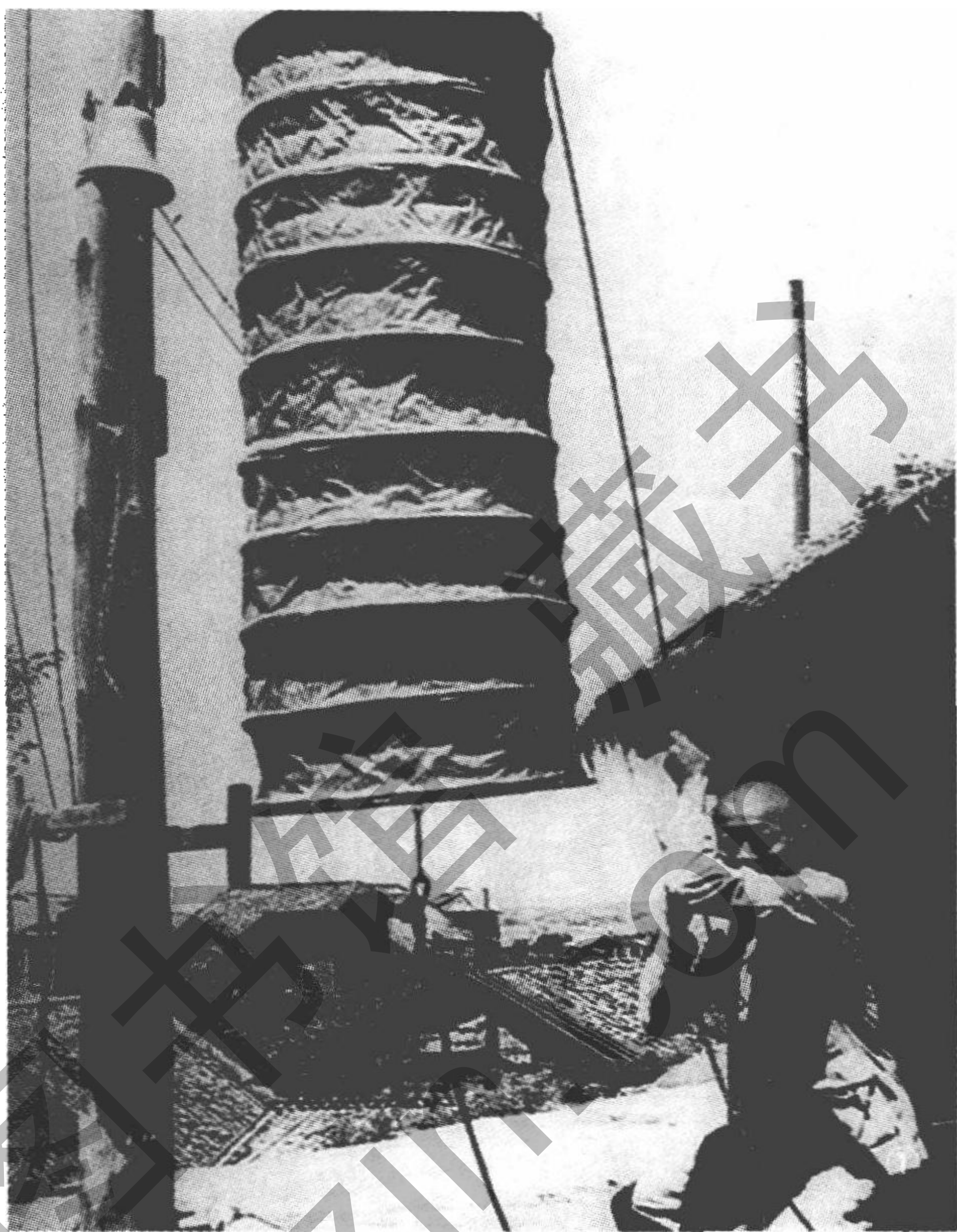
而日本军方战报称“击落支那空军机27架，大获全胜。”这与我方实际大体相符。

壁山空战，中国空军铩羽折戟吃了败仗，谁之错？

壁山空战的第二天早晨，时任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他批评空军“太不中用了”。并要派大机群前往复仇。面对蒋介石的指责，在座的空军人员个个神情沉重，委屈，心情十分复杂。第4大队刘宗武副大队长起立对蒋介石说：“我是航校三期生，是您的学生，今天为了救国家，救同胞，我万死不辞，心甘情愿，勇往直前。但是也要让日本人付出一定代价才好。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品质上就都不如他们，如今他们又拿出今年新出的飞机，来打我们十年前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这掷地有声的悲怆之言，足以证明，绝不是我们中国空军贪生怕死不敢打，而是我们的飞机性能实在太差劲了。

1940年“九一三”壁山空战，是零式飞机出战的第一次表演，便取得如此成绩，不能不承认日本航空工业是当时世界的一流水准，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初、中期的空战中，盟国空军也领教过零式的厉害，在新加坡、菲律宾、关岛，与零式交战的英美飞行员也深感“震惊”。在中途岛、瓜达卡纳尔，盟军使用的波维斯特 F2A“水牛、格鲁门” F4F“野猫”性能还在 E-15H、E-16 的之上，但也很难对付零式机。直到盟军装备了如洛克希德 P-38、共和 P-47、钱森·沃特 F4U-、格鲁门 F6F 等大批性能超过零式的战机，直到日本空军精英在太平洋屡遭重挫；直到盟军俘获了完整的零式机，经过反复研究；彻底摸透零式的底细之后，盟军才开始在空战中获得优势，而那已经是 1943 年以后的事了。所以当时中国空军所持有的苏制 E-15、E-16 哪里是零式的对手！



日机空袭时，防空部门挂起防空气球。

二、空军来了个陈纳德

1937年6月3日，南京中山陵陵园区中的小红山官邸，绿荫碧草，红花点点，簇拥着一幢黄墙绿瓦的中式建筑。官方的称谓是小红山官邸，老百姓最质朴，称它是美龄宫，是蒋介石送给宋美龄的生日礼物，而在南京的老外则称它为耶稣凯歌堂，是宋美龄与在南京的英美人做礼拜的地方。今天，蒋介石与宋美龄要在这里接见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客，准确地说是一位美国空军上尉，是一位由美国跳槽来的，他的名字叫陈纳德。

陈纳德原名克莱尔·李·谢诺尔特（Chennault, Claire Lee），1890年生于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康麦斯，其祖先是法国人，父亲是个农场主。

陈纳德中学毕业后考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后入军事航空学校。毕业后在战斗机队服役。陈纳德好学上进，训练之余他研究新的航空战术，并领导他所在的队钻研各种新的战术。在一次演习之后，陈纳德根据他们所采用的作战方式写了一份报告，颇获好评，并引起上司的注意。在夏威夷驻防期间，陈纳德还对夏威夷在美国安全防卫上的重要性作了研究，随着日美关系的紧张，日本迟早要夺取太平洋的控制权。他对他的部下说：“如果日本人要发动战争，我们将是他们企图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它将从天上发动进攻，它不会宣战……”17年后，日本袭击珍珠港，他的这一预言不幸言中。

1930年，陈纳德被保送浮琴尼亚州兰黎空军战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入马斯威尔机场，担任战斗机的战术教官。

20世纪30年代，世界空军界被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空战理论所统治。杜黑主张，空军在作战中应集中大量远距离、运弹量大的重型轰炸机，将其分布在一些机场上，一有敌情，即以多个纵队对战略目标轮番进行轰炸袭击，而地面武器无法形成对这些轰炸机的防御，这样三到四天的不断轰炸，就可迫使被轰炸国家求和。据此，欧洲的军事家断定，轰炸机一旦进入空中，它就无法阻挡。



陈纳德

在杜黑的“轰炸至上”理论影响下，战斗机受到漠视，许多驾驶战斗机的好手，都不约而同地改驾轰炸机了。

陈纳德对这一理论持怀疑态度。他坚信，现代空战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在未来战争中，战斗机将像轰炸机一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必须配备灵活有效的自卫武器。他还认为发挥战斗机的作用要做好情报工作，建立完整的警报系统。

一个思想和一种思潮作对，总是招致众多人的敌视。陈纳德在空战理论上和上司大相径庭，尽管他技术精湛，但仕途坎坷。他的战友都荣膺校官，

可他已四十六七岁肩上还扛着尉官的牌牌，这对于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来讲，思想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他的身体也不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低血压，听觉不灵。于是他的上司顺水推舟，于1937年春将其退役。在其退役的前一年，即1936年1月，陈纳德组织过一个“三人空中飞人”杂技组。他们在迈阿密举行的泛美航空博览会表演时，被在场的中国航空专家看中，当即邀请陈纳德等人到中国帮助训练空军。陈纳德的队友威廉森和麦克唐纳接受了聘请，于同年夏天到了中国。而陈纳德却抱着对美国空军的眷恋，留在美国。现在一切都化为泡影，不免使陈纳德心灰意懒。正在这时，陈纳德收到好友、正在中国空军担任顾问的霍勃鲁克从中国的来信，问其是否愿意来华任职，条件是月薪一千美元，此外还有津贴、汽车、司机、译员，并可以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飞机。他答应了，1937年4月1日，陈纳德从旧金山启程赴华。

宋美龄曾在美国的乔治亚州读书，陈纳德和她一见如故。此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领导着空军。宋要他担任她的专业咨询。她将自己关于建设一支现代化空军的设想告诉他，并要他用书面的形式写下来，又讨论了他如何当顾问的问题。宋给他两架BT13式教练机，以便于他视察中国空军的现状。

陈纳德来华时，国民政府聘有意大利空军顾问，而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干预中国内部的事务，只有小部分美国人以个人名义在空军服务。陈纳德发现，国民党空军无论在训练技术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很不正规。从训练方法来说，意大利人对基础飞行训练很不重视，只是教中国飞行员一些初级飞行课程，结果所有毕业的驾驶员除了起飞和降落，几乎再也干不了什么。由于当时的飞行员是从中国的上层社会挑选来的，因而要照顾所有学员的面子，所以洛阳航空学校由意大利教官所教出的学员个个都能毕业，而这些毕业生既不能驾驶战斗机，也不能驾驶轰炸机，更不能参加作战。

国民政府从意大利进口的飞机和零件也都是伪劣产品，战斗机在战斗中证明是容易着火的废物，轰炸机只能作运输机用。在抗战开始前，国民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事实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陈纳德评论当时的中国空军是“一个绳索的尽头”，而飞行员则像“射击游戏中没有上发条的转动鸭子”。

当陈纳德即将完成对中国空军的考察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战争是检验自己空战理论的机会，他决心在蓝天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他马上给蒋介石去电，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能够在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后来蒋介石回电：“我愉快地接受阁下志愿服务的请求，请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

战训练。”^①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了。第二天，陈纳德派飞机参战。轰炸停泊在长江口上的日舰，但由于飞行员技术差投弹偏离目标，击中了上海国泰旅馆和汇中饭店，炸死150多人。陈纳德对轰炸结果十分不满，但同时中国战斗机的战果又使他高兴，他们在当日的空战中取得了胜利。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与陈纳德合影

此后，日机不断对上海、南京进行轰炸，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陈纳德根据以前在美国建立航空地面情报网的设想，在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组织了一个地面电话报警网，又挑选一些优秀的战斗机驾驶员，来对付日军的轰炸机。这些措施立即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日飞机临时，早有电话传递的情报到来，中国空军升空迎战，飞行员们按照陈纳德设计的战术，一架战斗机从日机上方俯冲下来，另一架从日机下方向上升空，而第三架则按兵不动，伺机进行攻击，日军轰炸机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对南京连续袭击了三天，一下子损失54架，这时他们才明白，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等于自杀。

此后，日轰炸机改为晚上袭击，陈纳德又将在美国的设想在这里施行。他将探照灯布成格子形，当日机一临近即处于探照灯光网中，敌驾驶员在灯光照射下，既看不到轰炸目标，也看不到攻击它的飞机。此时，陈纳德指挥战斗机驾驶员用最快的速度由下而上，背着探照灯对日轰炸机的肚皮开火，这一战法给日机轰炸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1937年10月，中国能战斗的飞机只剩十多架，许多中国飞行员阵亡。按照陈纳德与航空委员会所订的三个月合同，他的顾问任期到10月就满了。他有妻子和八个孩子，他留恋家乡农场自然风光。但他想到中国有这么多事要做，费了这么大的劲搞起的训练一走就完了，他又舍不得。这时，蒋介石、

^① 陈香梅著，石源华等译：《陈纳德与飞虎队》，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

宋美龄也邀请他留在中国一起参加抗战，于是他决心留下来。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谈过延长合同的事，我反正每月照拿薪金”。^①

当时，美国政府对日侵华战争持“中立”态度，日本人知道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曾要求美国政府令所有在华空军人员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将此事告知他，陈纳德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想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的。”^②

三、轰动一时的“飞虎队”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陈纳德随军队撤退到汉口。这时中国的空军损失几乎殆尽，只得靠苏联援华的飞机来保卫城市。

1938年8月，宋美龄要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飞行员。这时，在陈纳德的建议下，中国开始建立防备日本飞机袭击的警告系统，该系统从沿海的沦陷区到西部，都以收音机、电话和电报等手段，用以预报敌机的来犯。当一架敌机离开基地时，靠近该基地的中国特工人员即报告飞机起飞的



被击落日军飞机上的物品

^①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36页。

^② 《顶好——1937至1945年美国在华空战》，美国1980年版，第74页。

时间、数量和去向，其他情报人员接到消息后即依次传下去，当敌机到达拦截区时，驾驶员已对敌机的情况了如指掌。

1941年12月和1943年美国志愿队和来华航空队取得的战绩，就是依靠这个情报系统。

1940年5月20日，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要他去见美国常驻那里的宋子文，设法搞到尽可能多的作战物资。当时宋子文以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行政长官的名义驻在华盛顿。

陈纳德到美国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1939年中国俘获的完好的97型日本战斗机的情报资料交给陆军情报部门。这种飞机在1940年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战斗机，后日本把这种飞机改装成零式飞机，在太平洋战争中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可惜陈纳德将资料交上去好几个月，才收到陆军部的回信，那时他已回到中国。信上说，材料已转给“航空专家”，并断定根据资料中的规格，根本不可能制造这种性能的战斗机。

陈纳德于11月1日见到宋子文，宋要他列出一张所要物品的清单，以便去采购这些东西。陈纳德认为，中国如果有一支有效的空军，便可在将来日本袭击新加坡时，从侧翼进攻他们。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至少须有350架驱逐机和150架轰炸机，并要由美国人来驾驶。宋子文向美国财长摩根提出要500架飞机的援助，但摩根认为美国政府不可能把这些飞机交给陈纳德。

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的经济顾问居里从中国考察归来，主张援华。居里在中国期间调查了中国的空军状况，他很赞成陈纳德关于建立空军的计划。罗斯福总统的一个亲密助手托马斯·科立被陈纳德口若悬河的游说打动，也在罗斯福面前赞扬这一计划。^①罗斯福决定对华进行军事援助，他要求国务院、陆军、海军和财政各部先拟一个计划。各部几经磋商后，决定暂停向中国供应轰炸机，可先调拨一批战斗机，以把日本拖在中国，罗斯福同意了这一主张。但决定的事并不等于实现，战斗机的事仍困难重重。美国自己的军队需要飞机，它的欧洲盟国也预订了今后几个月生产的全部飞机。陈纳德急得四处联系，几经周折，最终得到100架P-40型战斗机，数量虽少，但可解燃眉之急。有了飞机，飞行员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本身飞行员奇缺，正式招募美国飞行员，又可能引起国内舆论和日本方面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因此而顾虑重重。4月14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命令，准许预备

^① 陈香梅著，石源华等译：《陈纳德与飞虎队》，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①

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由志愿来华参战之美员及航空委员会派赴该队之华员共同组成”，下辖三个驱逐机中队，“仰陈纳德上校就该大队指挥官”。对此，陈纳德非常兴奋，他说：“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需要用来自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②

志愿队的成员和代表中国政府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了一年的合同，一年后回原部队，享受原有军衔，尽管合同上没有关于作战的条文，但在招募时，陈纳德对每个飞行员都说明了将同日本人作战，并规定每摧毁一架敌机500百美元的奖金。^③这支志愿队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雇佣军。由于这100多名飞行员中，半数以上没有驾驶过战斗机，因而作战前必须对他们进行专门的训练。为避免日本空军的袭击和供应上的方便，经与英国军方协商，训练基地设在缅甸同古附近的一个英国机场。



画着鲨鱼利牙大口的飞虎队飞机

①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95页。

②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79页。

③ 陈香梅著，石源华等译：《陈纳德与飞虎队》，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89-90页。

同古是位于丛林中的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镇，晴天热到华氏 100 度，雨天一片烂泥，电力供应时有时无。8 月 21 日陈纳德一到，就有 5 名驾驶员和数名地勤人员向他递交了辞职书。陈批准了他们的辞职。留下来的人牢骚满腹，但看到陈一大把年纪，满脸皱纹，也只好挺了下来。

陈纳德对这帮人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他在课堂上时给学员讲授有关日本的情况和日本战斗机、轰炸机的战术特点，将缴获的日空军战斗手册和飞行员手册翻译成英文发给学员，并告诉他们：日本驾驶员是按书本飞行的，研究它，那你就能走到他们的前面。

陈纳德冒着酷暑，穿着短裤、短衫，头戴钢盔，爬上一个摇摇晃晃用竹子搭成的指挥塔，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麦克风，对飞行员指导：

“使用你的速度、俯冲力，一飞而过，射击后避开！”

“要成双成对地战斗，互相掩护！”

“要打得狠，但脱身时要干净利落！”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技术、战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到 11 月，陈纳德在指挥塔上看到志愿队的飞机在天空中俯冲翻滚，配合默契，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感到，他们可以参加作战了，如果日本飞机前来轰炸，一定能把它们炸得稀巴烂。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志愿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9 日，陈纳德派机去曼谷侦察，发现日军正在那里登陆，机场上停有多架飞机。陈纳德听后火冒三丈，但手上没有轰炸机，无法采取行动。他给华盛顿发电报求援，但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华盛顿在珍珠港事件后成了“疯人院”，谁也想不到他这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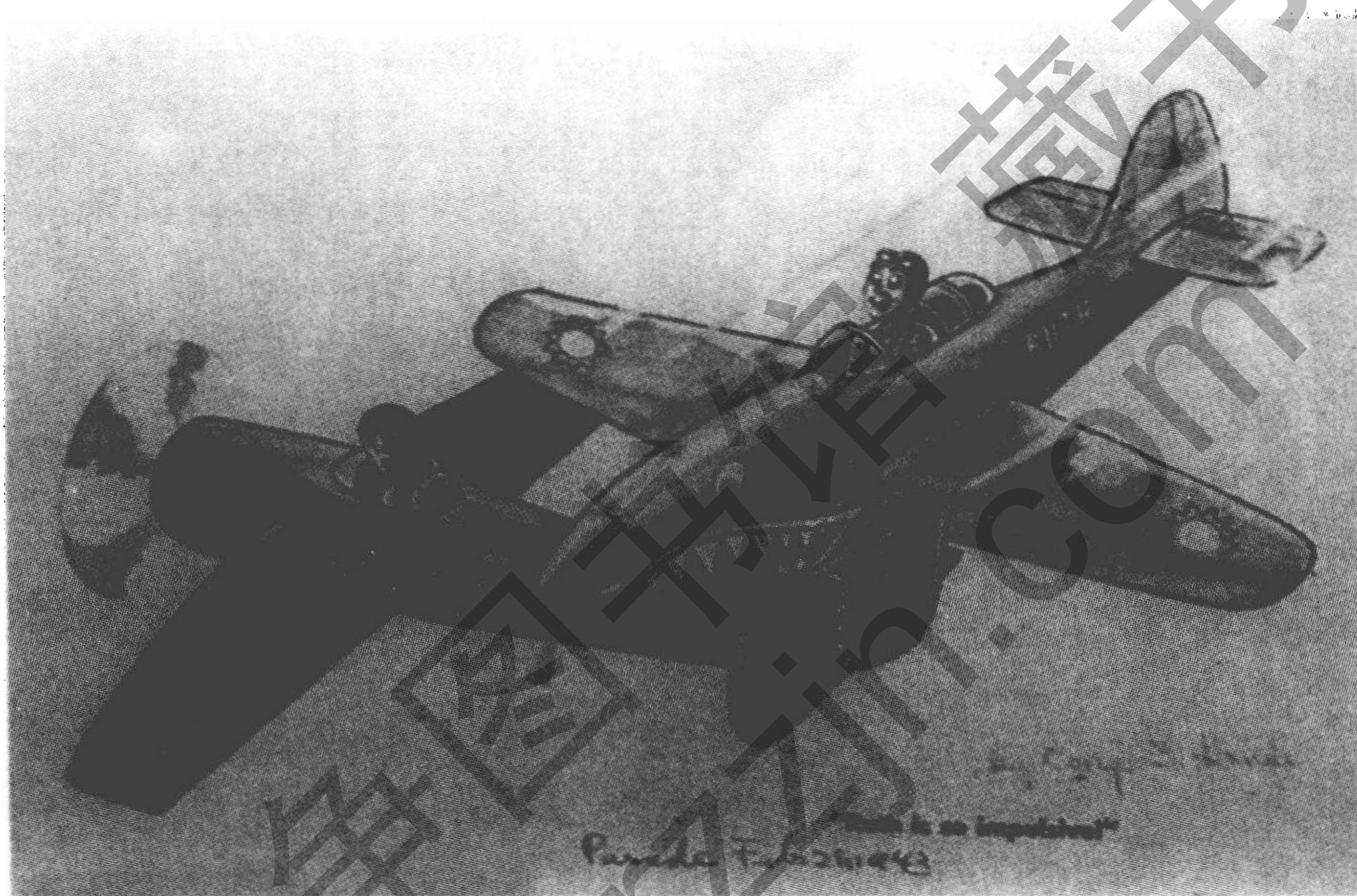
17 日，陈纳德率飞行队到昆明，他第一件事就是使机场上的通讯和云南的报警网联系起来。20 日，一批日机向云南方向飞来，报警网不断将情报传递过来。10 时 50 分，昆明机场所有的飞机升空迎击，出师告捷。日入侵飞机 10 架，被击落 6 架，3 架负伤，只有 1 架平安落地。志愿军仅有一架飞机因无油迫降在稻田里，飞行员负了轻伤，其余安然无恙。

志愿队的初战胜利，给了饱经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为美国志愿队举行庆功会，报纸以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的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12 月 23 日，英军司令韦维尔请求将志愿队调往仰光，协同英军作战。同日，54 架日机来犯，志愿队和英皇家空军迎战，击落日机 32 架，英皇家空军损失 4 架。陈纳德担心仰光的报警系统质量低劣，会给志愿队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决定将志愿队撤回。由于缺乏志愿队的飞机，英军无力在缅甸进行作

战，于是向伦敦告急。在英美联合参谋部和丘吉尔、罗福斯的干预下，蒋介石才同意把志愿队留在缅甸作战。

在仰光上空两个多月的空战中，美志愿队捷报频传。这时志愿队一部在中国境内作战，在仰光作战的飞机从未超过20架，最少只有5架，英美战斗机对日机的比例是1:4至1:14。他们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敌机217架。^①



飞虎队迎战日机的漫画

战斗胜利者升官是自然的事，得到荣誉也是应该的。1942年2月3日，陈纳德收到了宋美龄的一封电报。读着电报，陈纳德满脸的皱纹顿时像一朵开放的花。

电文如下：“致陈纳德将军：加密：在美国志愿队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你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受委员长领导。你的军衔是准将，任务是协助中国人训练空军，你希从美得到哪些工作人员和助手，请速复知。”

当将军，是陈纳德自穿上军装那天起梦寐以求的事，今日如愿以偿，陈纳德兴奋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军队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地的新闻人物，从美国和欧洲来的记者蜂拥而至。陈纳德对记者采访的要求有点

^①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123页。

不知所措，他尽力满足他们，同时更加尽责地指挥着志愿队。

在美国，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各个战场上的消息都不佳，战争正处于最黑暗的时刻。在一片枯燥无味、节节失败的新闻消息中，突然冒出陈纳德带领一小批“兵油子”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自然引起美国人的轰动和兴奋。陈纳德、飞虎队在好几百家报纸的头版上得到颂扬，他们的照片出现在当地电影院的新闻片里，顷刻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英国人对飞虎队的胜利感到钦佩，丘吉尔也称赞他们说：“此等美国人在缅甸禾田上空的胜利，在性质上（如果不是在规模上的话）能够和不列颠之战，皇家空军在肯特忽布草原地上空所获得的胜利相媲美”。^①

陈纳德在盛名之下自然欣喜万分；同时也为志愿队的飞机损失和驾驶员的战斗减员而操心。他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忙着找油料、找零件。但更使他伤透脑筋的是复杂的人事关系。

1942年3月4日仰光沦陷。志愿队继续在缅甸活动，协同地面部队作战。这时日军有四五百架飞机在泰国、缅甸，而美国在缅甸只有战斗机30架和十几架轰炸机。面对优势的敌人，陈纳德指挥志愿军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他们在不同的机场起飞降落，使敌人无法获取飞机的数量和部署，并在飞机场制造假飞机迷惑日军，以对付其轰炸。当日本空军集中兵力来挑战时，志愿队飞机避开锋芒，移往他处；当日机一无所获悻悻而返时，志愿队则乘机奔袭日本机场，摧毁刚刚着陆的日机。陈纳德这些空中游击战术激怒了日本空军，他们的电台警告志愿队放弃这种不正规的战术，否则将被作为游击队员，受到不仁慈的待遇。^②

日军进占缅甸后，继而进犯云南。云南省主席龙云请求陈纳德给予支援，阻止日军跨越怒江。5月7日，蒋介石令陈纳德“倾美志愿队之全力袭击在怒江与龙陵间之卡车船艇等”，志愿队员“在目前危急关头，尤宜加倍努力”，阻止日军前进。^③陈纳德随即组织航空队连续出动，袭击保山、腾冲、龙陵一带的日军运输队，企图渡怒江的一队日军在志愿队的轰炸扫射下几乎全军覆没。志愿航空队的战斗行动，对巩固防线，稳定军心起了重要作用。

5月中旬，滇缅一带进入雨季，美志愿队大部分移往衡阳、桂林一带，开始对驻华中的日军作战。6月12日，志愿队在桂林上空一举击落敌机八架，

^①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123页。

^② [美] R. 海菲曼：《飞虎队；陈纳德在中国》，纽约1971年版，第49页。

^③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163页。

自己仅受伤一架，桂林人民为之欢欣鼓舞，集资二万元慰劳美飞行员。日军遭受打击后，飞行员上天心慌胆怯，因而要求增派飞机。

志愿队在空战中不断取胜，解散的日期也一天天临近，尽管这样，他们为自己取得胜利而洋洋得意。志愿队的成员对并入陆军航空队并不热衷，他们宁愿回家，也不待在这里。6月20日，陆、海两军种归并委员会开始走访中国的一些基地，并同志愿人员谈话。史迪威和比斯尔一再声明，美国志愿队如不接受归并，将不予以补给，并允诺以一个完整的战斗机大队来替代志愿大队。

陈纳德参加了归并委员会的讲话，尽管他认为最要紧的事是打日本人，但没有责备那些要走的人。他反对归并，但他明白反对没有用，只好在表面上顺从归并委员会做工作。

7月3日，陈纳德接到蒋介石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正式命令。志愿队刚成立时，许多美国专家预言他们战斗不上三个星期，但结果是他们在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和中国战斗了七个月，摧毁日机297架。自己一方有4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6名被高射炮打死，3名被炸弹炸死在地上，3名被俘，还有10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志愿队在空战中损失P-40式战斗机12架，在地面丧失61架。^①从敌我双方损失比例来看，这是空战中的新记录，尔后也从未被刷新过。

原志愿队共有237名队员选择了返回美国，有5名驾驶员、5名行政人员和29名地勤人员留下。^②美国航空志愿队成为历史。



国民政府颁给来华飞行员的护身标志。飞行员将此标志戴上，一旦落入地面，我同胞立即救护。

^①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84页。

^②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80页。

7月14日，美联社发自重庆的一篇报道，引述了陈纳德谈他对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感想：

“他们该回家去了，但我对解散一事感到遗憾。这是一个空军指挥员能得到的最好的机会——完全不受拘束地集合和训练一批战斗的官兵。我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经历了。”^①

四、千方百计夺取制空权

美国航空志愿队解散之后，该队所留飞机和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隶属美军第10航空队。陈纳德任特遣队准将指挥官。第10航空大队的司令是比斯尔，史迪威终于使陈纳德居于自己麾下。

美国驻华特遣队名义上有一个大队两个中队，但成立之初只有五六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由于大批身经百战的志愿队飞行员离开中国，因而战斗力实际下降了。此时，日军得知航空志愿队解散的消息，遂将在南洋的第3飞行师团转入中国，企图一举歼灭新来的美国空军。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编成甫定，陈纳德在给史迪威的一份电报中谈了自己对美国空军在华作战的打算。他希望得到100架新式的P-51型战斗机和30架B-25型轰炸机，认为有了这些飞机，美国驻华空军可以完成下列任务：

1. 歼灭比美国空军强大的日本空军；
2. 破坏日军在华军事设施，鼓舞中国士气；
3. 破坏日军航运线；
4. 摧毁敌人在华空军基地；
5. 打击日军士气。^②

史迪威刚刚经历缅甸的失败撤退到印度，对陈的计划反映冷淡，他正在制定重占缅甸的计划，他也希望扩大美国驻华空军，但目的是为了“有效援助”缅甸作战。^③

7月份，日军凭着数量上的优势，对华中尤其是衡阳基地的美国空军发起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陈纳德仍采用志愿队的空中游击战术，以奇袭

^①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85页。

^② 罗马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华盛顿1953年版，第187页。

^③ 史迪威致蒋介石备忘录，1942年7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和机动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到7月底，共击毁战斗机24架、轰炸机12架；自己损失战斗机5架，轰炸机1架。特遣队初试锋芒，粉碎了日军企图一举扫除在华美空军的企图，也表明该队有能力与数倍于己的日空军周旋。

8月上旬，特遣队继续在华中上空打击日军，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和因替补零件短缺，致飞机得不到修理，使特遣队的战斗力减弱。由于从印度到昆明的空运量有限，满足不了特遣队的需要。特遣队之所以能战斗下去，除了依赖比较健全的报警网以外，还靠中国人在特遣队进驻机场之前已储存好的汽油、弹药，尽管这些东西的型号和口径五花八门，但能凑合着用。特遣队的飞行员有时用口香糖的胶泥堵补油箱上的弹孔，有时用胶布粘贴机身上的窟窿。^①

由于食品无法运来，就食当地宰杀的猪牛和蔬菜，喝惯了咖啡的美国大兵就喝当地产的茶。另外，特遣队的指挥系统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史迪威在重庆和新德里均设有司令部，两地相距二千英里。比斯尔的第十航空队司令部设在新德里，陈纳德把信先送到新德里，再由那里转到重庆。这一状况使陈纳德焦虑万分。

8月13日，陈纳德又向史迪威递交了一个较为积极的计划。他认为一支有效的、规模不大的美国空军在中国境内作战，“可以使目前的局势好转”，这支空军可以摧毁驻台湾的日空军，也可鼓励中国军队攻击日占区，并使日驻缅、越空军丧失战斗力，从而保卫通往中国的空中运输线不受侵袭。他提出这支空军应有500架战斗机和100架运输机，并要求史迪威立即将该计划电告五角大楼，“采取必要的行动”。^②

史迪威将陈的计划搁置到9月初，才由自己的参谋班长制定出一个空军计划来回答陈纳德。史迪威在这个计划中规定驻华空军特遣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从印度到昆明的驼峰空运线和辅助地面部队进攻缅甸。陈纳德在给史迪威的回电中，同意保卫驼峰空运线为首要任务，但他仍要求史迪威同意他对日军发动进攻，使驻华特遣队成为一支独立的进攻力量。陈纳德不愿做一个



“飞虎队”的队标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美国1980年版，第58页。

②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221-222页。

配角，他要做一个叱咤风云的主角，担负独立的作战任务，在中国上空大显身手。显然，两人在使用空军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两人发生尖锐矛盾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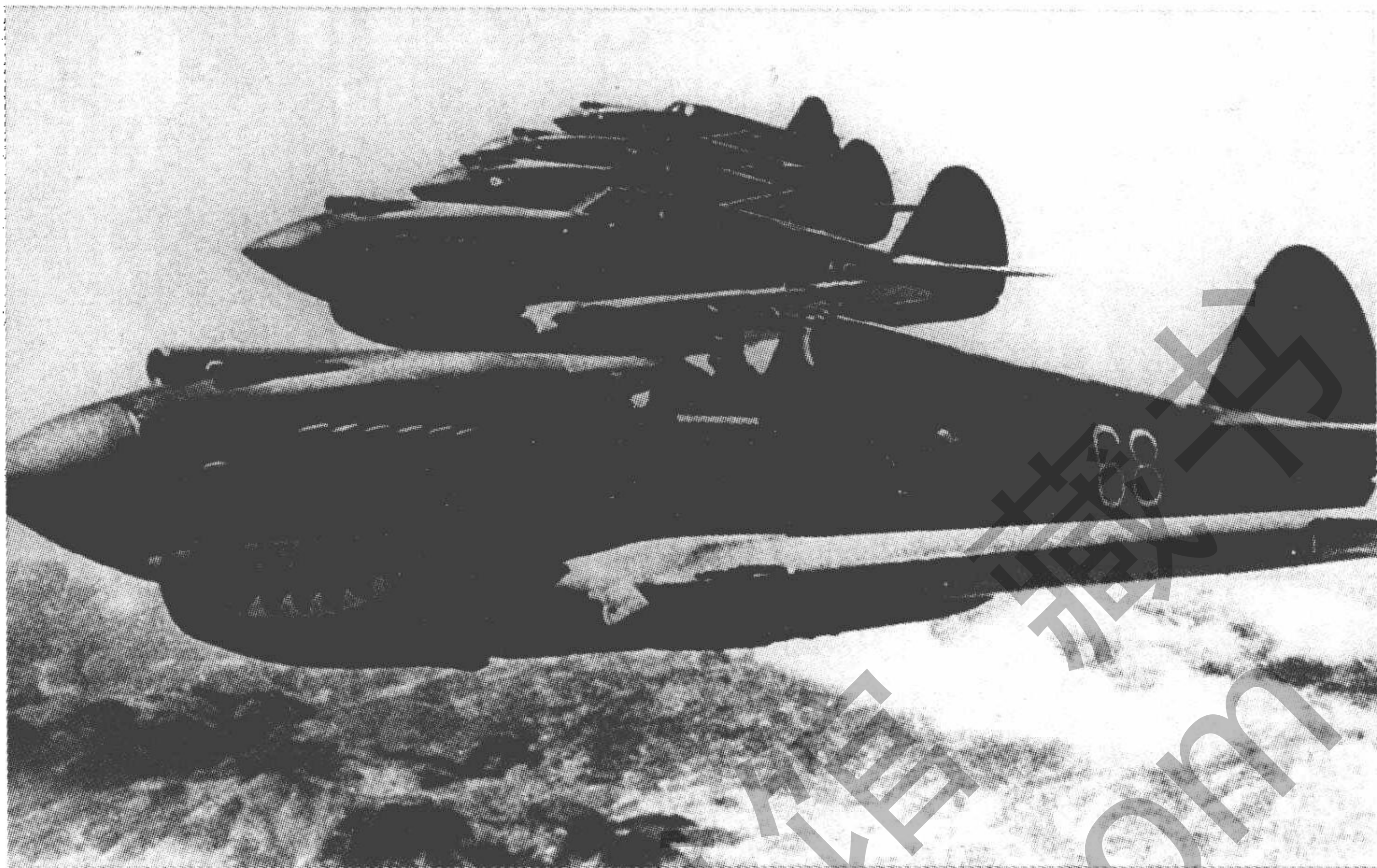
10月初，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威尔基访问中国，陈纳德向威尔基全面阐述他空中作战的计划，尔后将该计划成文由威尔基转交给罗斯福，这封致罗斯福关于美国在华作战的信，被美国史学家称为“有关战争的特别文件之一”。陈纳德在信中指出，如果他拥有一支150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和20架重型轰炸机所组成的空军，就可以在中国境内击败日本，并有助于太平洋战争。他指出，驻华空军的物资供应完全依赖中印之间的驼峰运输线，因此这条空运线必须加强。他认为这个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保证这个计划可以减少美军士兵的牺牲，并“使中国做我们永久的友人”。计划中他对史迪威、比斯尔不点名地进行了指责：“军事任务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它被那些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如何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所复杂化了。”他说，“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应给我充分的作战理由，我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中国部队打交道。”^①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信中流露出陈纳德的自信、对蒋介石的信赖和对史迪威等人的愤懑。但陈纳德要靠一支规模如此之小的空军击败侵华日军的想法似乎脱离实际太远；并且由于他自信“是一个常胜将军”，使他无法冷静地全面考虑他的空中作战计划，完全忽略了日本地面部队的存在和自己机场的保卫问题，然而从对日作战来说，这个主张是当时中国军队无法做到而在当时又迫切需要的。这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计划一提出就引起了中美双方的关注。

罗斯福总统对此颇感兴趣。11月初，他曾计划召陈纳德到华盛顿与他面谈在华作战问题。当时史迪威主张反攻缅甸，罗斯福等对此也积极予以支持。但英国方面对此消极，蒋介石则明确表示中国军队将不参加缅甸作战，因而反攻缅甸作战的计划无形取消。在此情况下，罗斯福要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考虑让美国空军首先在中国对日军发动进攻，建议给陈纳德100架飞机，并提出为了更好地发挥陈纳德的积极性，让他脱离史迪威的管辖来“唱主角”。^②但马歇尔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不同，他认为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近乎荒唐。由于两人意见大相径庭致使陈纳德的计划一度搁浅。

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夕，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表示支持陈纳

^①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04-208页。

^② 梁敬鐸：《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01页。



飞虎队空中雄姿

德的空中战略，在此之前，蒋介石向威尔基指示和通过有关人员向美国政府表示，希望陈纳德握有全权，同时还持和陈纳德相同的口吻指责史迪威等不懂空中战略的基本原则，不知道空军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1月9日，蒋介石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正式提出，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的首要任务是空中进攻，同时表示对缅甸作战持“谨慎态度”。^① 这封表明蒋介石对美国在华军事战略态度的电报，既表明了他支持陈纳德的空中战略，借美国空军作战来掩饰他消极抗日，保持军事实力的目的，又反对了史迪威的整训国民党军队的计划和反攻缅甸的企图。果然，当史迪威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后，就把这一天称为“黑色的星期五”。史迪威把这封电报归咎于陈纳德，认为陈纳德使他陷入困境，史迪威原来就不同意陈的空中战略，蒋介石的电报无异于火上加油。

但蒋介石的电报对罗斯福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当即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加强陈纳德驻华空军，增派人员，使之有效作战”；并明确空中进攻是“当务之急”，应优先于缅甸作战。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与丘吉尔联名致电蒋介石，通知他已决定“立即支援陈纳德，使他不仅可以攻击日军重要航道，也可以攻击日本本土”。3月10日，在罗斯福的过问下，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

第14航空队成立后，美国军方对罗斯福加强陈纳德的指示进行抵制和拖

^① 罗马纳斯和森德兰编：《史迪威私人档案》，华盛顿1976年版第435-437页。

延，陈纳德的处境和以前别无二致。4月底，陈纳德和史迪威应召返美讨论在华军事战略问题，空中战略成了美国决策层争论的中心。陈纳德到华盛顿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了一份《在华作战计划》，重申他的空中战略。他在计划中分析了中国的战场形势，十分自信地提出，在几个月内美国空军可以夺取中国的控制权，并在年底之前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为此他要求得到充足物资供应。

陈纳德的计划遭到史迪威的坚决反对。他问陈纳德，如果日军地面部队对美军机场发起进攻怎么办？“如果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就会在中国完蛋”。^①史迪威的意见得到马歇尔的支持。

但蒋介石积极支持陈纳德。就在陈到美国后，蒋几次致电罗斯福，并通知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宋美龄，让其告诉罗斯福，他将集中所有的战时资源，“暂须全部致力于空中攻击之准备”。针对史迪威对陈纳德的质问，蒋介石表示以陆军保卫航空根据地，并要挟美方，如空中攻击不能实现，今后中国战区能否支持将是问题。^②

支持蒋介石是罗斯福的基本态度，罗斯福怕蒋介石垮下来。于是，在5



中美空军袭击日军的军事目标

^① 与史迪威和陈纳德的会谈记录，1943年4月30日，见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作战司档案，近代史研究所复印件。

^②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日战争时期》，第三编第三卷，第223-224页、第303-304页。

月中旬的英美首脑华盛顿会议上（即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强调了中国危机四伏的局势，认为必须支持蒋介石，因而“空中意义重大”。5月18日，罗斯福接见宋子文，明确保证立即加强美国驻华空军，以不使中国战场形势恶化。由于马歇尔的坚持，罗斯福总统搞了平衡，在批准陈纳德空中战略的同时，也赞同继续准备反攻缅甸作战。陈纳德由于蒋介石的支持在罗斯福面前赢了，但要赢史迪威还得费一番工夫。

陈纳德从美返华后，首先在指挥权上和史迪威发生了冲突。5月底，史迪威的参谋长贺安通知中国军事当局，今后中国对美国空军的作战要求必须由史迪威驻重庆总部传达，如果美国空军接到中国方面的命令，必须先征询美军重庆总部，然后方可执行。^①显然，史迪威想通过对陈纳德的约束来限制美国驻华空军的作战规律，以保证缅甸战役能顺利进行。

此时的蒋介石毫不相让。6月中旬，蒋介石直接命令陈纳德配合中国军队在洞庭湖一带作战，连续四日轰炸藕池口和石首。但史迪威却命令陈不得去轰炸。6月24日，蒋介石召见陈纳德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立即决定以后给陈纳德的命令由中国航空委员会直接传达，不经史迪威重庆总部。为了使陈纳德脱离史迪威的指挥，蒋介石于7月12日致电罗斯福，要求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以使中国战区的空军“发挥更大之战斗力”。^②

罗斯福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立即召集霍普金斯、马歇尔等在总统卧室举行会议。罗斯福总统对空军作战寄予厚望，因而倾向于蒋介石的主张，同意陈纳德“独立于史迪威的指挥”。但马歇尔竭力反对，他认为虽然陈纳德是一个战术上的天才，但他是中国政府出钱雇佣的人，受蒋介石的影响较深。面对这种情况，罗斯福在蒋介石和马歇尔之间采取了折中的办法。7月1日，他致电蒋介石，同意让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③

指挥权限的扩大使陈纳德开始发动计划中的攻势作战。从7月下旬起，美日双方争夺制空权在华中上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日军以从其他战场抽调而来的优势兵力，在华南的衡阳、零陵和桂林等地对美空军频频发动进攻。陈纳德指挥美空军，依靠“精密之情报通讯网，以对空通讯之绝对优势，完全掌握了制空权”。^④仅在7月下旬八天的空战中，美军就击落日军飞机62架，自己仅损失3架。

① 贺安备忘录，1943年5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周至柔至何应钦，1943年6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罗马纳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5-346页。

④ 《空军监察总队查获敌寇记者情报四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之后，即对长江和北部湾的日轮船进行轰炸，并接连袭击汉口、香港和广州的机场、码头，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1月，位于衡阳东部的遂川机场建成。同月25日正是美国人民一年一度的感恩节，陈纳德指挥了轰炸机远征日占台湾机场的战斗。

那一天，台湾海峡云层很厚，日本人认为会享受的美国佬不会在这个节日里会有什么作为，毫无戒备。上午8时，桂林机场弥漫着薄雾，在马达轰鸣中，第14航空队第308大队的9架B-25式轰炸机，在大队长文森特指挥下逐次升空。一会儿，从后面赶上来第23驱逐机大队希尔率领的6架P-38型驱逐机，他们是为护航而来的。在云层中，美机机头上绘着张着尖利牙齿的大鲨鱼头，若隐若现，很是威武。一小时后，美空军在江西遂川机场降落加油，略事休息后，再度起飞，向台湾海峡飞去。

“台湾海峡云层很厚，请降低高度。”

飞行员们用无线电通话，飞机穿过云层，贴着海面飞行，日军的雷达不停转动搜索着，然而没有发现目标。

飞机飞越海峡后，立即升高，又隐在云端，直向目标而去。

“到达目标上空。”耳机中传来领航员的声音。

文森特命令：“钻出云层，狠狠地揍杂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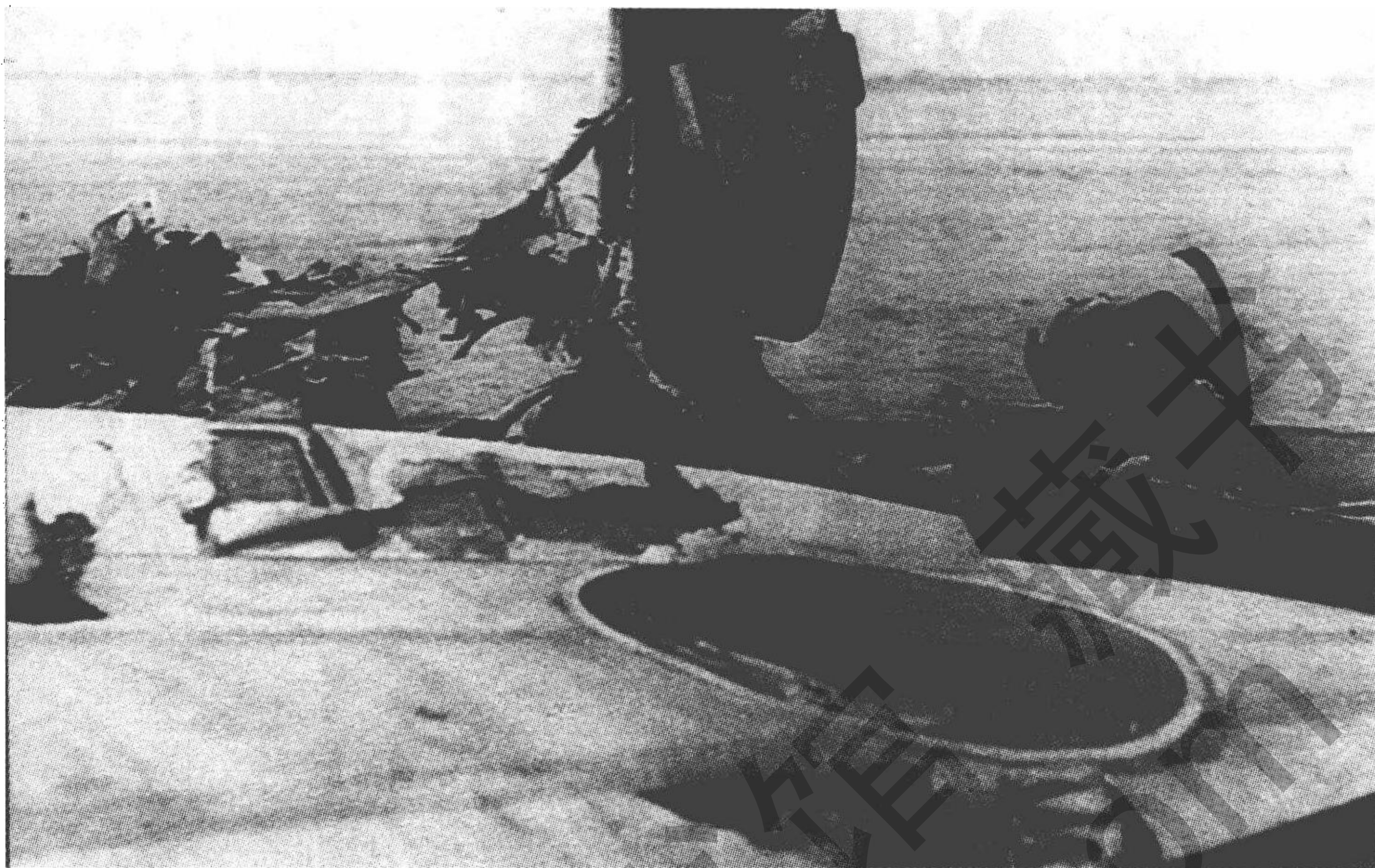
飞机怪叫着，歪斜机身，向下俯冲。

当钻出云层后，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晰，历历在目。

“我看到了新竹机场，机场上起码有30架飞机。”飞行员们在兴奋地大叫，向目标俯冲而下，弹舱打开了，当飞掠日本机群上空时，一排排的炸弹从天而降，弹着点升起一团团黑黑的浓烟和耀眼的大火，继而是连续不断的大爆炸，日机残骸炸成碎片，四处迸溅。机群横扫了整个日军机场，将炸弹和机枪子弹全部倾泻在跑道两侧的日本飞机上，把机场上的42架飞机炸得稀巴烂。^①两架日本零式战斗机在一片空袭警报声中强行起飞，尚未离开跑道，便被迎头而来的两架美P-38式驱逐机俯冲扫射，打得遍体鳞伤，引起大火，并阻挡了跑道，使后面的日机无处躲藏。空袭持续了一个小时，新竹机场上的飞机毁于一旦，猛烈地轰炸引起了油库、仓库的熊熊大火，死伤惨重，而美机仅一架被地面炮火击中。战斗结束返航时，护航战机无一损伤。陈纳德兴高采烈，专门派一架C-40运输机运来火鸡，让大家美餐了一顿。

从7月至年底的半年时间中，第14航空队南征北战，威震长空，共执行

^①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37页。



被击毁的日机残骸

作战任务 358 次，出动飞机 3519 架次，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战术。

尽管第 14 航空队的战绩引人注目，但却没有完成陈纳德在 4 月底提出的作战任务，当时陈纳德为了同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抗争，显然把作战任务定得过高。另外物资供应不足和飞机增援不够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 月，罗斯福总统曾同意陈纳德的主张，从 7 月份起由驼峰运入中国的 7000 吨物资拨给陈纳德 4700 吨。但实际上第 14 航空队在 8、9、10 三个月所得物资分别为 3038、4575、4225 吨，直到 11 月才达到 4700 吨，而按罗斯福总统原定的指标，这时的第 14 航空队应该得到 7200 吨物资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飞越驼峰的运输力有限外，主要是物资分配权在史迪威手里，史迪威是不会让陈纳德顺心的。另外，原来应诺在 7 月中旬增派给第 14 航空队的两个战斗机中队和两个轰炸机中队也没有兑现。9 月份，第 14 航空队实际上只有 85 架战斗机和 9 架轰炸机。^①为此，陈纳德向罗斯福求援。他告诉罗斯福，由于作战物资缺乏，第 14 航空队的轰炸机不能“自由作战”，增补的飞机又没有按计划到达，因而“延迟”了对日作战的进程，使第 14 航空队“无法完成预定任务”。^②

^① 宋子文致罗斯福备忘录，1943 年 9 月 27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作战档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复印件。

^②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7 月版，第 269 页。

罗斯福对陈纳德的请求高度重视，在罗斯福的干预下，驼峰空运量至1943年12月突破了1万吨，第14航空队的物资供应状况也因此得到改善。补充飞机亦源源运抵中国。12月间，第14航空队将所属编成68、69两个联队。以东经108度为界，以东为68联队作战区域，联队总部设在桂林；以西为69联队作战区域，联队总部设在昆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中有三条最危险的航线，这就是阿拉斯加航线，北大西洋航线和中国的驼峰航线。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入侵中国云南，运送支持中国抗战物资的滇缅公路被切断，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开辟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到云南的空中航线，即驼峰航线。

驼峰是中国和印度之间一系列山脉的统称，是喜马拉雅山支脉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野人山、高黎贡山、怒山等许多荒无人烟终年积雪的峻岭峡谷，高度一般都在4000米至5000米以上，最高达7600多米。澜沧江，怒江等许多汹涌湍急的江河从高山峻岭中穿过，地形复杂险要。



飞行在驼峰上空的美国运输机

驼峰航线有南线北线之分，南线即从云南昆明起飞，飞越驼峰直达印度东北边境的汀江机场。北线由汀江起飞抵印度的杜姆杜摩，然后改向飞往云南程海，再改向飞抵昆明，全程819公里。南线山峰较低，天气情况也较好，但距离密支那，八莫等日军的空军基地较近，容易遭到敌机袭击，因此通常多飞北线。

自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平均每天有100多架次各种型号的运输机

起降，经过印度把美国的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为了保障航线畅通和防止日军袭击，陈纳德的飞虎队和中国空军担负着护航和中缅印战区的战斗任务。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中美双方共投入各种运输机，战斗机和轰炸机 2000 多架。最初通过这条航线上运往中国的物资每月为几百吨，到后来增加为上千吨，上万吨，最多时达 78000 吨。规模如此巨大的空中运输，以及所付出的代价，都是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

在这条航线上，美军第 14 航空队原拥有 629 架运输机损失 563 架。三年中，美国共损失飞机 1500 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 3000 人。

总共拥有百余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损失率达 50%，先后损失飞机 48 架，飞行员 168 人，这 168 位牺牲的飞行员都是中国空军的精英。

时间常常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为了尽快把抗战物资运到中国抗日前线，将航线延伸到中国内地，减少航线上的中转站，无疑是赢得时间的最好举措。为了避开日本飞机，按国民政府航委会的意见，“中航”决定将航线延长，即从汀江延长至叙府。（即四川宜宾）

四川冬季雾多，1943 年 12 月 18 日，叙府机场上空的能见度为零。83 号与 75 号这两架满载汽油的 C-47 运输机，从汀江飞往叙府。途中他们曾遭到日本零式机的追截，幸亏机灵的飞行员马上穿入云中，逃过了一劫。飞抵叙府上空后，因为雾大，无法看清跑道，飞机只能在天上久久盘旋，机组人员报告地面，机上余油不多了。机场通知他们赶快转场，到场外跳伞。就在飞机声渐渐远去的时候，也就在地面人员预测他们已安然无恙时，却传来空中无线电一声短促的“啊”，一声连尾音也没有的“啊”！

紧接着响起了天崩地裂的一声“轰隆”，又是一声“轰隆”，地动山摇后，大地一片寂静，死一般可怕的寂静。

两架装满汽油的 C-47 在浓浓大雾中，双双撞山坠毁，燃起的大火和滚滚浓烟整个宜宾城都看见了。机上人员全部牺牲，在撞机现场，烈士的遗骸仅剩下巴掌大的一点肉。

让我们记住英雄的名字吧！他们是

83 号 C-47 机长赖特（A. M. Wright），

副驾驶库克（C. R. Cook），报务员龚式忠，

75 号 C-47 机长陆铭逵，

副驾驶王钟英，报务员陈国精。

1944 年 2 月 14 日，26 岁的空军中尉沙兴达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接收由美国援助的 P-43 新飞机，在归国前因飞机故障失事而为国捐躯。

出生于 1918 年 3 月 10 日的沙兴达是江苏常州人，他的大哥沙荻洲是黄埔



马隆·鲍特，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飞虎队）队员，1942年1月4日在昆明附近执行任务时不幸遇难。



小罗伯特，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飞虎队）队员。曾多次完成飞越敌占区的任务，并击落日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十余架，1942年5月22日在怒江上空作战时不幸阵亡。

军校八期生，毕业于中央航校第五期，曾在空军战神高志航率领的空军第四大队服务，并参加过1937年淞沪战役中保卫上海和南京的空战。大哥沙荻洲的壮举激励着沙兴达，沙兴达从常州私立中学毕业后，就毅然报考了在昆明的航空学校，1938年从空军军官学校11期毕业后，派任第四大队22中队任飞行员，即投入抗战，多次驾驶着驱逐机在空中与敌人交锋。1942年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待命时，正在重庆江津女中读书的妹妹沙荻珂赶去与他见面，沙兴达告诉妹妹：“我们中国抗战必胜！”

但是就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沙兴达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驼峰航线上。

现年88岁的沙荻珂女士回忆起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时，无限感慨地说：“八年抗战，我家里的男人都死了，老父亲病故了，大哥沙荻洲在空战中受了伤，伤愈后在安康航空站任站长，1946年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于安康，二哥沙兴达牺牲在驼峰航线上。我的大哥和二哥都是打日本鬼子的中国空军，是我们沙家永远的骄傲。”

五、日机失去应战能力

1943年秋季，陈纳德提出第14航空队在1944年的作战计划，把日本运输船只和空军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并强调了物资供应的重要性。他将这个计划呈送给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后，又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寻求支持。12月，美国将一批B-29型轰炸机派驻成都，以轰炸日本本土。

第14航空军的攻势作战震动了日本大本营。1944年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一号作战），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国驻华空军基地。

日本在黄河流域的调兵遣将引起了美国空军的警觉。2月中旬，陈纳德发出警告：日军可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针对日军企图打通郑州、信阳间铁路的企图和日军在信阳、黄河铁桥北端集结军队及军用物资的行动，陈纳德准备调整部署中美两国空军，对集结日军进行空袭。他对中美空军在平汉线的任务规定如下：

- a. 保卫在敌机场航程内之中国机场及城市。
- b. 为中国陆军进行侦察任务。
- c. 毁损广武附近之黄河大桥。
- d. 损坏新乡及开封之铁路交点。
- e. 攻击：1. 敌机场及设备；2. 敌阵地；3. 敌在黄河长江两岸之运输及渡口；4. 汉口、信阳之铁路及汉口火车站。
- f. 攻击在我航程内之其他有利目标。

陈纳德打算在敌攻势发动前夕，强先执行c、d任务，使敌预定进攻陷入困境。他希望“中美两国空军积极合作”，完成这一计划。^①在4月上旬，陈纳德接连致电史迪威，报告中国局势危在旦夕，请求增加物资供应。他向史迪威建议，第14航空队目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改为对付日军的进攻，为此应增加给14航空队的空运物资（5月份达到八千吨，7月份之后达到一万吨），并将B-29型轰炸机所占物资移往美军华中各机场，以备应急之用。他特别强调局势的迫切性：“敌人地上部队的布置也比较珍珠港后的任何时期还要富于威胁性……”。“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那预期的敌人进攻的胜利可使中国基地面临崩溃，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应将使这崩溃成为事实”。^②事态的发

^① 《陈纳德拟空军协助地面部队保卫西安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②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303页。



美国航空队在作战中损失的飞机

展证明，陈纳德的判断是正确的。

可是在陈纳德发出日军进攻的警告时，史迪威正在缅甸的丛林中和指挥反攻作战，罗斯福也两次致电蒋介石，以强硬的口吻要求驻云南的军队跨过怒江入缅作战。史迪威担心关于日本大军进攻的消息会影响中国军队出兵缅甸，因而命令陈纳德不得将此报告蒋介石，并拒绝增加对 14 航空队以守卫成都机场的 B-29 轰炸机为首要任务，即使停止空中袭击和对中国军队的支持也在所不计。

局势十分严重，陈纳德不顾史迪威的命令，还是将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说：“日本威胁已近，事不宜迟。”4月中旬，蒋介石又接连收到罗斯福催促其在云南发起攻势的电报。而陈纳德此时却要求蒋介石调动华中部队对付日军，并请求史迪威将在滇缅作战的第 14 航空队所属 69 联队调往华中，这显然与史迪威的主张背道而驰。恰在此时，史迪威重庆总部的情报却表明，日军在黄河两岸没有进攻能力。^①这一错误的情报使史迪威认为陈纳德在以空中攻势干扰缅甸作战。陈史二人的宿怨又加深了一层，使两人在面临日军进攻的严重局势中难以协调一致。

4月17日，日军开始“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整个中国战场局势骤变，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5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史迪威驻

^①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 305 页。

重庆的代表，要求将在成都守卫 B-29 轰炸机的 14 航空队的战斗机移至河南南郑，支援洛阳一带的中国军队。5 月 31 日，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又向罗斯福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加强 14 航空队的要求，蒋介石提醒罗斯福，日军进攻成功将使“对日战期至少延长三年之久”，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给第 14 航空队增补作战物资，“非此断不能挽救今日之危局”。^① 陈纳德再次向史迪威告急，要求每月给一万吨物资，并准予借用 B-29 型轰炸机的储存物资。接着，他又写信寻求罗斯福的支持。

6 月 6 日，史迪威与陈纳德在第 14 航空司令部所在地昆明会谈。陈纳德再次要求动用 B-29 型轰炸机的储备物资，并希望 B-29 型轰炸机能对汉口进行轰炸，他向史迪威表示竭力阻止日军的进攻。但史迪威反应冷淡，认为日军向华中美军机场的推进已“无法阻止”。最后史迪威同意每月给一万吨的物资。此时，日军已占领河南，正向湖南进攻，而史迪威同意增加的物资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第 14 航空队的作战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

6 月，陈纳德指挥第 14 航空队对进攻湖南的日军作战，袭击日军的航运，轰炸日地面部队的桥梁、营房，配备地面部队作战。每架飞机每天出动高达三四次，机械师在闷热的天气中连夜修理损坏的飞机，使飞机在拂晓前做好一切起飞准备。飞机执行作战任务一着陆，军械师就在机翼下挂上爆破弹和杀伤弹，给机枪加上子弹。在回到机舱之前，飞行员要到指挥部报告作战经过，简要听取下一个目标的情况，除此之外，再无空余时间。第 14 航空队的轰炸，使丧失了控制权的日军束手无策，衡阳前线的日军几乎弹尽粮绝，被迫停止昼间进攻。

但由于油料告缺，致使第 14 航空队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此时中日军队正在衡阳城下鏖战，困守城中的第 10 军急电 14 航空队支援，而 14 航空队的油料越来越少，已无法升空作战。7 月 20 日，陈纳德请求史迪威派运输机支援，但史拒绝这一要求。陈只得派遣自己所辖轰炸机和运输机，向衡阳守军投了少量物资。

8 月上旬衡阳失守，衡阳机场被日军占领。此时第 14 航空队的供应状况得到改善。他们没有因衡阳机场被占而消沉，继续对日军猛烈轰炸，湖南前线的控制权仍掌握在美空军手中。日军虽强调空军主力进驻衡阳，但在美军的进攻下完全丧失主动出击的机会，加之运输线被封锁，只得撤出衡阳。

10 月、11 月间，美空军频频出击，袭击日长江航运和平汉铁路运输，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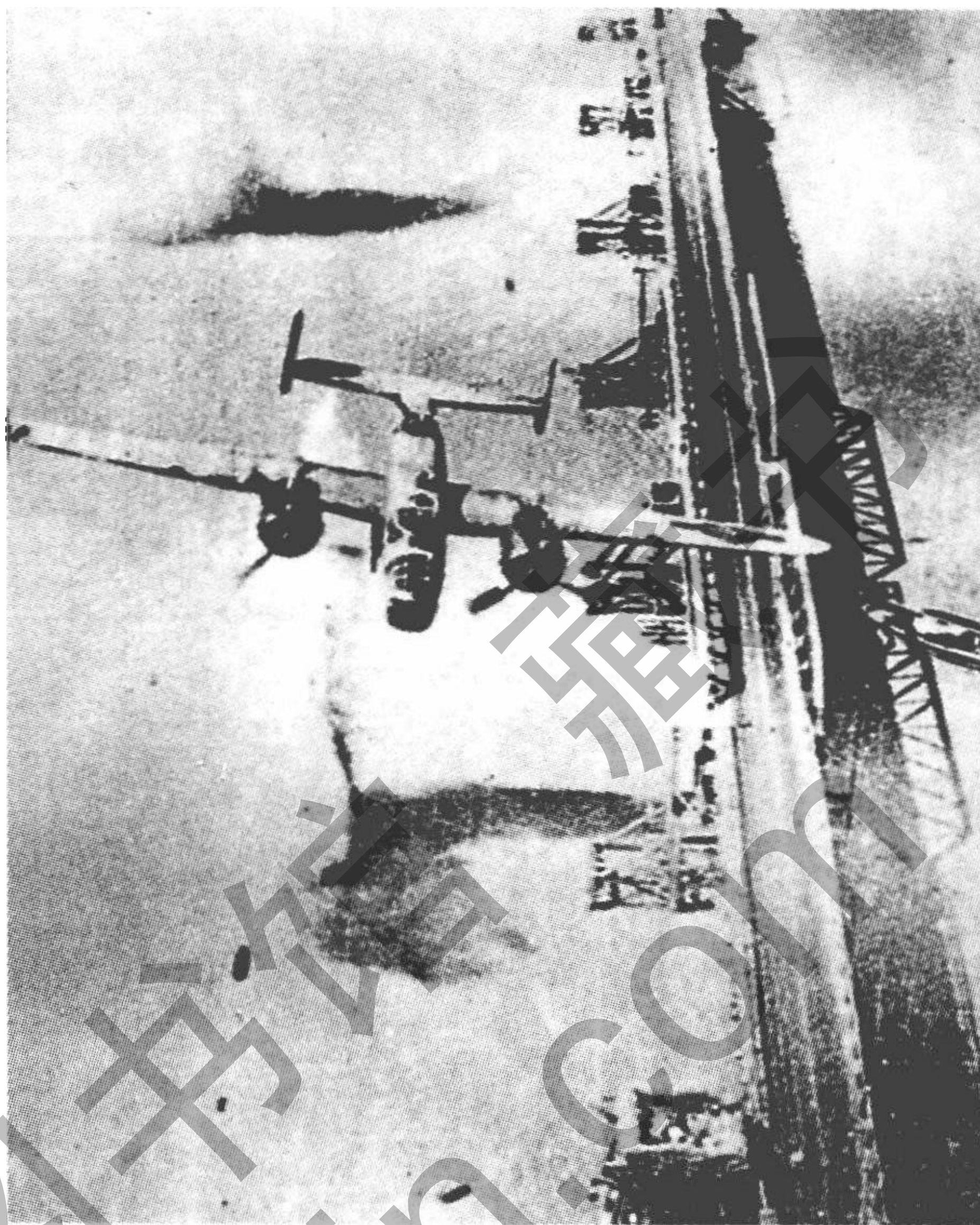
^①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日战争时期》，第三编第三卷，第 303-304 页。

日军的物资供应造成很大的困难。但由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力，14 航空队的这些战绩不能对整个战局产生更大的影响，日军仍继续南下。11 月初，桂林、柳州相继失陷，日军完成“一号作战”的任务，华中机场尽落入日军之手。

当美空军在华中作战的同时，14 航空队所属第 69 联队在云南线配合中国军队进行滇西战役。

史迪威同蒋介石闹得不可开交，陈纳德从中火上加油。罗斯福面临着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1944 年 10 月 18 日，罗斯福总统决定：立即调回史迪威。史迪威离开后，魏德迈于 1944 年 10 月 31 日接任。魏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让陈纳德施行“幼虫行动”，将两个中国师、新 6 军司令部、一个重迫击炮连、一个通讯连和两所战地外科医院返回中国。陈纳德指挥空运勤务和暂时隶属于第 14 航空队的作战运输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飞行了 1328 次，装载了 25095 名中国士兵、369 名美国士兵、1596 匹牲口（驴、马）、42 辆吉普车、48 门 75 毫米的榴弹炮、48 门 82 毫米的迫击炮和 48 门反坦克炮。这时第 14 航空队的实力也大为增强，共有人员 17473 名、535 架战斗机、109 架中型轰炸机和 47 架 B-24 重型轰炸机。补给的物资也剧增，1944 年 11 月为 14792 吨，到 1945 年 1 月增加到 23888 吨，到 6 月增到 55386 吨，7 月达到 71042 吨。

此时，第 14 航空队有 36 个战斗中队，分属第 68 和 69 混合联队、中美混合联队、第 312 战斗机联队。陈纳德将第 69 联队派驻昆明，该联队由第 51 战斗机大队和第 341 轰炸机大队（中型）组成，任务是保卫驼峰航线和中国的西南。他让第 68 混合大队（由第 23 战斗机大队和第 118 战术侦察中队组成）承担支援在粤汉沿线的中国地面部队和维持一个地区性反击战役的任务。由第 3 战斗机大队、第 5 战斗机大队和第 1 轰炸机大队（中型）组成的中美混



第 14 航空队轰炸黄河大桥

合联队被派到华中地区、黄河流域，甚至到宁、沪地区。由第311战斗机大队的3个中队组成的第312战斗机联队原来的任务为保卫成都，现在被改为拦截华北和华东的铁路线。

由于实力得到加强，陈纳德在昆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现在“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攻击日本的空军基地、航运和交通”。他告诉记者，“当我们掌握华东机场时，支援中国军队的任务常使我们疲于奔命，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我们能在比以往更广阔的范围内作战了”。在对日作战的最后几个月中，第14航空队在中国上空纵横驰骋，四处出击，每月出动飞机三四千架次，对日本航空队和机场进行了歼灭性打击。在美空军的连连打击下，航空队威风扫地，毫无斗志。4月美空军在中国上空仅遭遇3架日机。5月20日，由于日机大部移向太平洋用于保卫本土，在中国仅留42架战斗机和18架侦察机，致使日机失去了应战的能力。从5月15日到7月1日，14航空队在中国上空未遇到任何敌机。^①

与此同时，在第14航空队的轰炸下，日军在长江的布雷和航运几乎陷入瘫痪。14航空队还配合地面部队进行了豫西、鄂北战役和芷江战役，给中国地面部队以有力的支援。

正当陈纳德指挥第14航空队顺利进军时，一连串不祥的征兆相继出现，



并肩战斗的中美混合大队的飞行员们

^① [美] K. 艾林：《飞虎队的老皮脸》，纽约1945年版，第211页。

以致影响到他在中国的地位。

首先是蒋介石对陈纳德的怀疑。1944年七八月间，日军的“一号作战”攻势正在进行，直接危及华南桂林、柳州、衡阳的机场。陈纳德力图不让日本取得这一批基地，因此他赞成立即给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武器，当时该部正在桂林地区奋力阻击日军。陈纳德也知道薛岳不是蒋的嫡系，也不受蒋的青睐，但他当时根本不管政治上的风波，只要对薛岳的部队有所帮助就行。他也不愿意把这些东西交给军政部，因为军政部得到这些东西可能到不了薛岳那里。而且陈纳德相信，“他（指薛岳）有了这些基本东西，他是会打的”。^①陈纳德还是在衡阳向薛岳空投了一批弹药。

蒋介石是不容他人染指军用物资的，他和史迪威的矛盾即是例证。况且在衡阳失陷后，李济深写信给美国人，说“他要脱离蒋的指挥”，^②而薛岳与李济深关系亲近。蒋介石对此特别忌讳，即使陈纳德这样的人，蒋也不会饶他。

其次，陈纳德心里明白，史迪威被召回，马歇尔等参谋部和陆军部的人是不会让他痛快的，“……他并不需要更多借口就可整陈纳德的……”^③

最后，史迪威被赶走了，蒋介石胜利了。蒋想得到的都得到了，陈纳德也必然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老路。况且魏德迈完全可以代替陈纳德。

由于以上原因，陈纳德于1945年7月6日被迫提出辞职，中国战区美国航空队司令斯特拉特迈耶立即批准并任命斯通将军接替陈纳德指挥第14航空队。

陈纳德在中国八年，为打败日军而立下了丰功，中国人对他去职的依恋是自然的。蒋介石设宴为他送行，他在宴会上郁郁寡欢。尔后，蒋介石授予他中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

①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第278页。

②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第277、306页。

③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第306页。